

清涧道情

曹 洁

三十多年前，小我四岁的弟弟，骑车一百华里，带我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我四十多岁的父亲也骑车一百华里送我，他带着我和弟弟，渡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走走歇歇，从早晨走到下午，抵达清涧县最东边乡镇——石盘。石盘乡深藏于清涧东区尽头，天然、宁静、素朴，养在深闺无人识，她几乎要探身入黄河。

石盘乡政府和石盘中心小学都建在一条窄沟畔上，下临一河清水，清水流淌在石河底子上，沟很深，水很清，水草很绿。一条窄沟，筑一座石拱桥，就连成一片小集镇。每逢遇集，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小小街面上摆满了瓜果蔬菜和日常用品。我时常穿梭于陌生人群，看他们聊天、买卖、说媒，也听他们唱曲，那曲被当地人称作“道情”。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清涧道情，心神一下子被拽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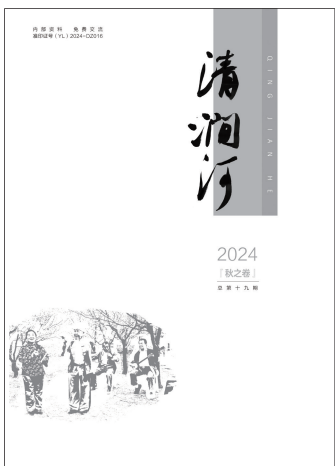
当然，街面上听来的曲子大多是闲散人等随性哼唱，倘若要听正宗的清涧道情，则可以前往玉家河乡寡妇坪赶庙会。每年农历三月三，四方百姓汇聚寡妇坪，搭台唱戏、求神拜佛、摆摊设点、相亲说媒。草坪上、土坡上、石盖上，三五一群，两人一伙，人们忘怀了世俗纷扰与生命苦痛，听戏唱曲。山梁上，河道里，回荡着遒劲雄厚、跌宕起伏、幽怨感伤的秦腔，也回荡着柔和婉约、悲情哀怨、如泣如诉的道情。

千百年来，清涧道情，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性说唱艺术，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农闲或夜长昼短的冬天，没有舞台，没有伴奏，歌者与听众，有的坐，有的站，有的唱曲，一段悲欢离合即兴唱来，好生自在。

2004年清涧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道情之乡”。

2019年深秋，我专程回到石盘，机缘巧合，再一次听到村人唱道情。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曲子依然如此动人心魄。我当即盘腿坐下来，把自己端坐成一腔曲调中的一个音符，若一尊世外道人。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4-DZ016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4年9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井水煎饼 | 流 冰 |
| 013 | 大地 | 王闷闷 |
| 024 | 紫薇花开（外一篇） | 曹 宏 |

散文空间

- | | | |
|-----|---------------|-----|
| 028 | 河口村：卷着的水声慢下来 | 曹 浩 |
| 033 | 一辈子营务一茬叫文学的庄稼 | 马光辉 |
| 039 | 武勇的父亲 | 高 琳 |
| 043 | 中秋节的记忆 | 赵润利 |
| 048 | 乡间蝎事 | 白耀文 |
| 052 | 秀延河畔的早市 | 肖 红 |
| 054 | 端午的粽子 | 武 浩 |
| 056 |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 康亮亮 |
| 058 | 阅读，从《平凡的世界》开始 | 孙功俊 |

诗歌手冊

- | | | |
|-----|--------------|-----|
| 062 | 恐慌（组诗） | 惠建宁 |
| 065 | 人生如彩（外五首） | 史红霞 |
| 069 | 岁月之书（组诗） | 明晓东 |
| 072 | 袁家沟的雪（外二首） | 张 弛 |
| 075 | 隐约（外二首） | 姜 华 |
| 077 | 麦田畅想（外一首） | 白卫民 |
| 079 | 盘卧高原（外一首） | 贺增文 |
| 082 | 请不要虚度光阴（外二首） | 刘斯威 |
| 084 | 时光之韵（外一首） | 张 婷 |

目录

- 086 途中，那种感觉（外二首） 袁延峰
088 七月（外一首） 雷端侠
089 鸢尾花（外一首） 惠娟
090 小巷（外一首） 白东芹
091 清涧红梅杏 曹延斌
092 期待一场雨 刘秀芳

多娇清涧

- 093 陕北道情 张平

演绎荟萃

- 097 书记卖杏（小戏） 刘金泉
104 你笑起来真好看（小品） 吴迪

路遥研究

- 110 生命的号子
——关于路遥作品的思考 王晓燕

校园星座

- 115 我的乐园 康馨语
116 我的家乡 张一鸣
117 与健康同行 梁菲菲
119 新时代少年说 惠永昌

封面：清涧道情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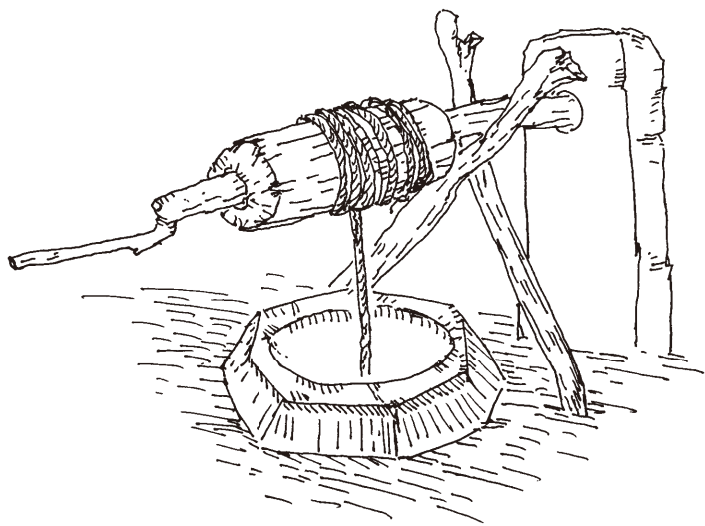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责任编辑：贺志勤 贺增文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刘婷
辛杰峰

封二封三：摄影 / 刘艳
插图：秦小平

井水煎饼

◇流 冰



在革命年代，年轻的老刘在县城南关开设了一家井水煎饼馆，小店在当地享有盛名。这座老县城虽然规模不大，居民也不算多，但老刘家位于柴市巷的一处院落，却有着特别的韵味。院旁有一口古井，井水清亮且丰盈，为县城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老刘用这纯净的井水制作煎饼，他技艺精湛，制作出的煎饼如蝉翼般薄透，口感绵软，味道独特。这引来了无数食客的青睐，让人们流连忘返。

县城里有个民众剧社。剧社有一

位名叫牡丹的花旦，她拥有令人倾倒的美貌，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一枝花”。牡丹在老县城的石板街道上款款而行，如仙女般引人注目。除了外貌出众，牡丹的嗓音清脆悦耳，演技精湛，是剧社的得力演员，也是县城里的明星人物。

牡丹对煎饼情有独钟，她已探访多家煎饼店，但老刘家的井水煎饼以其独特美味而脱颖而出。无论是独自品尝还是与友人相约，她都会选择到老刘家，他们因此成了老朋友。

牡丹总是严格控制饮食，一直以来，她都保持着苗条的身材。每一顿饭，她都会小口品尝，节制自己的食量。然而，每逢踏入老刘家的井水煎饼馆时，那诱人的新鲜煎饼总会令她无法抵挡。老刘每次端上那煎饼与精心调制的汤汁时，她都会心生欢喜，陶醉其中，品尝的每一口都能让她回味无穷。

牡丹对老刘的手艺赞不绝口，常常感慨道：“老刘啊，你们家的煎饼真是味道独特，香美可口。你的手艺如此精湛，我每次品尝都停不下来。”老刘则满脸喜悦地看着她，回应道：“如果好吃就多吃一些吧，这井水煎饼可是能滋养人的。”

牡丹好奇地询问老刘，这井水含有多种有益元素，而煎饼原料则是营养丰富的荞麦粉，对脾胃有好处且易于消化。食用你家的煎饼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容颜靓丽？老刘笑着回答道：“不夸张，这的确是真的。”原来，老刘虽只读过几天私塾，却能识文断字，他平日常用的顺口话竟然能令牡丹喜笑颜开。

老刘非常看重牡丹，因此每次为她准备的煎饼分量都比一般客人多，汤汁也是特别调制的。而且，他对牡丹的收费总是比其他客人要少一些。这无疑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间多了份真挚的情感交流。

牡丹对煎饼情有独钟，而老刘则对戏曲有着特别的热爱，尤其是当牡丹在舞台上表演时。每当牡丹光临老刘家的井水煎饼馆，她总会细心地为老刘带来民众剧社的演出信息。只要有牡丹参演的剧目，老刘都会兴致勃勃地前往观赏，为她的表演呐喊鼓掌。

牡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善于打扮，穿着时尚，妩媚动人。她的频繁光顾，为老刘家的井水煎饼馆增添了不少名声。老刘是一位厨艺精湛的厨师，而牡丹则是才华横溢的戏子，两人虽然年龄有差距，却成了忘年之交，彼此的才华与热情让他们的友情更加深厚。

当时的县长龚一彪也是个戏剧爱好者，尤其钟爱牡丹的演出。无论风雨雷电，只要有牡丹的表演，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戏院里。这为剧社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使民众剧社的社长深感欣慰。每次的演出邀请，他总是首先恭敬地邀请本县的县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长不仅与牡丹相识，还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曾经的老刘只是县城内一名普通居民，与县长的身份相去甚远。然而，凭借他精湛的手艺和井水煎饼的盛名，他在县城中也获得了不小的名气。厨子、县长和戏子，这三者在县城内各自享有名望，各有所长。

近日，牡丹未能光顾老刘家的井水煎饼馆，而老刘也久未观看到她的精彩演出，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挂念。他隐隐感到不安，终于得知，牡丹因病卧床不起，无法进行演出。老刘内心泛起涟漪，思考着应该前去探望她，表达自己的关心。

一天清晨，老刘精心准备了一篮子热气腾腾的煎饼和精调的汤汁，怀着急切的心赶往民众剧社，期望能在牡丹的宿舍中找到她。然而，当他步入剧社大院时，意外地发现龚县长的轿子停在一旁，几个衙役和轿夫在一侧恭敬地等候着。老刘心中不禁轻叹一声，思绪万千：牡丹的病情定然不轻，连县太爷都前来探望了。这让他感到自己与他们的身份悬殊，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卑微的情绪。

此刻的老刘，站在院中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他思量着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龚县长则是权高位重的县太爷。他心中反复权衡，又想到自己手中提着的热煎饼是专门用来探望病人的，也是自己的一片好意。若不进去，岂不是辜负了自己的心意？而且，这热气腾腾的煎饼，对于病人来说，趁热吃更为适宜。

于是，老刘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走进了牡丹的宿舍。只见龚县长和剧社的社长等人在炕上闲聊，而牡丹则

安详地坐在绸缎被子里，虽然脸色略显苍白，但她的笑容依旧温暖如初。当她看到老刘时，用手势和笑容热情地打招呼，并请他入座。老刘点头示意，坐在指定的椅子上。

他关切地询问牡丹的病情，牡丹略显羞涩地回答道：“有些病痛，确实有些缠人。”老刘则温柔地安慰她，要相信医生，病痛一定会好起来的。接着，他打开篮子，展示出今天早晨刚做好的煎饼和汤汁，恭敬地放在了牡丹的面前，说道：“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煎饼，希望您能趁热享用。”

牡丹双手合十，感激地点头鞠躬：“谢谢，非常感谢。我最喜欢吃老刘家的煎饼了，它可口香美，让人回味无穷。”老刘回应道：“知道您喜欢，那就趁热吃吧，这是暖心的，有营养的。”牡丹欣然接受：“好的，我一定会吃。几天不吃，我还真想得慌。”

待牡丹吃完煎饼后，其他人也纷纷劝她多加保重身体。由于县太爷和其他人在场，老刘始终感到有些拘束，尽管如此，他还是与大家寒暄了几句后便离开了。

一九二三年，一场革命在陕北大地上蔓延开来。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在县城里开始了秘密活动。老刘，这位年轻有为的地下联络员，因其厚道的为人和精明干练的特质，深受党组织

的信任。他的井水煎饼馆，也因此成了中共地下党人的联络站。

当时，陕北地下党的负责人有一位名叫老高的人，外号“高郎中”，他是老刘家煎饼馆的常客。老刘了解到，民众剧社的演员牡丹，因患有一种女性疾病，无法正常演出。而老高以郎中的身份出现，掌握了许多民间药方。经过老刘的介绍，老高为牡丹诊治了几次，分文未取。牡丹服用了老高配制的秘方药后，病情逐渐好转，并恢复了登台演出的能力。这使她对高郎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自从与牡丹结识后，老高便开始利用她与县长的关系，让她为革命事业做策反工作。原本只是一个戏子的牡丹，并不关心社会事务，但在老高和老刘的感化下，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倾向于革命。

一场针对驻守县城敌军的伏击战，在老高的亲自组织策划下秘密展开。为了确保胜利，他们利用了牡丹与县长的关系，对敌人进行了一次巧妙的麻痹。当时，民众剧社正在上演牡丹主演的折子戏《穆桂英挂帅》。牡丹将演出的帖子交给了老刘，老刘又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老高。在老高的暗示下，剧社也将演出的帖子送到了龚县长手中。

就在《穆桂英挂帅》演出的那一

天晚上，县长龚一彪、保安团长以及其他要人，连同他们的姨太太们，都前往民众剧社的戏院看戏。当县太爷们入座后，锣鼓敲响，乐器齐鸣，戏即将开演。而在这时，革命的伏击战也在暗中悄然展开。

正当县长一行人沉浸在戏曲的魅力中时，苍房山脚下，老高率领的游击队组织突然发起了伏击战！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瞬间传遍了整个县城，令人心惊胆颤。此时，一名勤务兵急匆匆地闯入，紧急情况迫在眉睫。县长、保安团长等要员以及姨太太们顿时乱作一团，惊慌失措地逃离了戏院。在那场悄无声息的战役中，他们一举歼灭了敌方一个连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枪支和弹药。这一英勇的行动，犹如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为县城带来了震撼人心的光明，极大地震慑了笼罩在山城之上的黑暗势力。

可是，在伏击战中，老高的腿部不幸受伤了。随后，他被转移到了乡下的老乡家中休养。牡丹在井水煎饼馆里焦急地询问着关于老高的消息，老刘回答道，老高在乡下养伤，患了腿疾。牡丹追问原因，老刘有意隐瞒，告诉她，老高在帮助亲戚家修窑时，不慎被石头划伤了腿。“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康复，并会再次回到县城的井水煎饼馆来。”这样的解释让牡丹安心了许多。

在明处的是敌人，而我们中共地下党人则在暗处。那次战役后，县城的防守愈发严密，戒备森严。然而，不幸的是，老高被叛徒出卖，被敌人抓捕。他们企图从他口中获取中共地下党的机密情报，用尽各种手段，严刑拷打，软硬兼施。老高虽受尽折磨，但他始终保持大义凛然的姿态。敌人未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机密。他们气急败坏，最终将老高残忍地杀害。

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决定要设法取回高队长的头颅。组织指示老刘里应外合，进行一次秘密行动。任务紧迫，老刘想起了牡丹，便将情况告知了她。

听到这个消息后，牡丹感到十分震惊。原来那位给她看病的医者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她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激与敬佩，不禁泪流满面。鉴于县城的严密戒备，他们决定智取。老刘与牡丹进行了深入交流，她表示愿意为此出力。

于是，牡丹联络了剧社里两位关系密切的年轻武生，他们经过乔装打扮，于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如蜘蛛般在屋顶上飞檐走壁，成功取回了悬挂在县城门楼上老高的头颅。

随后，牡丹巧妙地找到了龚县长，为她开了一张通行证，以探望乡下亲戚的名义掩护行动。

清晨，太阳在苍茫的群山之上露出了头。老刘和牡丹精心装扮后，携带着老高的头颅，准备出城，哨兵们仔细查验了他们的通行证，一路放行。他们经过数道岗哨，终于离开了县城，踏上了乡间山路的旅程。老刘和牡丹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将老高的头颅送了出去。

经过艰辛的革命斗争，清河县城终于得以解放。劳苦大众翻身获得解放，欢欣鼓舞。解放区的天，碧蓝如洗。老刘仍是那忠实的看戏爱好者，而牡丹也依旧是那家井水煎饼馆的常客。

解放后，老刘在集体食堂继续担任厨子一职，他的拿手煎饼仍旧是人们的最爱。尽管时代变迁，但那口老井里的水仍旧是他的首选，他对这口老井怀有深深的情感。老刘的儿子小刘也加入了集体食堂的行列，跟随父亲一同制作煎饼。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到了九十年代，集体食堂逐渐解散，老刘也退出了工作岗位。随着政策的变化，个体经营得以兴起。对于老刘来说，他非常怀念自己的老本行，那是一家以井水煎饼而闻名的餐馆。他深知，没有那口老井里的水，就无法制作出人们喜爱的煎饼。曾经，老刘尝试使用河水来搅拌荞麦面糊，但口感与井水煎饼相差甚远。他发现，井水煎饼的味

道纯正，而河水煎饼的味道则差强人意。因此，老刘深知：离开老井的水，就无法制作出那独特的煎饼味道。

经过与儿子商量，他们决定重新开设那家著名的“井水煎饼馆”。他们收拾起摊子，重新布置，张灯结彩地重新开业，并挂上了老刘家珍藏已久的那块牌子。重新开张的井水煎饼馆，由于老刘的存在，人们仍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刘，而他的儿子则被称为小刘。

虽然小刘已经长大成人，但客人们仍然习惯性地称呼他为小刘。对此，他总是以微笑回应，并不在意这种称呼。因为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传承父亲的煎饼制作技艺，将这家餐馆发扬光大。

在井水煎饼馆的热闹氛围中，店铺的经营情况也在持续演变。随着县城居民逐渐改用自来水，店铺的用水问题成了父子俩争论的焦点。小刘倾向于使用自来水，认为这样既省时又省力，还能带来便利。然而，老刘却坚持使用井水，他坚信井水与自来水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强调，井水是他们家煎饼馆的一张品牌，不能轻易改变。因此，父子俩产生了分歧。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小刘还是认同了父亲的主张。他意识到，如果不用井水，那就不是真正的井水煎

饼了。因此，他决定遵从父亲的想法。井水煎饼馆的生意依然兴隆，客人们纷纷表示，如果使用自来水，他们的光顾频率和店铺的生意就可能大不如前。听了客人的反馈，小刘对父亲的远见卓识深感佩服。

在父子俩的共同努力下，井水煎饼馆的招牌得以延续，并赢得了更多客人的喜爱和信赖。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经验丰富的老一辈，依然具有独特的魅力与智慧。这个煎饼馆的故事也成了县城里的一段佳话。

那块历经风雨的煎饼馆旧牌匾，因岁月流转，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老刘决定为它换上一块崭新的牌匾，这新牌匾上的字迹，依旧是仿照过去的样式，那些醒目的大字如今更加熠熠生辉，悬挂在煎饼馆的门口，引得众多居民好奇地驻足观看。

时光荏苒，仍有些老人坐在煎饼馆内，回味着老刘家当年那与众不同的井水煎饼风味。几十年过去了，老刘家的煎饼依旧受食客追捧，令人不禁沉醉于回忆之中。众人还谈论着那些曾经到访过清河县城的革命党人，他们都曾品尝过老刘家的井水煎饼，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老高、民众剧社的出名戏子牡丹，以及县长龚一彪等人。还有那些与老刘有关的往事，都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

过了许多年，一位少妇与牡丹及龚一彪再次造访了清河县城。人们这才得知，龚县长在牡丹的感召下，逐渐倾向革命，最终投身于共产党的怀抱。居住在省城的龚县长的太太离世后，龚县长与牡丹结为夫妻。牡丹虽未生育，却在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孤儿，这位少妇正是她抚养的女儿，如今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

龚一彪、牡丹和他们的女儿抵达县城后，寻至老刘的家中。老刘与他们重逢，喜极而泣，久别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在昔日的老县城，老刘、牡丹和龚一彪三人曾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如今都已年过六旬。龚一彪虽经历丰富，但为人谦逊，言辞不多。而牡丹则风采依旧，谈笑风生。他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老刘亲手制作的井水煎饼，回味着往昔的点点滴滴，话题不断。

尤其是牡丹，品尝着老刘家的煎饼，赞不绝口，夸赞老刘的手艺依旧精湛，煎饼的味道依旧香美可口。老刘笑着回应她：“呵呵，我还没有看够你演的戏呢。”听到这话，牡丹兴致勃勃，又为众人献唱了几段经典的老戏。

消息传开，许多居民闻讯而来，老刘家的煎饼馆被围得水泄不通。牡丹再次品尝了井水煎饼的美味，而老

刘这个戏迷也听了一段经典戏曲。此外，牡丹还将她在省城演出的古典剧的录像带以及一个影像播放机赠予了老刘。老刘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以后想听戏、看戏时，打开它就能收看。”他感慨道：“还是牡丹妹子最懂我，平时我就爱看戏。”这样的重逢，让老友们再次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情感的珍贵。

几天来，老刘带着他们一行人踏上了寻访历史的旅程，先后造访了过去的民众剧社、老井以及旧县府等地。牡丹的女儿在他们的叙述中聆听着往昔的故事，同时采访了多位年迈的老人，并创作了丰富的画作。

其中，有一幅画描绘了高大山在煎饼馆内与中共地下党人秘密交谈的场景，他以郎中的身份为戏子牡丹诊治病情；另一幅则展现了牡丹品尝煎饼的情景。还有一幅画描绘了苍房山伏击战后，老刘与她装扮成夫妻，秘密护送高大山的头颅走出县城的场景。此外，还有县城起义武装暴动的画面，那是打响西北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壮丽时刻。

解放老县城、老刘制作煎饼、革命党人品尝煎饼的情景也被一一记录在画布上，老井、煎饼馆、文庙、柴市巷的石板街道等也都在画作中得以再现。而老刘的儿子、孙子、孙女在煎饼

馆里协助制作煎饼，居民们品尝着这些美味，也让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

此外，还有地方特产如红枣、石板、粉条、小米等系列画作，均已被牡丹的女儿裱好装进相框，赠送给老刘，如今它们悬挂在井水煎饼馆的墙壁上。在井水煎饼馆里，顾客络绎不绝，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人们，他们坐在店里，让老刘打开影像机，欣赏牡丹唱的戏；有时观赏着窑壁上的画图；有时品尝着煎饼，谈论着往事。

然而，就在井水煎饼的生意红火之时，传来了县城即将改造的消息，老刘家南关的房子将被拆除。这让老刘一家十分苦恼，因为房子一旦拆除，那口老井可能难以保存，井水煎饼馆也将无法继续经营。老刘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而井水煎饼馆现在由他的儿子打理。虽然如此，但他们依然珍视这份传承下来的事业与历史记忆。

有一天，一位年轻人来到了井水煎饼馆的门前，凝视着门楣上那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井水煎饼馆。这字迹让他感到似曾相识，与他祖父的字迹几乎一模一样。他痴迷地凝视了一阵后，不禁感叹不已。

煎饼馆门口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双眼微闭，正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走到老人跟前，高声询问：“这是不是老刘家的井水煎

饼馆？”老人缓缓睁开双眼，打量着年轻人，却未认出他来。他看了看年轻人，确认道：“是啊，这就是我们老刘家的煎饼馆。”

年轻人见状，急忙上前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激动地说：“您是不是那个老刘？”老人点了点头，我就是。年轻人连忙道：“幸会幸会，久仰大名了。”

此时，老刘的儿子走了出来。他看着来人不认识，又见年轻人对父亲很是热情的样子，便邀请他进煎饼馆里细谈。年轻人扶着老刘走进煎饼馆，自我介绍道：“我早就听闻你们老刘家的煎饼馆，我是特意冲着你们家的井水煎饼馆前来的。”

老刘的儿子不紧不慢地请年轻人入座，随后为客人端上了热腾腾的煎饼。在品尝煎饼的同时，年轻人向老刘父子俩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叫高原，祖籍清河，现在在省城工作，已经多年未回老家了。”随后，他好奇地询问起过去这个地方革命时期的事情。

老刘回忆起过去的事情，道：“过去咱们这个地方开始革命时，有个地下党的负责人叫高大山，他是咱们的英烈，为革命牺牲了。”年轻人听到这里，惊讶地说道：“是啊，那就是我的爷爷。”

老刘听后非常激动：“你就是他的孙子？我曾经听人说过他是有后代

的。”他补充道：“高原啊，你爷爷可是个英雄啊。你的到来让我倍感亲切！”

老刘的儿子也说起了自己父亲的往事：“我爸爸当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人之一。革命的岁月里，我们井水煎饼馆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

高原注意到店里的牌匾上的字迹与他爷爷的笔迹相似。老刘解释道：“这是你爷爷的亲笔字迹，但我现在用的是别人拓下来的。”

此时高原才明白，自己刚来时看到的牌匾上的字迹为何如此熟悉了。他笑着说道：“我父亲曾说过我们家里保存着爷爷的一些遗物。”老刘接着说：

“是的，我们家还保存着你爷爷的那些蜡黄的麻纸和手抄的《三字经》。”

随着话题的深入，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也愈发亲近。老刘、高原以及老刘的儿子相谈甚欢。高原品尝了家乡的地道清水煎饼，不住地夸赞其味道纯正。临别之际，他给老刘留下了电话号码，便于日后联系。

老刘家的井水煎饼馆，依然使用着从那口古老的水井中抽上来的水，只是现在换成了电动机来抽水。虽然那古老水井的木轱辘和井绳不再使用，但那口老井仍然被一个木框轻轻环绕着，仿佛在诉说着时代变迁的故事。老刘家的井水煎饼已然成了当地有名的特色小吃。来这里品尝煎饼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还在回味着往事……

大地

◇王闷闷

—

窗外的静寂在层层浸漫，依凭常年的感觉，夜已经深到低谷，接下来便会缓缓爬升，直至山后新阳散射出尖刺的光芒。烟抽到半夜才躺下，睡意全无，频繁的辗转反侧是内心焦躁的外现，清醒的意识难以用最能营造濡染困倦的夜色遮蔽。

他躺着。躺着难受，干脆坐起身，窗帘拉开手掌宽，透过玻璃窗看去，昏黄路灯照耀下的马路享受着难得的安然静悄。对面房子漆黑无光，白日奔波疲惫的人们沉入甜美的梦乡。他身子倾欠，伸手探来床边凳子上的烟，里面所剩无几，抽出一根烟点着，狠

劲儿地抽吸了几口，开始思索白日闷娃言说的事情。

那会儿是晌午，他在路边凉荫处铺展开捡拾来的纸箱，在上面歇息，空坐着觉得不舒服，就把身子倚靠在树桩上。其实侧躺着最好，当然也可以，只是他自己觉得不雅，再怎么样也不要让自己沦落成流浪汉的样子。他肚子干瘪，从布包里掏出馍馍，掰开来，一块一块地吃，喉咙处干涩，就双手捧起边上放的水杯咕噜咕噜地喝了一顿，之后将嘴角残留的水和馍馍渣抹掉。虽然面对的是慵懶无趣的炎炎夏日，却依然能收获一份畅快。有同伴过来，见他如此，就调侃着说，背锅啊，整天吃这么清淡可不行，多少要吃些油

水。他说，年纪大了，荤腥油腻的吃了难消化，吃五谷杂粮人舒坦。同伴说，就你理由多，都六十多的人了不晓得还在为谁节省？他咀嚼着已经干皮的馍馍，说，不给谁节省，能给谁节省？同伴摇摇头过去。

这馍馍确实香，他每次去农贸市场那家蒸馍店买五六个，够吃两三天，县城蒸馍店有好几家，唯独这家的馍馍能吃出馍馍味，越咀嚼越香甜。半个吃完，再喝几口水，身子倚在树桩上想要眯会儿。他将馍馍包裹好装进布袋，盖上水杯盖子。这时，出现了一个人，无精打采地朝他这里走来。她手里提着塑料袋，走近才看清塑料袋里装的是烤鸭。他说，闷娃不要买这些，爸爸吃不得。她蹲下解开塑料袋，说，少吃点还是能行了，成天吃馍馍喝白开水，铁打的人都受不住。他为了让眼前人安心，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说，闷娃是病了还是？怎么看起来有气无力的样子。她叹着气说，银行的贷款到期了，都催促着还钱，我和李明离婚了，李明不管。他心中一紧，说，大概有多少？她说，我和李明离婚时说好一人一半，我这边算下来有二十五六万。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干巴的嘴唇，说，哦，确实不少。你们怎么能欠下这么多，

现在说这些也无用，也不要过于愁急，容爸爸想想。看着她无助的身影，他的心好似被无数玻璃碎渣割裂刺扎得流血。他内心挣扎着想，是孩子不争气啊，但也不能全怨她，毕竟自小没有生长在好的家庭，他自己又背锅弯爬的，能照顾好什么，识几个字也没什么大用处。临明时睡意涌上，他不敢躺下睡，六点半要去扫街道，只好侧靠在床架子扶杆上眯一会儿。

马路上有了车辆的鸣笛声和行人的交谈声，他睁开眼看墙上挂着的钟表，六点二十分。他快速收拾好，提起地上的暖壶往杯子里倒水，不想昨夜忘记去接水，剩大概四分之一，有多少是多少，喝着看，不够了上班中去哪个饭馆倒些。暖壶的保温性越来越差，温吞吞的水喝在嘴里稠糊糊的。他穿上环卫工人的外套，匆匆出门。路上的人们有说有笑，沉寂整晚的县城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阳光洒照在大地上。他要抓紧干活，近来不知为何腿脚疼痛得厉害，更甚的时候还抽筋，抽筋了就只能坐着缓解。他为了多挣些钱，在划分清洁的区域时，要求多给他分一些。正好也有人不知因何原因离职，他自此开始做两个人的活计。主管领导无数次地问询过他身体能否

吃得消，主要是如果期间发生劳累过度导致的意外概不负责，他满口应承。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沾染单位和领导，为此，他们还签订了协议。

二

闵娃今年二十九岁。晃眼已经过去这么些年了，不仔细想真发现不了闵娃长大以及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没见闵娃之前他就是驼背，驼背是胎里带的，生下来就如此。好在是这般，如若后天形成，他想象不到自己该怎么接受脊背上冒出来的这个大疙瘩，像单峰骆驼。当地人形容得最贴切，像是脊背上背了口锅，所以就叫“背锅”。背锅，再叫得亲切些就叠字：背锅锅。自此，他就没了名姓，被人叫作背锅或背锅锅。成家立业大概率与他无缘，三十三岁了依旧是种地，想跟上人家去揽工，工地不招收，觉得脊背上有这么个大疙瘩难以做活。在山上川里的地里刨挖无人管，后来他觉得种地之余还有时间，就喂了猪、羊、鸡，喂大喂肥后卖掉，也是笔收入。

那年他老是觉得脊背上的疙瘩疼痛，照镜子看似乎好着，看不出哪里有毛病。让一块儿干活的二毛看，二

毛拿手挨着按压，有几处地方就是疼痛，让村上的赤脚医生处看，医生捏捏按按吃不透，看不明白。赤脚医生说，你这是肉里的问题，我这儿没有设备，最好到县医院看看，人家到时候给你拍个片子就一目了然了。他想着自己这些年的艰难处境，过了两三天才到县医院诊断。县医院的医生同样捏压着他脊背上的疙瘩，之后在纸上写着潦草至极的字，说，到放射科去拍个片子。他交了钱，然后到放射科拍片子，由于躺不平，医生想方设法衬垫了枕头等东西才完成拍片子。等一阵子取到片子，拿给那医生看，医生拿着片子对着窗外的光亮像看人民币真假，说，基本没什么大问题，我给你开些药，回去按时吃上，药吃完再过来。他拿着单子去药房取药。

他从医院大楼出来，弯腰走着，行人皆躲避着给他让路。他心想，也好，嫌弃就嫌弃，宽阔的路谁不爱走。走出医院没多远，肚子里有了反应，想上厕所。放眼一看，最近的厕所就是县医院门口旁边那个公厕，他快步过去往进走，没想到被门口坐着的人拦住了，说，上厕所收费，大的两毛，小的一毛。他说，上个厕所收什么费？那人说，你拉的屎尿谁来淘走，粪池

又不是无底洞。他说，周边住着的人抢着淘吧，恐怕这些屎尿你也不是白给人家，同样收钱，你这是收取双份的钱。那人说，话太多，爱上不上，不上就走，不要挡路。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屈服于眼前这个人的蛮不讲理，掏出两毛钱递过去。进去后快速解开裤带蹲下，完毕提裤子时，他听到好像哪里有婴孩的啼哭声，仔细倾听不见声响，想是出现的幻觉。等他走到厕所出口时，仿佛又听到了婴孩的啼哭声，便折转身子回到蹲坑处仔细查看。再看第三个坑位，粪池里出现婴孩模样的漂浮物，他搓揉了几下眼睛，漂浮物在动弹。他陷入了纠结。

医院跟前丢弃刚出生的婴孩不算怪事。再者，能狠心丢弃的婴孩多是身体有着难以医治的病症，比如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等。要抚养此等孩子家里条件要相当殷实，因为所有的缺陷皆靠经济来弥补填充，他能吗？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知晓，定然不能。他犹豫再三，选择离开。走在路上看着行人越想越不对，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生命，即使有缺陷，来到世上就有存活的理由。他看到了，却见死不救，于心不忍。

终是难逃内心的谴责。他折转回

去，到厕所入口，那人又拦挡住收钱，说，你这是闹肚子了啊。他说，我进去救人。那人看着他，嘲讽地说，救人？去厕所里救人？他说，粪池里有个婴孩，要快点营救，再迟些就没命了。那人说，你可想好啊，这些娃娃多半是身体有毛病。他说，我晓得。那人说，四毛钱。他没有计较钱，说，如果能给我找根棍子和粗些的绳子，我给你一块钱。那人拿了钱，在边上的小房子里找来棍子和绳子。他进到厕所，看到漂浮在旱厕里的孩子。仔细一看，孩子还在动弹。他当即将绳子挽结成可收放的环状，系在棍子一头，棍子慢慢伸下去，环状的绳子从孩子身体处套住，束缚不能太紧，婴儿的皮肤受不住这样的力气。他像是捧着夜明珠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拉上来，不顾粪便的浊臭，抱着孩子往医院里跑。

医生把孩子清洗干净，包裹好，他交清所有费用，美滋滋地抱着孩子朝医院门口走去。他的脑海中萦绕着医生的话语：孩子的身体一切正常，女孩子，好事情，女孩子会照顾疼爱人，你老了不用孤苦伶仃。他倒没想那么远，有个孩子最起码不会那么冷清。回到家，孩子哇哇大哭，他在家里急得团团转，邻居老婆婆听见后跑过来，

说，背锅锅啊，哪里来的娃娃？他说，我捡的。老婆婆看着被子里哭闹的孩子，说，娃娃是饿得翻搅了。他说，这可怎么办？奶粉现在好像还喝不成啊。老婆婆转动眼珠盘算着什么，一会儿说，后村里那个谁家的婆姨正坐月子，把娃娃抱在那里让帮忙喂养。他难为了，自己一个大男人去肯定不合适，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去了怎么——怎么说啊，弄不好——弄不好……”老婆婆看出他的难处，说，我陪你去，走，现在就走。

他抱着孩子跟着老婆婆来到正坐月子的女人家，老婆婆说清来意，女人看着自己的男人，不知如何回答。他说，不用担心其他的，需要多少钱或什么营养品吃食，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做。男人说，不用这些，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需要缓冲过渡一下。老婆婆说，这是积功德的事情，帮帮这个没娘娃。女人抱过孩子，孩子当即停止了哭声，眼睛直直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女人撩起衣裳，孩子配合地伸出小手抱住乳房吮吸起来。他为感谢人家，喂养孩子的这段时间，他将营养品及米面不住地送往女人家。女人好心，一直将孩子喂养到一岁多。为防止以后难以割舍，女人只好狠着心

将孩子交给他，他毕竟是男人，笨手笨脚，老婆婆就过来帮衬着照顾孩子。

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半辈子没攒得多少钱，本来手里有些积蓄也帮衬了二哥。二哥家里娃娃多，他光棍一个，看见娃娃们挨饿，于心不忍，就把多余的钱拿出来，二哥说是借，他想着兄弟间谁没个难处，帮衬是应该的，也没写个借条。现在他用钱，和二哥要点钱回来，二哥不给，他没办法就说是倒借，二哥还是不给，他大笑着从门里出来。亏什么也不能亏孩子的教育，他要送孩子到镇上的学校念书。镇上租房的钱和学费，是他从其他人处贷款得到的。老婆婆一直照顾孩子，逐渐与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背锅锅干脆雇佣了老婆婆继续照顾孩子，孩子在镇上上学期间，老婆婆仍然在照顾孩子。背锅锅只是偶尔去镇上探望他们，平时他则在家里种地或做一些零散的活计来挣钱。

三

闵娃小学升初中时，成绩不理想，回到家后愁眉苦脸的，老婆婆劝说许久无果，闵娃的爸爸到镇上故作轻松

地说，闵娃肯定是失误了，想上哪个学校给爸爸说说，爸爸想办法让闵娃进去。闵娃不再是年少无知的小孩，逐渐有了小心思，懂得爸爸的不易，低着头，上嘴唇咬着下嘴唇不说话。他说，你是不相信爸爸？觉得爸爸这个样子办不成事情，对不？闵娃摇头，无言语。他说，那是怎么了？万事有爸爸呢，只要你想上学，爸爸就供你。闵娃低着头，掐掐着手指，豆大的泪珠掉在手背上。他心疼得厉害，说，闵娃不要悲伤，爸爸有这个能力，你放心，有什么想法闵娃就说出来。

闵娃被温情的话语连连击中，眼泪从眼眶中涌出。他知道，娃娃自小没娘，缺失的爱和过早的懂事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她考试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更是让她心情压抑。他坐了下来，认真地乖哄安慰孩子。闵娃是他在这个世上最大的牵挂，就算费尽心思也要让孩子快乐成长。没多久，他就准备了钱和东西。他托人找了一个学校的领导，准备提着东西去给孩子说情。见面后，校领导一脸迷惑。他卑微地诉说着自己的来意，十几分钟的尴尬聊天后，对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校领导问他，这是你亲生的娃娃？他说，不是亲生胜于亲生。对

方肥头大耳，臃肿的身体挤在宽大舒适的椅子上，说，娃娃成绩不够，让我给想办法就是难为我了啊。他指指提来的东西，然后拿出准备好的红包，给塞了过去。他一边递钱，一边赔着笑脸央求着说，请您费心，拜托您了，给娃娃个机会，平时学习挺好，这次考试紧张了，没发挥好。校领导笑着推辞，他说，这样不好，对其他娃娃不公平。闵娃的爸爸见领导语气没那么强硬，立马上前将钱强行塞进对方口袋，说，感谢您，替娃娃感谢您。对方勉为其难地说，好吧，都是为了娃娃，我试试，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出来后，闵娃的爸爸暗喜，对方把东西和红包都收下了，就说明事情有余地。开学时，闵娃如愿以偿地上了理想的学校。

闵娃读初二那年，照顾她的老婆婆夜里发病，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后，身体大不如从前。老婆婆的儿女都劝说她在家里静养，不要做这份活了，老婆婆不听，坚持要照顾闵娃这孩子。老婆婆和闵娃之间有了感情，但闵娃爸爸清楚，把照顾闵娃的营生交给老婆婆这不是长久之计。老婆婆年纪大了，连照顾自己都困难，怎么可能照顾得了其他人。老婆婆病愈半年后也向他说起此事，他说，容我再想想办法，

您暂且照顾着。老婆婆说，我也舍不得孩子，可我这岁数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殁了。他说，不要胡说，您老身子骨硬朗着呢，好人有好报。话是这么说，可生活往往总是捉弄人，“好人有好报”这话总是难以应验。他要未雨绸缪，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或者至少是有一个照顾孩子的办法。他一个男人家，如何才能更好地照顾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呢？他思谋着，焦虑着，百思不得其解。

惆怅中，来了一男一女，提着满满两大袋子东西，见面就要感谢他，他一头雾水，不知道来人有何用意。他问，你们找谁？男女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找你。他看着眼前的这两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和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他肯定地说，我不认识你们。男女二人又说，我们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救了娃娃，谢谢你。他说，闵娃？女人说，对，我当时不懂事，生下娃娃没能力抚养，再者也是女娃，当时家里已有两个女娃，经济条件很差，就……男人说，也怨我，怨我挣不来钱，没有多加挽留。他说，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是要和孩子相认？女人说，说相认有些不妥，你辛苦将孩子养这么大，我们现在相认对你不公平。男人说，

你们远远地看一眼就好，能不能相认，应该听听孩子的意见。

他说，你们怎么能确定我捡来的娃娃就是你们当年丢弃的娃娃？还有，你们从哪里得知的消息？女人说，家里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公婆擅自做决定，要将孩子弃养。她当时身子虚，无力阻挡，等她知晓后，已成定局。过了段时间，她不甘心，去医院打问，人们说好像有个背锅捡拾了一个孩子，再往下打问就没有消息了。碍于情面，不好多问人，想着孩子有人照管，她家里孩子多并且还要生男孩子，纵然那时把孩子接回来也吃苦受罪，说不准捡拾孩子的人家里条件不错，于是就没有追寻下去。说完这些，女人又说，孩子背上有块胎记。他冷笑着说，你们真是可以，不想要孩子可以不生啊，生下来又扔掉，男女性别就那么重要？女娃多了就不是娃？你们是什么思想观念！简直就是冷血动物！女人说，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感谢你救下娃娃的性命。他说，你们不配再养育孩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对男女见面前的人话语不对，将东西放下后就离开了。

周末，闵娃回家后看到两大袋吃食，说，爸，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我又不吃。他说，别人给买的，咱没花钱。闵娃说，谁能给咱买这么多东西？你不要哄骗我，除了你没有谁会买。他没有多言语，第二天后晌去学校，他让闵娃带到学校吃，闵娃要留些给他，他说自己吃不惯，放着也放着。看着去往县城的车远去，他转身往回走。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闵娃的亲生父母似乎能给予孩子更好的照顾。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问一些问题，等下次来了再问。

闵娃生日那天，男人和女人又来了，提着生日蛋糕和吃食，见到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放下东西就走，娃娃过生日，我们过来送点东西。他说，你们现今家里经济状况怎么样？男人说，谈不上富裕但也不算上穷苦，就是普通人家。他说，只要比我的情况强就好。男人说，这个毋庸置疑。他说，你们走吧。男人还想说些什么，被女人扯着衣袖制止住了。是啊，有些眼力见的就知道怎么做，多说无益，到了相认的时候自然会让相认，何必强求？

男人和女人走后，他坐在凳子上，思绪万千，边上摆着不同颜色的玻璃瓶子，仔细看，玻璃瓶的凸面上显现出自己的影子。那影子里的人苍老、弯曲、

身陷困境，这样一个人如何能养育正值青春年华的闵娃呢？闵娃如茁壮成长的树苗，需要充足的水分、阳光、养料，他能给予的太少了。如果闵娃一直跟着他生活，那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会健康成长吗？他的初衷是带着善意的，可是面对现实时，他坚持的意义又是对的吗？他犹豫了，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十几年的情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让与他人的，再说也要尊重闵娃的意见。闵娃是活蹦乱跳的人，不是玩偶，想转交他人就转交他人？这显然是不对的。男人和女人隔三岔五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见闵娃，逐渐与闵娃有了接触。他看闵娃和亲生父母相处得还不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血脉相连，他即便是想阻挡也无能为力。他想到，他对闵娃的救命恩情或者是养育之恩在面对血缘之情时，也许都不值一提。未来会怎么样，一切都是未知的。

时间久了，男人和女人与闵娃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亲密的联系。背锅锅想，这样也好，流水样自如，没有用血缘关系刻意地完成相认，如此方式他是赞同的。男人说得不假，他们的经济条件何止是好，好得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和认知。为证实出言不假，男人和女

人邀请他去家里，气派的装修让背锅锅为之一振。细心观察，这个家里摆设的多数家具他连见都没见过。如此，他也对男人和女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判断。闵娃要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也就安心了。闵娃和亲生父母要是能相认，也能让他对未来少些担忧。毕竟，闵娃的亲生父母岁数都不大，能看着闵娃成家立业。可不知什么缘由，闵娃读到高三突然提出退学，他费了好大劲劝说，亲生父母也竭尽全力好言好语地劝说，可再多言语堆积也难以扭转闵娃萌生出的想法。执拗不过，闵娃退了学，在县城一个移动营业厅做收费员的工作。

有一天，闵娃带着一个看着比她大五六岁的男人来看背锅锅。闵娃说，爸，这是我的结婚对象，怎么样？背锅锅惊讶得张了张嘴，说，太快了吧，你们是不是再多了解了解？闵娃说，蛮好的，了解再多也就那样，先结婚。男人说，放心，爸爸，我年纪比闵娃大，很多事情我都明晓，我会好好对她。他说，最好如此，你们年纪相差多，有好处也有不好处，结婚后谁都不要好高骛远，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背锅锅的话音刚落，闵娃和男人点点头。说实话，背锅锅的内心莫名其妙的慌

乱，但看着站在面前的女儿和恋人如此腻歪，他又什么都说不出口。

四

闵娃离婚了。

闵娃和男人离婚之前的闹腾，被背锅锅看在眼里。有天半夜，背锅锅在炕上睡觉，听见外面有人走动，随后听到敲门声，他欠起身子，说，谁啊？门外传来嘶哑的声音，说，我，爸爸。他听出是闵娃，翻身坐起趿拉着鞋开了门。门一开，他看到眼前的闵娃披头散发，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斗争。闵娃的手颤抖着，按下灯的开关。灯光下，她脸上的伤痕和淤青清晰可见。背锅锅说，这是怎么弄的？闵娃不说话。他说，是不是吵架了？这东西，打女人算什么男人，等天亮了我去收拾他。紧接着，门外有人便回应道，不用等天亮，现在我就在跟前了。他看着门里进来的人，理直气壮地站在地上，毫无胆怯忏悔之心，说，来得好，不用我跑路。

进来的人笑着说，当然好啊，不用你找我，我来找你。他被眼前人的嚣张气焰激怒了，气愤地说，怎么？打人还有理了？你还是不是男人，李

明，事已至此你还这样不知悔改。你到底想做什么？我虽然弯腰背锅，你以为我会害怕你吗？李明说，人要讲理，但是如果都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怕的。我是打了她，我就是杀了她都不过分，你知不知道她在外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背锅锅转向闵娃，说，是这样吗？闵娃不言传，坐在炕栏上抹眼泪。李明说，还有什么脸哭，哭给谁看，你有什么伤心难过的？难过悲伤受了奇耻大辱的是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了，给你吃好的穿好的，到头来就换得你这样？闵娃哭着说，不要冤枉人，同学之间吃个饭怎么了？难道你就没有朋友？李明说，单纯是同学吃饭？到现在还这样狡辩有什么意思，非要我拿出铁证非要丢人？闵娃说，你不要胡言乱语，成天疑神疑鬼，好像所有人都对不起你。

李明说，不是所有人，是你，是你苟闵。背锅锅问闵娃，孩子，你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李明的事情？闵娃说，爸爸，我没有……李明说，做了就要敢承认，我们离婚，我不纠缠你，你去追求你的幸福生活。闵娃说，没有就是没有。背锅锅左右为难，想偏袒闵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女人结婚后

不踏实过日子，这终是不称职的。李明说，孩子自出生你照管过几天？好好的家都被你的私欲拆散了，你说你是什么东西！李明对着闵娃继续怒吼，你们去结婚去过日子啊，为什么不去？我同意离婚，也请你尽快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话音刚落，李明转身从门里走了出去，顺着坡道扬长而去。

……

背锅锅有个在环卫单位上班的亲戚，有了这层关系，他才有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前街扫到后街，后街扫到前街，每日三遍。工资不多，但背锅锅很是满足，就他这身体，能有个活儿做就不错了，哪里敢挑三拣四。晌午吃饭歇息时，背锅锅依然在想闵娃说的钱的事儿。那么多钱，闵娃怎么可能有。他暗自想，闵娃的父母不知能帮多少，也许他们还不知情。闵娃终究是他带大的，和他亲近，有什么事情都是先和他说。他想，他没有什么不可付出的，这把岁数的人，随时等待死亡的降临，与其等死不如去用残喘的余生做些事情，换得钱贴补闵娃。去哪里挣钱？他要好好想想，后晌清扫最后一遍街道时，他看到黑漆漆的下水道，有个念头当即闪过。难不成现今还有比那更好更适合的营生了？背锅锅决定下班去找瘸子。

瘸子是村里住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儿子在外不务正业，前些年被逮进去了，好几个债主追上门，瘸子没办法，给每个债主写下条子，如若还不清，儿子释放出来也要继续还。

天擦黑之时，背锅锅回到村里。他要去找瘸子。瘸子的家里亮着灯，他径直走去，推开门。瘸子正在煮饭，见到他，惊讶地说，你老汉什么时间回来的？他说，刚回来。瘸子边搅动锅里的饭边说，这个时候回来做什么？他坐在凳子上掏出烟递给瘸子，说，找你啊。瘸子诧异地说，找我做什么？他说，肯定是有事么。瘸子端着饭，身子倚靠在炕栏边，说，两个将死不死的人能合作个什么大买卖？他说，你知道后山那块荒地不？瘸子说，怎么不知道，那块地不好，赵三老汉基本都不要了。他说，不要正好，我们打理工打理工，在上面能挣大钱，而且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说让我随意弄。瘸子停住手中的筷子，说，你意思是我们去那里种地？他坚定地说，是的。

瘸子看着他，说，不是开玩笑？这就是你说的大买卖？你怕是疯了吧，现在种地能挣几个钱！

他说，对，这就是大买卖，现在种地是挣不到几个钱，但得看我们种什么。瘸子咀嚼着饭，思索着，说，种什么？他说，黄芪。我们只要好好把地重新打理一下，绝对没问题，现在黄芪的价格你也晓得。瘸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水瓮跟前，舀水，涮碗，说，你不做环卫工作了？他说，做啊，白天做，晚上我去地里忙活。瘸子说，你不要命了？白天黑夜连轴转身体吃不消啊！咱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要逞强了。他说，白天晌午和下班离天黑前的两三个小时能休息，不要在意这么多，我好着呢。

瘸子叹了口气，从门箱柜子里取出手电筒，说，我们现在就去后山那块荒地看看，尽早行动起来。

两个老人握着手电筒，朝着那块荒地走去。

紫薇花开（外一篇）

◇曹 宏



从紫薇记事起，她就在四合院里一个人玩。父母为了生活，总是起早贪黑，四合院里的那棵紫薇树下面，便是紫薇的乐园。

那棵紫薇树，是耿子在自家地埂上移植来的。耿子看到自家地埂上的那棵紫薇，心中的酸楚不自觉涌上心头，紫色的花，阴暗的角落，没有阳光，缺少雨水。他想，如果把这棵紫薇树移植到自己的麻辣烫店门口，每天浇浇水，看着它长大开花，这该多好啊！

紫薇树第一次开花时，女儿出生了，紫薇花的五片花瓣向四周展开，露出了红色的小花心，像一个小小的星星，它碧玉一般的小叶子为花朵增添了一丝清韵。花开得不是很多，就这么几朵，却为这四合院带来了无限生机。

看到这一切，耿子便给女儿起名紫薇，紫薇淡淡的清香和麻辣烫的浓香混合在一起，总会吸引很多的客人。

紫薇的出生，给一家人带来了许多快乐，也给原本就不富裕的耿子一家带来更多生活压力。

“女儿一年年地长大，家庭的开销也在增多，靠着这麻辣烫店生存也不是办法啊。要么你开店，我到南方去打工，你看怎么样？”紫薇花还没有开，爱莲对丈夫耿子说。其实耿子能看得出来，爱莲的脸上有很多无奈。

“你走了，紫薇还这么小，怎么办？”耿子说话时，声音很小，静静地盯着面前紫薇花的花苞。

“我也舍不得紫薇，但是……”

爱莲走时，仅有一朵紫薇花开了，

她抱着紫薇，指着对面紫色的花朵，轻轻地对紫薇说：“明年紫薇花开时，我就回来看你。我走了你要听爸爸的话，只能在这个院子里玩，千万不能出去。”

“明年紫薇花开，那得多长时间啊？”

“很快的，你每天看着紫薇花，就知道妈妈肯定在想你！”

爱莲走时，紫薇还在梦里。

紫薇很听话，每天都在紫薇树旁等待着紫薇花的开放，有时还和紫薇树旁的蝴蝶捉迷藏，甚至在雨天给紫薇树穿上自己的衣服，有客人吃完麻辣烫走出店门时，紫薇总是拉着客人的衣襟，让客人看看紫薇，并且问客人：“妈妈说明年紫薇花开时，她就来看我，叔叔，你说明年是什么时候？”

“明年？你只要知道你在看紫薇花时，你妈妈正在想你！”客人总是这么说。

客人陆续走了，四合院里的斜阳把紫薇的影子拉得很长，紫薇拿起小石头，用小石头在地上画出自己的影子，四合院里的男孩子比较调皮，用脚使劲地踩踏紫薇的影子，还说着调皮的话，“把你踩在脚下，你永远都长不大。”闻着从四合院飘来的香味，紫薇总能分辨出父亲店里的麻辣味。

第一朵紫薇花开时，母亲确实回

来了，在紫薇花前，夕阳斑斑驳驳，紫薇穿上紫色的新裙子，在紫薇树下跳着舞，耿子做好的麻辣烫的香味和紫薇的清香应和着，紫薇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幸福总是短暂的，紫薇花还没有全部开放，紫薇依旧在梦里，爱莲却悄悄地离开了。

一年又一年，紫薇感到最快乐的时间，就是紫薇花快要开放的每个黄昏时节，因为，那正是母亲回家的时刻。

天水麻辣烫爆火那几天，紫薇花还没有开放，但是母亲却回来了，紫薇问妈妈：“紫薇花还没有开，今天你怎么回来了？”

“你看看，紫薇花长得比你高了很多，我再也不出去了，回来帮你爸爸做麻辣烫！”听到母亲这句话，紫薇看着自己的影子，几乎要流泪了。

招聘服务员的启事是紫薇写的：本麻辣烫店招聘女服务员，最好是带女孩的。这些字的四周贴着紫薇花的花瓣。

麻辣烫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四合院，耿子夫妇看到紫薇写的招聘启事，夫妇俩满脸泪花，心中五味杂陈。

从早到晚，客人熙熙攘攘，紫薇花开得很盛。在紫薇树下，紫薇带着几个小朋友，一会儿给她们讲故事，一会儿和她们做游戏，有时紫薇还给

客人讲述这棵紫薇树的来历，讲述她在紫薇树下的往昔，客人认真听着紫薇的故事，都和紫薇一起拍照。

斜阳的残红照在紫薇花上，空气中弥漫着麻辣烫和紫薇花的馨香，店门前，人们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那些影子，也像是听到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羊 信

多年前，他就辍学了，父亲很生气，给他买来了一只羊，让他去放羊。

他跟在那只羊后面，右手挥着一条鞭子，左手握着一把镰刀，背着背篓，每天准时离家。他会翻过门前的小山，到山草茂盛的地方放羊，上午和下午各一次，回来时顺便割上一背篓的青草，夜里喂羊。从此村里的人都叫他羊信，就连他的父母也这样叫他。

哥哥每学期结束都会拿着奖状回家，被父母不住地夸奖，羊信并不羡慕，而是为哥哥高兴，并对哥哥说：

“我不是读书的料，哥哥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

不上学也便没有玩伴，羊信只能把羊当做朋友。天一亮，看着晕黄的太阳从带着露水的草丛中升起；傍晚，再凝望着那只羊咩咩地走下山坡。羊羔慢慢长大，羊信心想，与自己为伴的只有这只羊，好像缺少点什么，这

只羊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孤独？

月光下的院子很是温馨，一家人在院子里围着桌子喝茶，哥哥趴在桌子上写着作业，母亲讲述着邻居家娶亲的故事，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那只白色的羊在皎洁的月光下咀嚼着青草。母亲笑着说：“我们家羊信把羊喂得越来越肥了！不爱上学，却是一个养羊的好手。”

“我看到我家那只羊很孤单，有时甚至不爱吃草，如果再有一只羊和它抢着吃，那将会更好！”其实父亲知道羊信的意思，羊信还想要一只羊。日子一天天重复着，父亲看着这只羊慢慢长大，他微微点头，说：“反正一只也要放，两只也要放，明天我借点钱，到牛羊市去给你再买一只羊。”

羊信不爱学习，但凡是养羊的事，他都爱干，盖羊圈、喂草、出羊粪、给羊洗澡，有时还学着兽医的模样给羊看病治病。

羊生羔子那晚，羊信一宿没睡觉，他时而摸摸羊肚，时而给母羊喂点面汤，时而观察一下羊尿，像个专业的接生婆一样。

当两只羊羔子咩咩地叫着吃奶时，羊信蹲下身，抱着母羊的头，心里那块石头也放下了。从当初的一只羊变成现在的四只，羊信有说不出的高兴。羊多了，放羊也给羊信带来了更多乐

趣，每当太阳落山，他赶着羊群回家时，嘴里都会喊两句：“肚子饿了想馍馍，回家的羊儿乐呵呵！”

羊的数量每年在增多，羊信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羊倌。很多时候，羊贩子都来他家里做客，想收购他家的羊，但都被羊信拒绝。他和这群羊是有感情的，羊信知道，带着感情做事，总能把事情做好。

春耕时，家里缺化肥，父亲对羊信说：“要么卖几只羊，换点化肥？”羊信一直没说话，全家人都能看出来，羊信舍不得任何一只羊。父亲的脸色青黑，点了一锅旱烟，匆匆走出了屋子。

羊信第一次卖羊，是他哥哥考上高中的那天。哥哥考上高中，要到城里读书，家里哪来那么多钱？羊信没有给任何人说，他牵着两只羊去了集市。虽然这是羊信第一次卖羊，心里确实不是滋味，但他必须这么做。回来时，羊信还给哥哥买了被褥、书包和球鞋，羊信给哥哥只说了一句：“在城里好好读书！”

每当寒暑假，哥哥都在家里度过，有时哥哥想帮羊信干干养羊的活儿，羊信总是阻止着说：“你好好读书，将来才会体面地回村。”

果然，哥哥没有辜负羊信全家的期望。哥哥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羊信高兴地在村子里转来转去，逢人就

说：“哥哥考上大学了，明天来我们家，我给大家宰羊吃！”

这次宰羊，羊信心里很欣慰，他给每位邻居都敬酒，并偷偷地对每位邻居说：“我哥真有出息！”那天，羊信喝了个大醉。

桂花还没有落尽，香气依旧弥漫在整个院子里，父亲依旧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母亲问羊信：“你哥在上大学，我们是不是先给你找个媳妇？”

“等哥哥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娶了媳妇，再考虑我的事。哪有弟弟先娶媳妇的！再说了，他上大学需要很多钱。”其实羊信的话也不无道理。

哥哥工作时，羊信的新羊棚刚刚建好，成百上千的羊像天上的云朵，时聚时散。羊信徜徉在云朵中，心中有说不出的幸福。

哥哥在城里买房结婚时，羊信为了哥哥卖掉了所有的羊，并对哥哥说：“你终于是城里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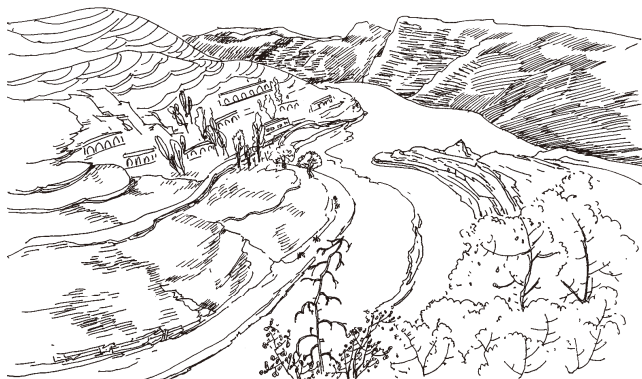
父母被哥哥接到城里，羊信再也没有养羊。那年，他接到哥哥电话，哥哥只说了一句：我给你找了个扫大街的工作，你也到城里来！

羊信没去，依旧一个人在院子里看着夕阳。

栏目责编 袁亚飞

河口村：卷着的水声慢下来

◇曹洁



炊烟袅袅，河流中有青烟的影子，飘浮于河口村的晴空，如水波荡开。湿漉漉的清晨，九十多岁的老人拄杖而行，伸手为我摘了三颗杏子，半边瑟瑟半边红。吃着杏子，走向水边，竟有一丝酸楚的感觉哽咽喉头，想起年少时外婆带我走上杏子坡，摘了杏果，喂给我吃，眼里便有了泪。

早晨五点，被鸟鸣叫醒，便像鸟儿一样欢喜雀跃地起床了。我要去看看鸟，看看树，看看河，看看它们欣欣然睁开眼睛的模样。也看看日夜居住在河口的人，如何把自己守成河水的一部分。正当我站在砭畔上凝望黄河对岸，守着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左耳被一束光照得清亮温暖，骤然转身，

一轮旭日从左后方大山之巅喷薄而出。

我兀自笑了，笑自己傻傻地以为对岸就是东方，却不想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他此刻升起的东方恰好在此岸，正对着无定河汇入大河后流去的方向。双手合十，目送水流远去，那一瞬，我的手里还紧攥着一颗酸甜的杏子，那黄，很像朝阳的颜色。

河口，隶属清涧县高杰村镇。这是一个闲散的村庄，大河与小河赐予他们这福分。村民们也不贪求，安享着这足够丰盛的一河道水汽，过着滋润的日常生活。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小狗、小鸡、猫在树林里玩，宛若孩童；路旁小店铺一家一家打开了，日常百货，应有尽有；造酒厂的机器

也响起来了，红枣酿酒，酒香四溢。村民走在路上，彼此打着招呼，各自去忙。我也闲散地走过枣树、杏树、苹果树、花椒树，树上的鸟儿蹦蹦跳跳，这家那家地串门儿。这鸟儿也是林间君子，沐浴着各种花果香，通体香润，像一枚枚果实，挂在枝桠间。

站在河口，卷着的水声慢下来，我听见河水以多么纯真的语言与我交流。我无法定义，一条河在他将要结束整个奔赴旅程的时刻，他是否会回望自己的来路，想起白于山腹部的水源地，想起走过平坦、穿过峡谷、闯过险滩、流过宽阔润湿的庄稼地的自己，想起沿岸的村庄和子民，以及那些被他滋养的草地和牛羊。

漫长的旅程中，一条河，绕过多少座大山，穿过多少座石桥，绕过多少条水湾，改变过多少次方向，他始终不改初心，向前流去。我相信，河水会告诉我们这一切，他以潺潺水声，以汹涌波涛，以肆意冲撞的洪水，滋养过田野和草坪，记忆了日新月异的水岸人文，也警示和告诫过人类无节制的贪欲。

一条河，走过婴孩，走过少年，走过青年和壮年，当走到河口流入黄河的时候，便是他成熟蜕变的时候。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亦是如此，每一段生命历程都像一条小河，从水源地蹒跚起步，走到迈开大步，走到不顾一切奔涌而前，走到吸纳一脉又一脉小溪，走到成为父亲或母亲，走到孕育下一条小河。那些河流一样的小孩，他们的名字都是用水写成的。

堤岸上枣树地里，有一个锄地的妇人，紫色衣服，紫色拖鞋，白色遮阳帽下，一头黑发。地里没什么草，她说给枣树松松土。偶尔有三两棵苦菜，她弯腰捡拾，放在一处，说中午焯水拌凉菜吃。

我请她帮忙给我和枣树拍个照，她说不会照相，也不用手机。

我信她，笑着说：“拿我的手机拍。”

我选了一棵好看的枣树，对好景，让她按一下就好。

她照着做了，照得却极好。

她放下锄头，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住在谁家。

我一一回答。

她笑了，“你从她家来呀！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熟悉了。”

她随即从裤兜里拿出手机，手一扬，笑着说：“我有手机，我也会照相了。刚才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和她一起笑了，这便熟识了。

清涧河

她兴致勃勃地问：“你还想哪里照了？我给你照。”

我便坐在层层叠叠的青石岸上，与无定河水，一起面对着她。

她变换着角度拍照，俨然一个专业摄影师。

“你这身紫色衣服好看。”我说。

“你的白裙子才好看！”她说。

我是特意穿着一袭白色长裙来看水的。

无定河和黄河，这两条高原上的生命之河，我必须以虔敬之心来面对他们，面对他们久经奔涌之后完成的一次隆重融汇。

两河交汇的地方，静静地泊着一只铁船。离开那妇人，我下河，站上船头，回头看，或者向前望，河水平静，没有翻起浪花。河滩地里锄草的村民说，每遇山洪喷涨，无定河水横截黄河，直冲向山西对岸，黄河为之逆流，若遇狂风，吼声如雷，惊天动地。

这个清晨，无定河水像刚刚睡醒的婴孩，躺卧在母亲怀里。

水滩上有飞鸟栖息，群起群落，几乎没有一只单飞。

河口对岸，是清涧县玉家河镇王家河村，两个人在钓鱼。

“有吗？”我一声喊过去。

“有。”一声长调横水而过，没有阻遏，也没有半点沮丧。

钓鱼，本就是靠近水，和水一起玩，有鱼没鱼，都高兴。

“你渡船过来。”对岸喊。

我一时语塞。我为看水而来，却是旱鸭子，不会凫水，不会划船。

便老老实实答道：“我不会划船。”声音细长，若一条线，过对岸去了。对岸的人接了这细线，继续钓鱼。

我返身下船，去寻访造船的老人。

一整个下午，我与九十二岁的老人，坐在他家院门前，促膝长谈。身边一篮杏子，做了无声的听众。院子宽敞，一棵大树庇荫。

他叫张世文，属龙，一九二七年腊月初九出生，不识字。年少时，为生计所迫，学了木匠手艺。十八岁开始闹船，也欢喜，也惊险，有一回，装一船麦子，被礁石撞破，大家跳船逃生，赔了一大笔钱。

他不只闹船，还造船。造船以榆、柳、杨木为主，只要能吃得住铁钉子的木头都可以造船，以柳木为上，吃水，耐沤。造船有严格尺寸，大船一般五丈长、一丈六宽、三尺八高，小船一般一丈八长、六尺宽、一尺六高。造一条船按几尺宽计算工钱，最早每尺

五元钱，后来涨到每尺十五元、二十元不等。造船和做衣服一样，要准确量好尺寸，一点不能马虎。那个年代，黄河就是一条大路，直通南北，石河窄，沙河宽，从包头或磴口启程，一路顺水下潼关。每到壶口，船要从丈八宽的石槽子中通过，造大半寸都不行。

当年，商家往往在磴口装了枣子、瓷器、粮油、羊毛、皮货，一路而南。一艘大船六个艄公，一般装一万公斤粮食，行到壶口时，水从龙头下去，他们得把船从石槽子拉过去。到了目的地，把货卖了，也把船卖了，再想办法回来。

我问：“为什么卖船？”

他笑了，说：“总不能逆水行船啊。”

他十八岁开始闹船，十八岁娶了新媳妇，每年，除过小雪以后不行船，其他季节多数时候在黄河上漂着。水旺的时候行船时间短，水少时走的时间长，儿女相思，也是刻骨。而今，老伴已经离世二十多年，他因为闹船入生水，膝盖落下毛病，即使夏天也疼痛难忍。就是这个连站立行走都很困难的老人，每每拄着双拐，去老伴坟头坐坐，看看她，也为了让她看看自己。

老人的记忆中，无定河水比现在

大很多，后来河水渐渐小了，十几年前还干涸过一次。言语间，他摇摇头，很不相信的样子。

起身离开的时候，他六十多岁的大儿子正逗着小孙女荡秋千。女孩三岁，不畏高，越高笑得越开心，那秋千也是造船的老爷爷做的。生在水畔的小孩，再不为谋生而闹船，骨子里却有着弄潮的基因。

傍晚时分，河水依旧不息，大山似乎累了，悄悄睡着了。明天，山还是今天的山，水还是今天的水，河水依然流过河水。蛙鸣起了，路灯也亮了，河水静流，唯有无底子河（当地人习惯称无定河为“无底子河”）汇入黄河的地方，一种血脉交汇的声音喧腾着，母子平安。我开启了录音设备，想录下河水和蝉鸣，却不料音频播放无声无息。原来，人为的机械设备远不如人本能的感官知觉，它还是不长人的耳朵。

晚九点左右，夜幕一下子黑透了，河水看不见了，树看不见了，蛙鸣也歇下来了，只有零星的灯光和犬吠。关了灯，在黑暗中静坐，等着白于山奔腾而来的脚步。他一定要感知到，一个女子对他的万般真诚和深切爱恋。这个夜晚，居然很伤感，却不知这伤

清涧河

感从哪里来。大概是想起那个营盘山之夜，我坐在黑暗里，第一次听到白于山的呼吸渐渐迫近。

坐在清涧河口，被当地人称为“水脑儿”的白于山，似乎已然在另一个维度。他距我如此遥远，我的双脚如何在走过万水千山之后抵达他的脚底？我绝不会像传说中那个狂妄的人一样，以为自己的马比水跑得快，与龙王爷打个赌。龙王在哪里呢？至少，我在王宿里大山根的小庙里看见了。那石屋子里长出一株枸杞，夏日干旱，每当雨要来临，红果就会滴几粒水珠。当地老百姓以此认准了龙王的神秘和威严，他借着一株植物说话，且说话算话，从不食言，年年兑现。

院子里传来犬吠声，又是那只精壮的黑狗。白天，他追着车跑，追着摩托跑，夜晚，大概又追着星星在叫了。狗子与星星对话的夜晚，我躺在河口的土炕上入睡，梦见河水带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父亲背着手站在硷畔上等我，母亲陪在他旁侧，一如当初。

第二天清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下，我离开河口。告别了两条河流，还有渡口的船、河岸的庄稼、树上的小鸟、林子里的小鸡、路上的小狗、窑洞里的老人和小孩，我转身得并不轻松，却也心满意足。

走过这一程，我只想要自己明白：这一条河，在我们诞生之前已经诞生，在我们离开之后依然流淌。为了与沿岸的人和事物相遇，他从不吝惜，倾怀而出。

无定河，我多么想寻找一块岸，借一片河水的衣袂，与你道别。

可我还是闭上眼睛，轻轻地来，轻轻地去。

我只是悄悄喝下流经河口的无定河水，目送他汇入大河。

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河水渐渐远去。

那个属龙的九十二岁老人说，他是奔着龙头去了。

一辈子营务一茬叫文学的庄稼

◇马光辉

他，被作家路遥称之为恩人和“老镢头诗人”；他，被作家陈泽顺赞誉为“锲而不舍的诗人”；他，被诗人尚飞鹏视为陕北文学的一面旗帜。

他是曹谷溪。

一身熨烫得平展的衬衣和洋气的西装背带裤，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和大背头文人派头，一张和蔼的国字脸上带着的微笑，一口浓厚乡土学问家睿智的谈吐，一生营务着一茬叫文学的庄稼……这是我认识的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曹谷溪先生。

曹谷溪，笔名谷溪，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郭家嘴村人。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延川中学，一九六三年开始发表

作品，一九六五年出席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出席文代会和作代会。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天声地籁》；报告文学集《陕北父老》；文论集《品芳录》《游历与探索》；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一九九九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 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他创办山花，培养了以路遥为代

表的“山花作家群”。

一九六二年曹谷溪从延川中学毕业，到贺家湾医院当炊事员，在工作之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也许他知道，作为农民的儿子，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搞创作。曹谷溪经常戏称自己“是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业务水平最低的炊事员，一不小心抡着火枪进入中国文学界”。

一九六五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业余作者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并多次受邀到北京出席全国作代会和文代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与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民等文学朋友，在消息闭塞的延川县编辑出版《延安山花》文学杂志，当时在全国发行二十八万多册。由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经过文化交融，共同成长起来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影响的有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厚夫、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上一个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认为，延川的文

学盛况与《山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他甘愿奉献，被作家路遥视为恩人。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知青黄德鹏先生撰文回忆，一九八三年他和一些青年作者有幸被《延河》和陕西省作协邀请到西安开笔会。他和路遥在离《延河》编辑部很近的张学良公馆院子里住了三个晚上。在与路遥闲谈中说起有关恩人的话题，路遥拍了一下桌子，突然有感而发说了一通让他至今难忘的话：“我的恩人非曹谷溪莫属！因为他忙于各种事务，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他是一个甘为人梯的人，甘愿让他人踩着他宽厚的肩膀往上走，走上通往文学的康庄大道。别人上去了，他就乐了。我只想说他更像我的老师，因为他比我站得高、看得远——还有我现在这个婆姨还是你们北京人，介绍人是我的恩人谷溪。我带着婆姨去谷溪家蹭吃蹭喝，他家人看不惯，我知道。但他对我宽容得

像个菩萨。没有谷溪，我跌到谷底的日子怎么过。”

一九八四年秋，《路遥小说选》因差三千册，才能达到四千五百册的开印数，青海人民出版社迟迟不敢印刷出版。路遥想到了曹谷溪，他认为谷溪人脉广，路子宽，一定能把这三千册的问题解决了，就直接求助于曹谷溪，希望曹谷溪能在延安帮他解决这三千册的问题。曹谷溪果断地答应了，哪知一九八五年夏，当路遥来到延安开会，到曹谷溪办公室时，那三千册书正整整齐齐摆在他办公室，路遥傻眼了！再三追问下，才得知，这三千册，是曹谷溪亲自到新华书店，自掏腰包买下的，为的是不耽搁《路遥小说选》的顺利出版。

据谷溪的外甥、诗人杨岸回忆：第二年开春书出了，他用三轮车将三千五百册《路遥小说选》从书店运回舅舅的办公室。随后舅舅又帮他买了一个架子车，改装成一个“流动售书车”。当时的延安，还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市，他推着小板车走街串巷，但买书的人很少。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他对舅舅说：“你实在不该把路遥的书买下这么多，今天书店又来催款……”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舅舅便发火了：

“像吃了后悔药似的，哪像个男子汉！赔了，市场沟还有五孔窑洞哩！”难怪路遥在他最后的日子曾对陪护他的航宇说，“曹谷溪是好人，热心肠，大善人，对朋友兄弟再不能了。”

今年春节我去拜见他，他说现在社会上传言“曹谷溪是路遥的老师”这种话，其实“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不是师生关系，路遥是我一生的挚友。”随后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母鸡也不可能将一块“鹅卵石”孵成小鸡。“路遥是感知和创作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当年，在我创办的《山花》上，我鼓励路遥写作，也开始了我们的文学之旅。”

他重情重义，从轮椅上背起史铁生向黄河滩走去。

一九八四年，作家史铁生在省作协领导和曹谷溪、路遥的帮助下，回了一次陕北，到他插队的地方看了看。在陕北期间，曹谷溪陪他回了一次关家庄，到青化砭青化寺拜见了得道高人吴青云，去了一趟南泥湾，看了一次壶口瀑布。在关家庄，史铁生见到了当年插队时与他一起劳作的父老乡亲，开心地与老乡回忆着往事，亲切地拉着家常。在青化砭，史铁生与百

清 涧 河

岁老人吴青云谈人生悟人道。在南泥湾，史铁生亲眼见证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的绿水青山。在黄河壶口瀑布，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下肢残疾的史铁生不能到黄河滩地上，此刻陪同他的曹谷溪二话不说，从轮椅上背起史铁生，朝着壶口瀑布黄河滩走去。史铁生激动地说，他是第一个亲临黄河滩看壶口瀑布的残疾人，真切看到黄河在壶口瀑布十里龙槽纵身一跃震撼而磅礴的气势。

一九九八年四月，正在北京出差的曹谷溪听说史铁生病重，约了朋友黑明去探望史铁生。曹谷溪紧握着史铁生的手，东山上西山下地拉着延安的事、关家庄的事。临别时，他掏出两千元钱放到史铁生的床头，但被铁生夫人陈希米看到后反复推辞。此刻，史铁生却笑笑地对妻子说：“那是曹谷溪的心，而不是钱的事，收下吧。”

他是陕北文学的一面旗帜，一辈子营务了一茬叫文学的庄稼。

诗人尚飞鹏说：“曹谷溪是陕北文学的一面旗帜。”陕北这块土地上，人们称他为文学青年的梯子，陕北多少作家、诗人在他的扶持鼓励下，步入中国文坛，如一颗颗文学的新星冉

冉升起。在陕北黄土坡的文学百花苑里，曹谷溪就是一位辛勤的老园丁。

“曹老师只要发现你是一棵好苗苗，总会细心呵护，精心培育，待以成长”，文学青年孙文芳如是说。在延安市场沟一处向阳山坡，坐落几孔窑洞，不大的院落里种植两棵梧桐树，谷溪先生称之为“梧桐园”。也许有“栽下梧桐树迎来金凤凰”的寓意，“梧桐园”成为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文人墨客的集聚地。

一九八二年五月，陕西省委在延安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省文化、艺术、演艺界的领导及著名作家、艺术家齐聚延安。五月十日，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把饭“派”到了曹谷溪的梧桐园。主食是荞面饸饹熬羊肉，还喝了甘泉县酿制的“美水酒”。上午安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肖云儒、胡小海；下午安排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没有餐桌，他在院子里将一块四米长、六十公分宽的楼板支起来，上面铺一块塑料布，变成了“餐桌”。那一天的梧桐园，像“过事”一样热闹，“文学陕军”的阵容齐聚梧桐园，对

于中国文艺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

他在延安市场沟梧桐园有五孔窑洞，其中两孔是专门留给作者来延安改稿时住的，有不少文学青年曾在窑洞里住过。作家路遥、海波是梧桐园的常客，来到这里他们总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人霍竹山说，有一年他带着儿子一次就住了一个多月，其间谷溪先生帮他修改一部信天游长篇叙事诗《红头巾飘过沙梁梁》。诗人觅程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如此翻来覆去，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有一次，曹谷溪到延川出差，找到觅程，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觅程慷慨激昂的诗句，经他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从此，觅程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他是我的人生导师，让我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那年，我高考再度败北，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低落的情绪，与祖父来到延安拜见他。虽然之前我们之间有书信往来，但真正见面时，我心里莫名地有一些紧张。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大名人，没想到见到时才发现他是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还不

时地对我问这问那的。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下班回来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就知道你考不好，高考之前心还不能静下来，整天心猿意马地想着其他事，哪能考好？”这句略带责备和训斥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可正当我还沉浸在批评和责备中时，他又换了一种语气和口吻说，现在社会就业面很宽，只要你用心干事，认真干事，不断学习，一定会有一碗饭吃的。接着 he 继续说：“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当你受伤后，独自一个人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用舌头舔干伤口的血，而后走向广场振臂高呼，我是男人，我坚强。”

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只要他来西安办事或出差，都会抽时间来学校看我。有一次，他与我谈了很多有关文学、事业、做人的话题。他对我说：“娃娃，我出门四十多年的经验是，凡事必须自己用心去做，不要幻想，不要有依赖思想，更不要投机取巧，因为世上没有救世主，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现在每当我在生活 and 工作中遇到困难和不顺时，我都会静下心来，仔细回想、琢磨这些话语，他的言传身教犹如生命的强音在我的耳畔回荡，不断地提醒

我如何做人做事。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如果我那年不去延安见他，也许今天的我也和我的父辈一样，也和我们村那些未走出山村的同伴一样，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我行走社会多年后，才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关爱、呵护之情，他像父亲一样对我有过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他对我的恨铁之意，才让今天的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过上了较为幸福的日子。记得有一次，他为别人写一篇文章，写了两天改了三天。当他把文章交出时，对我说：“写文章很难，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作品就更难！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创新，必须标新立异，说别人没有说的话，讲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有一次，我去虎头园家中拜访他，当时家里人很多，有请他写序的，有求他修改文章的，有向他索要书籍的，也有向他求字的。他看到我便说：“光

辉，来，给你也写一幅字。”我说：“好。”于是，他提笔给我写了一幅“知天外有天，求天下有我”的条幅。大爱无言，寸草能语。在他严父无言的大爱中，我慢慢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他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给了我做人的底气；他的认真与执着，教会我如何做事和如何处世。他就像一棵大树，在他的庇荫下，我自由享受着春暖花开的日子，沐浴着爱的阳光，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曹谷溪老先生，依然整天忙碌着整理各种资料，笔耕不辍，记忆力惊人，对自己曾经读过的书和写过的文章，几乎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此刻，我深深地体味到作家陈泽顺对他的评价：“谷溪是用心写诗的诗人，用心做人做事做文章的作家。”他是高原的儿子，以大山的情怀奉献着自己。

武勇的父亲

◇高琳

先说点家史。曾祖父曾是子洲县水地湾乡的大财主，是文秀才，擅书法，是法院的陪审员。民国二十四年，即公元一九三五年，曾祖父从水地湾乡的小理河畔躲到了深山区。无奈祖父不事躬耕，赌博成性，躲到深山也没能守住家业。父亲是独生子，十三岁担起了家，也担起了他刚毅而武勇的一生。

父亲小时候和同伴打了架，祖父胆小怕事，非但不撑腰，回家还要给父亲一顿暴打。再遇同伴挑衅，父亲恨从心起，打他个人仰马翻，鼻血直流，真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父亲在骨子里，渐渐形成“无事不惹事，

有事不怕事”的秉性。

面对乡村政治的天然规则，父亲无从改变，唯有顺应。父亲挥着与他的年龄极不相适的老镢头开荒种地，赶着毛驴拉炭驮水，跟着二祖父赶着牲口去上百里地驮瓷。父亲深刻意识到：不走正道就是自取灭亡。他从小凭着苦力发愤图强，旨在改变穷困弱勢的局面。

父亲只念过两年冬书，天资聪颖，心算超群。赶集上会买卖牲畜和粮食，父亲掐指一算，就能脱口报出数字。我的笔算速度从来没有超过父亲的心算水平。父亲抱一抱羊，就能估出能杀多少斤肉，误差与实测超不过半斤。

清 涧 河

一个冬天，我还在读小学，父亲用时四十五天，打通了村上朝天渠坝深二十五丈、宽四尺、高五尺多的排洪洞。我提着一个黑色瓷罐给父亲送午饭，看见父亲额头上挂着一盏灯，深弯着腰，用镢子挖，每一镢头下去，都能看到炸起的火花。村里一位婶子说：“你挣得打银镢头呀。”其实父亲挣的每个工分只能换两角钱，相当于一天的三合高粱。

父亲不怕吃苦，怕的是家里断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青黄不接，村里的大苦都让父亲一个人受了，我们的任务，唯有学习。父亲总是说：“学到脑子里的本事谁也抢不走。”

父亲崇尚文化，望我们兄妹四人以文化立足，供书念字，从未犹豫。没有学费，向邻居借，卖猪卖羊卖粮食，凭着为父的本能认为，读书与我们总归是有益的事。父亲看重榜样力量的带动，长兄是全县第一个考上省城名牌大学的人，当广播传来这个消息，在八十年代的陕北农村，那份喜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传说而不是一个目标。父亲以朴素的理想激励我们，以长兄为榜样，公家已经为长兄修起了“高楼大厦”，我们也应该为

吃上白面馍而努力奋斗。更重要的是，父亲为孩子们指出了正确的人生方向：读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父亲的一生也是中国社巨变的一个缩影。农业合作社期间，父亲当过大队长，打坝修路，操作农田机械，样样是行家。生产队有一头用来犁地的骡子，只有父亲能驯服住它。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眼光独到，头脑灵活，承包土地，科学种田，引进新品种沙打旺，种黑豆，种高粱，成为引领村民致富的带头人。梦想的力量荡气回肠。

父亲乃普通百姓，诸多朴素情怀，于今想起，已不能一一谈及，惭愧之情由然。

父亲人生的上半场，是靠力气挣钱养家，除了种地打粮，还给人看过工地、给煤矿做过饭、赶着戏场卖过羊肉面、当经纪人说和过生意、开过小卖部……他变着法儿挣钱供儿女们读书的决心，似乎从未动摇过。

父亲人生的下半场，靠的是他骨子里的英雄梦想。父亲说他也见过大世面，小时候见过家里有两缸响洋，见过祖父一夜间输掉十石黑豆。等我们兄弟姐妹都踏入公家门，父亲的终

极梦想实现了，便义无反顾地要离开农村，跨入城市。

父亲背着母亲卖掉老家的三孔砖窑，甚至卖掉一把磨得锃亮的老镢头，父亲执意离开农村的决心打得铁硬，不由分说。父亲五十七岁时来到榆林城，成为跟随子女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

父亲看准在二道街农贸市场卖水粉条，当时在老家存放着几大缸土豆淀粉，可惜，父亲的英雄梦想没有得到子女的支持。退而求其次，父亲给自己置办了一辆三轮车，卖点针头线脑等小零碎。父亲不问收获是假，精于算计是真。那个流动摊的生意，让父亲的生活丰盈自足，还在城里赚了个生活小圈子，赚了个天天有猪头肉吃，天天不缺小酒喝。父亲乐此不疲。

父亲对我的几个小舅视如己出，四舅结婚，父亲倾囊而出，出钱出粮，概不含糊。父亲曾领着大叔和三爸走过南路，张罗了每个兄弟的婚事，给侄子外甥出谋划策，提领掌智，引领他们在榆林城里站稳脚跟。父亲七十岁时，独自坐摩托车去过横山党岔给侄子说媳妇，成全了侄子的婚事。他古道热肠，说话有威望，先后在老家

周边的十里八乡，还有榆林城里说成过二十多门亲事。这些，不也是他给子孙后代积德积福？

父亲年轻时脾气大，人也硬气，用母亲的原话说，父亲心好着了，就是性格有点“勇”。我的记忆中，父亲有勇更有谋，常说：“凡事要看个长远，不能只看到脚梁面。”父亲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即便是有困难也都有解决办法。父亲送我上大学途中，车坏在延安的瓦窑堡附近。父亲见我沮丧，说：“遇事不要怕，慢慢等，总会有办法的。”父亲站在公路边，见车就挡，最后终于挡住一辆拉煤车。

从某一刻开始，父亲变成了性情温良的男人，他的脸上洋溢着温馨。这温馨，藏在父亲所述的寻常日子里，也许是含在老父亲临终前一瞬的目光中，也许是深藏在老父亲变了形的嘴角上，也许也只是我们给父亲争光亮气内心的一丝欣慰。有时候，那种温馨是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感伤中体现。

父亲毕生对兄弟姊妹和外甥侄子都经得起天地考量，唯独对曾远嫁山西的姐姐有过愧疚。他说过，要是能想办法把姐姐一家周调回榆林，那他就心安了。父亲牵挂的姐姐后来举家生活在榆

林，成了给父亲养口体的女儿。

父亲年老不服老，任性自我。小弟说：“不要骑电动车，别人家的老父亲都坐着小板凳晒太阳呢。”父亲回道：

“你们都开上车了，我开个三轮车都不行？”长兄劝他：“开电动车也可以，要慢一点，咱又不赶路。”他说：

“开得慢哪有什么意思？”父亲有电动车、代步车、手推轮椅、电动轮椅，骑电动车最远去过南门口，去过苏庄则。公交车司机拍过父亲的骑车视频，让家属管理好老人，父亲听后很生气，说他心中有数。

父亲终归还是败给了岁月。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父亲捆下个大乱子，他骑电动车摔了一次大跤，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和昏迷了二十天。在子女轮流不舍探班的呼唤中，父亲醒过来了，高老成了医学奇迹。天佑父亲，我们兄妹喜极而泣。此后，父亲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坐在轮椅上。

姐姐对父亲的贴心服侍，让父亲看起来依旧干净、清爽、乐观，总是笑口常开。父亲最爱夸的是孙辈，个个学业有成，名校深造，有的走向名校

或省厅，有的考上公务员或人民教师，都成了父亲眼里吃公家饭的人。父亲的内心是知足而富有的。我们兄弟姐妹获得这么长久而又深感欣慰的回报，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多么大的福报。

等父亲元气耗尽之时，他开始不会翻身，不会说话，不再脱纸尿裤，不再拔管子，甚至不会咽饭，那一刻我才惊觉，那位刚毅而武勇的硬汉子父亲不见了。对那时候的父亲而言，似乎去个洗手间、动个手指头、抬个眼皮都是耗费心力的事。

父亲，他为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而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当父亲年老体弱，日日衰老甚至直面死亡时，我们才体悟到，我们该让父亲的日子过得和生活一样，该让父亲的生活过得确定和日子不一样。

父亲享年八十三岁。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初七，中午十二时五十分，父亲在全家人的守护中，缓缓停止了呼吸。父亲从容而安详地与他最爱的家人、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了。

中秋节的记忆

◇赵润利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是唐代诗人王建在《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一诗中的诗句。意思是：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地上好像铺上一层霜雪那样白，树上的鸦雀停止聒噪，进入了梦乡。

王建的唐诗很美。他用形象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描写了他眼前的中秋节月夜，并且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月明人远情思深长的意境。“暮云收尽益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又是北宋诗人苏轼描写中秋节的诗词。

这些唐诗宋词都是小学课本里的

内容，也是流传千古的美文。这一切充分说明，中秋节在中国人心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即中秋佳节，也是亲人们相聚团圆、情长思深的节日。

中秋节在我的人生和记忆中，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有句歌词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的生日是一九五五年农历八月十六，这一天正好是阳历的十月一日，也就是国庆节。所以我一生都在为我的生日而骄傲、快乐并觉得幸运。童年的记忆里，每年的中秋节前后便是我们家幸福热闹的日子，我自然成了家里的中心人物。

中秋节的必备食品是月饼，家乡

人把月饼叫“饽馅”，用来敬献给月亮。小时候，我们吃到的月饼主要是自己家做的土月饼，也有买来的和亲戚邻居家送来的。玉家河镇子上有个专门卖月饼的老头儿，这老人家又黑又瘦，但是他做的月饼却是如雪花一样漂亮，人人喜欢，家家购买。那月饼八毛钱一个，太贵了。父亲和母亲只能咬咬牙，买上几个，为的是中秋节“献月”或者“行门户”（送给重要的亲戚）。

我们自己家吃的饽馅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好吃又实惠。母亲做饽馅分了几个档次，小孩和老人吃的饽馅要好一点，送给左邻右舍的饽馅也要好一点。好一点的饽馅主要是它的馅好，普通的饽馅它的馅料是枣泥，好一点的饽馅馅料是用砂糖、核桃仁、杏仁等做的。大人们吃的饽馅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枣泥和红豆做的，另外一种是用枣和粳面做的。粳面，是将炒熟了的谷糠拌成渣，晾干后磨成面，可直接食用，主要是用来抗饥荒的。村里许多人家都做这种馅儿的饽馅。中秋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学生娃娃的干粮就靠这个。孩子们上学路远，一整天回不了家，拿几个饽馅当干粮，中午到校园附近的山沟里摘些野果子，

喝点山泉水，就当中午饭了。

月饼是中秋节的核心美食和文化标志，也是餐桌和供桌上的亮点，但不是农历八月十五那天的主食。中秋节是个大节，关系着每个村民的福祉。那时候，我们村村主任是个老党员，曾经当过兵，群众观念很强，特别重视村上的公益事业。每年中秋节，他都主持在村里杀一头猪，为的是让村民们过好这个节。那个年月的农村人，一年也就吃一两次荤的，中秋节要是能吃到猪肉，那就太令人兴奋了。过完年我们就开始念叨开了，农历八月十三，生产队让人把一口大肥猪赶到饲养场，关起来。这时候，我和润美便争先恐后地跑回去报告母亲，“今年肯定要‘领牲’的。”（领牲，传统习俗中用杀牲祭告神灵的一种说法。）

八月十四下午，我们一群小伙伴围在饲养场院里的老枣树下围观杀猪，等待分牲。村主任坐在一个土台子上，他是高高在上的总指挥，大家都得听他的。一个长胡子老头是屠夫，还有三个光脊背壮汉是打下手的。我们围观，狗、猫、鸡和树上的麻雀也来凑热闹。农村人干这些活儿很利索，费时费力的是他们必须把一头大肥猪分

割成四十八份，因为我们村有大大小小四十八户人家，须给每家分一份。这时候，光头老会计就出现了，他是全村一百三十多口人的“大管家”，中师毕业，也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他早就把每一家该分到的猪肉算好了，他念一家，称台上给称一份。念到我们家了，我赶快冲过去把手里的碗递给称台上的人。我们家分到二斤三两有肥有瘦的新鲜猪肉，我高兴极了。

拿回猪肉后，母亲很高兴，还说下午她要到自留地拔几个白萝卜，准备饺子馅。这时候，我还提出要到对面坡的苹果树上摘苹果，还要把那个大西瓜摘回来。母亲说：“西瓜让润海去摘。”地里仅仅留一个像样的西瓜了，就为留给八月十五献月，她担心我和润美力气小，弄不好把西瓜掉到沟里了。

八月十五早晨，母亲会给我做一碗面条，因为第二天是我的生日，这碗长寿面里包含着家人给我的祝福和爱。面条上浇了肉臊子，还是肥肉做的臊子，我当然会给润美也分一半面条。面条吃不饱，没关系，月饼管饱吃。那天的午饭是饺子，和大年初一的饺子一样，甚至更香。全家人吃得

那叫一个香啊！吃完了午饭就等天黑，因为天黑了我们好献月，拜月。我积极献月的目的就是想吃月亮“吃”剩的那个西瓜。

当然了，中秋节的核心文化与月亮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是一样的，即团圆。

童年时，我对“团圆”二字的理解与今不同。我的父亲自幼读书，后来参加赤卫队，也寻找过游击队，再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春天，父亲在清涧县一个水库工地的劳动现场因公而亡，年仅三十六岁。爷爷奶奶就我父亲这一个儿子，也都去世得早。没有了父亲，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就依靠母亲抚养，所以我小的时候总是心里不踏实，没底气，缺乏安全感。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团圆，我反倒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内心空虚寂寞并总隐隐担忧着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外婆还有哥哥姐姐们便格外地关心我，可他们这特意的关心反倒使我眼泪汪汪。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进入少年时代之后，由于我的温和谦让，加之学习成绩不错，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打成了一片。我们家的窑洞大，和我同龄的两个小男孩经常住在我家，

每天晚上他们的妈妈只是隔着院墙问我母亲，她家的孩子在不？母亲应声：

“写完作业挤在一起睡了。”就是中秋节我们也在一起，我们交换着吃月饼，我们一起躺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仰望星空，观赏明月。传统佳节使我感受着快乐，小伙伴们的陪伴也给我带来了温暖和爱。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外婆晚年时一直住在我们家，这让全家人深感幸福。一九四九年外爷去世，外爷外婆共育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勤勤恳恳工作，根本没时间回老家和外婆团圆过节，外婆年年盼月月盼，一辈子也没盼到。我记得，一九七二年舅父一家回老家陪外婆过年，七十多岁的外婆高兴得忙前忙后，像小孩似的。可是腊月二十五，四川省委转来中央的命令，要舅父到云南侦破一个很大的案子。可怜的外婆一夜未眠，指挥母亲和我们准备些红枣、南瓜子、小米等家乡土特产。第二天，外婆掂着“三寸金莲”步行七八里山路送儿子挤上一辆拉货大卡车。舅父走后，我扶着外婆往回走，一路上外婆老泪纵横，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再也见不着了！

小时候，我们家是六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在外婆和母亲的主导下，我们家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邻居的几个老奶奶都是外婆的好朋友。清闲的时候，老人们在自家小院里的老枣树下围坐在一起，聊着天，说说笑笑，干着各自手中的活儿。外婆盘腿坐在纺车前，她的膝盖就是我的枕头。我和小伙伴们挤在外婆和老奶奶们膝下，听老人们讲故事说古今，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红军东征等故事都是外婆讲给我的。那时候，我们家总像个小小的公共娱乐场所，红火热闹。后来我才明白，是聪明的母亲导演着我们红火热闹的每一天，为的就是让外婆和我们不孤单。

起初我们是六口之家，加上外婆也就七口人。母亲很要强，在我父亲去世二十个月的时候，母亲就给刚满十八岁的大哥润清成了家。大哥结婚后的第二年，母亲就抱上了孙子。后来，在母亲的操持下，我的姐姐、三哥、四哥也都成了家。二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们家由父亲去世时的一个六口之家发展成五个家庭。在母亲六十岁的时候，孙子外孙子就有十几个。每每过节，母亲看到这么多亲人围在身边，

总要高兴地抹着眼泪感慨：“中秋节是团圆节，人多了，团圆就更有意义！”晚年的母亲儿孙满堂，她曾对我说：“你爷爷当年常说‘人多不算穷’，真是这样！”那年中秋节，已经退休的三舅舅回老家看我母亲，三舅舅看到我母亲四世同堂，家族人丁兴旺，子女们都能干孝顺，三舅舅感慨地对我母亲说：“你比我强！你为咱妈养老送终。你儿女成行，里里外外二三十口子人，真不简单噢！”那年的中秋节，是母亲操劳一生终获圆满并获得赞美的时节，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团圆节。

中秋节，亦称团圆节。这一天讲究亲人们在一起相聚，但是这是人们根据月亮的圆与美产生了寄托亲情团圆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客观上，“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外婆和我母亲晚年的时候曾有个想法，希望以外婆为核心的一大家人能团聚陕北老家，一起吃个团圆饭，照一张全家福。我对外婆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家在四川，一家在甘肃，一家在云南。而且他们三家的子女大都成家，各奔东西，在全国各地。”外婆听我这么说很失望，还有点生气。外婆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铺了两张报纸，把她收藏的儿孙们的照片摆在报纸上，我帮外婆找来相框，但是根本放不下。由此可见老人梦想团圆的心思有多重，这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秋佳节的现实意义。

如此，我便更能读懂苏轼词中的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意义了。

乡间蝎事

◇白耀文

在我的故乡，蝎子是寻常可见的昆虫。

乡下人对蝎子的惧怕，几乎与生俱来。这种恶物，多足，一般都是昼伏夜出，如鬼魅一般，行踪诡谲不定，爬行极快。从田间地头到院落屋舍，到处都有它的踪影。它举着两只钳子般的大螯，凶恶强悍，虎虎生风。它就如一只平放的琵琶，身体纹路清晰可辨，背上的硬皮凹凸不平，透明泛黄的肚子里装满了毒汁。最令人惊悸的是，那条粗壮有力的毒尾巴，一节一节连接而成，曲弯却灵活自如，末端带着一根尖利的毒刺。看上一眼，都令人胆寒不已。

时隔二十余载，每每忆及少年时代的种种遭际，尤其是那些让人害怕的经历，无不和蛇、蝎密切相关。譬如那长虫，嘴里吐着黏糊糊的信子，念着咒语一般，扭着弯曲的身体，让人不寒而栗。而蝎子，由于体形小，不易被发现，因此往往与人类如影随形，蜇人的事经常发生。那种惧怕，就仿佛深夜回家，凉嗖嗖的风紧贴着

后背吹来，就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身后跟着一只厉鬼，令人头皮发麻，双腿打颤。可以说，鬼魅、蛇、蝎几乎是我年少时全部的惊悚和恐惧所在。

—

对蝎子最初的记忆，来自于第一次被蛰伤的经历。大约是八九岁的样子，一个溽热的夏夜，在老家的土窑洞里，奶奶拽着长长的灯绳熄掉了灯。祖孙俩说了几句话，睡意袭来，我沉沉睡去。凌晨时分，睡意正酣的我先是觉得脚后跟被针扎了一下，也没觉得有多疼。我疑心是奶奶做针线时将针掉落在被褥上，没有理会。过了好大一阵子，我的胳膊中间又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我“噌”地一下坐起来，情急之下告诉奶奶：有针扎我！黑暗中，奶奶摸索着灯绳，昏暗的灯光下，一只拇指大的家伙正疾速往炕沿边爬去，企图逃跑。奶奶随手拿起笤帚把儿按了上去……

片刻的工夫，我的右胳膊开始红

肿，胳膊里像是着了火一般，剧烈的疼痛感在体内横冲直撞，一波接着一波袭来。我的额头上不断有汗水渗出来，在炕上翻腾打滚。奶奶叹着气说，云里的阳婆洞里的风，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娃呀，你不要哭，奶奶知道你疼，要是奶奶能替你疼就好了……

那个夜晚，漫长如一个世纪。睡意被彻底驱走，我的世界里盛满了深深浅浅的疼痛。窗棂外泛出青白相间的颜色，终于捱到耳边传来鸡叫声。奶奶披了衣服，“噤噤噤”地跑去前院的婶子家，讨要了一块仙人掌回来，急火火碾成糊状的膏子，敷在我的胳膊上。整整两天，被蛰伤的胳膊麻木不堪，轻轻一碰，就如电击一般。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着我去地里干活儿。下地的路上，偏偏遇到了我极不愿意碰到的一位老师。得知情况后，他扬了扬头，说了一个这样的常识：“人家都说被疙撩子（指蝎子）蛰了有杀毒的功效，对身体有好处，和被电击的道理是一样的……”后面再说了什么，我确乎已经忘记。我至今都记得他那副尖尖的下巴，和那不无卖弄的表情。

二

在我的家乡，除了厚厚的黄土还是厚厚的黄土。蝎子有冬眠的习性，不知什么原因，只要不在休眠期，遭遇到蝎子是概率极高的事件。我不知

道为什么造物主偏偏选中了蝎子与人类搅在一起？这种鬼东西，抓不尽，杀不绝，让人苦不堪言却又无计可施。自从被蝎子蛰过，我将其视为仇敌——见一只打一只，见两只灭一双。

某个午后，我和弟弟在家读书习字，耳边不时有“噌噌噌”的声音传来，打乱了我们的思绪。一番寻觅之后，我们将目光锁定在一只带盖的搪瓷盆子上。那是父亲单位给发的福利，红底色上有好看的牡丹花，很是精致。我们打开盖着半边的盆子，顿时傻了眼：三只成年的蝎子，争先恐后想往盆外爬。那一刻，我看到，三只蝎子幻化成一盆密密麻麻的蝎子，我像是瞬间患上了密集恐惧症。满怀的愤怒。我俩一通手忙脚乱，拿着笔尖，将它们一一“处决”。残忍，决绝，没有丝毫的妥协。

乡村的孩子，没有现成的玩具，但他们也会有独属于农家孩子的娱乐方式，比如滚铁环、玩洋火枪、打弹弓等。一个午后，我带着邻家弟弟到处找石头，用来打弹弓。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我们发现了不少小石头，一下子如获至宝。弟弟发现了一块赭色石头下有几个小石子儿，不料刚搬起来石头，就被蝎子蛰了。八九岁的孩子，撕心裂肺般“妈妈呀、大大呀”地乱叫，泪蛋子啪啪往下掉。我一脚踩扁那鬼东西，拖着他，飞也似的往家里奔。送到他们家门口，我担心被

婶婶骂，悄悄地掩门而去。

蝎子见得多了，我们开始变着花样玩耍。最惯常的玩儿法是，我们捕捉了蝎子，用木棍斩除了它的尾巴，拿在手里把玩。手心里握着蝎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的举动，往往让女孩子们大惊失色，魂飞魄散。玩儿腻了，干脆就把蝎子扔了喂鸡。掐掉了尾巴，蝎子威武不再，我想它们一定生出了英雄迟暮或者穷途末路的凄凉感。

三

夏日，夜薄如翼，清凉如水。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在灯下端着饭碗闲聊、消暑。小孩子们早早放下碗筷，打着手电筒在院子里找寻蝎子的身影，往往屡试不爽。

蝎子们是出来活动、觅食的。它们往往形单影只，急火火地分头行动。我们拿着两支筷子长短的小木棍，瞪大了眼睛搜索。一旦发现蝎子的踪影，就大声呼叫，兴奋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们把蝎子夹起来，扔到罐头瓶子里，个把小时就能捕获三五只。

这个时候，壁虎也在墙壁上寻寻觅觅。在乡间，相传壁虎有捕食蝎子的本领，被奉为“蝎虎”。我是将壁虎视作英雄的。蝎子那般凶巴巴的恶物，满身硬壳，壁虎是怎么将张牙舞

爪的对手降伏、又是怎么张口吃下的？可惜，我没有亲眼看见过。

逮着的蝎子，就任由它们在瓶子里自生自灭。蝎子喜欢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生存。现在，它们暴露在透明的瓶子里，阳光炙烤着这些有几分可怜的家伙。几天之后，它们的身体变成暗红的颜色。逃生的本能驱使着它们上下求索。它们企图逃离那该死的瓶子。它们爬上寸把的距离，滑下去，再爬，再滑……奇怪的是，蝎子这东西天生命硬，在空无一物的瓶子里，往往能熬上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人能够知道，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它们的心境如何糟糕，情绪怎么崩溃，脾气会暴躁成什么样子，耐心会被折磨到什么程度。反正最后，它们在强大的时间面前都死去了，四仰八叉，无一例外。

四

在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值得炫耀的事情，也和蝎子有关。

我家搬到新修的窑洞后不久，一个夏夜，我独自睡在家里的大床上。睡梦之中，只听得“吧嗒”一声，一个什么东西掉在被子上。我的第一反应：是蝎子！立时怒火中烧的我，像是彻底失去了理智的疯子，横着心抓起蝎子，咬着牙，两手捏、掐、撕、扯，

直到觉得差不多了，才恶狠狠地把那些碎片扔到地上！

那个晚上，睡梦中的我，一直都在咬牙切齿地和蝎子大战，不知有多少个回合。次日清晨，地上果然胡乱扔着一只被撕碎的蝎子。

日后，当我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伙伴们讲述我如何将那只蝎子尾巴掐掉，如何将其撕成碎片弃置地上，然后酣然大睡的情形。可惜的是，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竟然很少有人相信。大家的理由是，大白天徒手捉一只蝎子都不敢，何况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夜晚也就罢了，竟然还是在睡梦之中。这真的令人沮丧。后来，我在一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论述：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是的，掩盖事实的往往是大多数人。

五

在乡下的日子，蝎子成了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人们甚至警告小孩，不得直呼“蝎子”的名字，而代之以“那东西”。我们在不得不承受着无所不在的骚扰，白天打蝎子，晚上防蝎子。拣柴禾时，看了又看，瞧了又瞧；睡觉之前，将被褥抖了又抖，扫了又扫，生怕被恶物所伤。

我喜欢的是，乡间蓝天白云下面

那些静默的动物或者植物，比如一株车前草、一群羊、一只蝴蝶。这些小生命，无害或者至少不会对人构成威胁。而蝎子，像是梦魇一般纠缠着我，挥不去，赶不走，灭不尽。

我在梦里都盼望着，能逃脱那个生我养我却又蝎子成精的地方。

这些年，我在城里成家立业。我人模狗样般混迹在人群中，奔波，忙碌。酷似围着磨盘打转的驴子，走着走着就窘态百出，迷失了自己。一年中，总有几次回家祭祖或者走走看看，我看到的是撂荒的土地和院落疯长的野草，只是很少再见到蝎子。不见了蝎子，心里竟然生出失落的感觉来。我听到邻居们说，他们打着专用的捕蝎灯，上山下洼，整夜整夜捕捉蝎子，换取零钱，贴补家用。那灯我见过，只要灯光一照，蝎子就会变成绿莹莹的颜色，现出原形的蝎子极其显眼。我听闻，邻村的一位年过六旬的留守老人，因为夜里捉蝎子，掉到了雨水冲刷形成的深沟里，人们发现时，已经是第三天……

我终究还是选择了逃离。

从乡间到城里，从黄土单调的颜色中逃离到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所在。我知道，这种逃离，带有背叛母土的性质。记忆深处那些被我斩杀的蝎子，让我心生懊悔。我在想，无论如何，它们身体和灵魂都属于自己，它们始终是硬气、威武、不屈的英雄。

秀延河畔的早市

◇肖 红



为了逛早市，我常常早起，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

天刚蒙蒙亮，秀延河畔的早市摊位就陆续被摆满。水果新鲜又便宜，苹果、梨、香蕉四季常有；西瓜、羊角瓜、甜瓜也不只在夏季露面；削过皮的菠萝，黄黄的果肉水津津的，让人垂涎欲滴；蔬菜摊位上的青菜，有着满目的绿色，但绿的深浅浓淡却不同。

萝卜有好几种，红萝卜、黄萝卜、白萝卜，还有圆萝卜。紫色的茄子，黄色的玉米，每一个摊位都堆得满满当当，一家挨着一家，排得长长的，酷似一条彩龙。摊主朴实厚道，韭菜、水葱一类的小料，洗择得干干净净，用细小的绳儿扎成一小捆，通通作为赠品被摊主送给买家。

有一次，我买了一块钱的油菜，扫码后忘记拿菜，转了一圈方才记起，等我再返回到油菜摊位，摊主正翘首张望。当我走到跟前，这位六十岁左右的大嫂赶紧递上油菜，说：“啊呀，我不晓得你走了没，本来菜卖完了，准备起身回家，幸亏我等了等，你正好来啦！”多么纯朴的话语，看着新鲜发亮的油菜，我不禁愧疚起来，是自己的多忘耽误了忙碌的大嫂。

早市上，摊主等买家返回取落下的菜，或者买家返回去将忘记扫码的钱再扫上，诸如此类的小事时有发生。不管是摊主还是买家，都客客气气，没有丝毫的怨言。这里的早点摊也颇能满足来来往往的人们，油条、豆腐脑、豆浆、包子等等小食色正味香，物美

价廉，再加上摊主颇具诱惑力的叫卖声，回头客接连不断。

早市的熟食区同样很热闹，荤的、素的各種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在众多的本地美食中，我最爱吃的是黄米面做成的摊黄儿。那天早上，我和队友打完球又来到早市，老远就看见刚出鏊儿的黄煎。黄煎被老板折叠成半圆形，挨个儿躺在用细细的高粱秆匝成的方匾上，一股股黄米的香味沁人心脾。我俩相视一笑，径直走向黄煎摊。相处多年，我和朋友诸如此类的心有灵犀已经很多了。摊黄煎的女人和我们年龄相仿，黝黑的皮肤，整齐的牙齿，额头的皱纹像平躺的“川”字，花白又略显油腻的头发，扎成一束垂在脑后。她热情地招呼我俩，挑了最热的黄煎，裹上塑料袋递到我俩手中。

对于这个黄煎摊位，我俩是老顾客。也许是一小时的运动消耗了体力，我和朋友顾不了形象，“哑巴哑巴”地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我俩的吃相太诱人，又恰逢广场舞结束，衣着华丽、打扮时尚的舞者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黄煎摊位顿时又红火起来。我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将后来者让到前面等待出鏊的热黄煎。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吃，手中的黄煎也就剩下半截，瞅瞅周围的食客，一个个正吃得香。当我再一口下去时，发现软软的黄煎里好像有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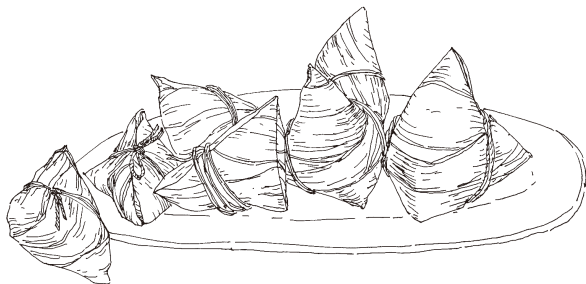
丝一般的东西，赶紧背转身细看，竟是一根白头发。此刻，我咬在口里的东西怎么也咽不下去。吐出来？我怕食欲正浓的人们看见。倘若他们问原因，我该怎么回答呢？再看一眼露出大半截油腻腻的白头发，我的胃里突然翻腾起来，吃进去的好像都要涌回口腔。吐？咽？咽？吐？扭头看看摊黄煎的女人，她正忙得不可开交，舀糊，上鏊，盖盖儿，面对围了一圈的客人，历经沧桑的脸上满是笑容。我想了想，一个黄煎卖两元，对这个女人而言，这两块钱来之不易呀！

黄土地里耕耘的农人们，即使遇上风调雨顺多收那么三五斗，也未必就能多收三五块钱，我怎忍心只为一根白头发就将一个生意还算红火的小小黄煎摊弄丢呢？于是我抿紧双唇，用力将嘴里的黏团通通咽下去，并迅速抽出那根白头发偷偷扔了，将手中的半截黄煎抬得老高，若无其事一脸昂扬地加入食客当中。

第二天清晨，早市上一如既往的热闹，来去的人们熙熙攘攘，摊主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令人欣喜的是黄煎摊位上似乎比昨天更热闹，引人注目的是，女摊主头上戴着的那一顶浅蓝色卫生帽，将花白的头发严严实实地裹在了里面。我又买了热腾腾的黄煎，一边吃一边继续逛早市。

端午的粽子

◇武 洁



端午节前一天，远嫁的我收到了从陕北老家寄来的粽子，打开箱子，香喷喷的味道飘进鼻腔，久违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小时候，一到五月仲夏，我就盼着端午早点儿来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我们家是传统家庭，妈妈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及民间习俗一向很重视，用她的话说，虽然给不了我们富裕的物质生活，至少当我们回忆起童年是无比幸福的。因此，即使妈妈在平日里很是节俭，可一到端午节，她必定是要给家人包粽子吃的。

包粽子的前一天，妈妈就要泡上粽叶、糯米和红枣。在这期间妈妈会时不时地去看看水中的糯米，我觉得奇

怪，就问她，这米为什么要泡呢？她说，用泡过的米煮出来的粽子才不会夹生，夹生饭是会伤肠胃的，但是也不能泡的时间太长，那样煮出的粽子太糯，也不好吃。

说来也怪，那时我们姐弟仨的年龄都不大，看起来都是精瘦精瘦的，饭量却一个比一个大。可能是困难时期肚子里缺油水吧！每年端午节，我们家总要准备很多米、粽叶、红枣。一个盆里是白格生生的糯米，里面浸泡着红彤彤的大红枣，另一个盆里泡着的，是绿油油的粽叶。糯米和粽叶泡好的第二天，是包粽子的最佳时间。

包粽子时，妈妈和奶奶负责包，我和姐姐在一旁负责将坏了的粽叶拣

出来。后来，姐姐稍大了些，也加入了包粽子的队伍。而我的任务多年来一直未变，依旧做着包粽子环节中最省心省力的活儿——拣粽叶。缘由很简单，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哪怕是手巧的奶奶手把手地教我，也是以失败告终。再后来，奶奶每每看到我在端午节包粽子时，依旧做着拣粽叶的营生，都会流露出痛心的眼神，无奈地望着我，她肯定在想：我这最小的孙女儿怎么就如此愚笨呢？

粽子包好后，爸爸负责下锅煮粽子，照例给我们讲煮粽子的秘诀：首先把粽子放锅里，倒水时要在粽子上面放金扁，水一定要浸过粽子两寸左右，最好上面用重物压实，这样煮出来的粽子不会散烂。煮粽子千万不要直接把水烧开，先把火烧到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时再慢火烧，越慢越好；当包进粽叶里的米差不多黏在一起，再加大力度烧，烧一个多小时后先不要忙着打开；待到粽子的温度降下来，闻到粽叶和米混合的香气再打开看，

如果没熟就继续煮，千万不要等出锅后发现米生再回锅。整个晚上，家里都飘着粽子的香气。

次日凌晨，全家人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了。粽叶由翠绿变成了褐色，那绑着粽子的绳子已勒到胖乎乎的粽子里，撕开粽叶，一股粽叶伴着糯米的香气扑鼻而来。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我的家乡清涧县是盛产红枣的地方，有着“红枣之乡”的美誉，粽子里有了红枣的加持，根本不需要另蘸白糖或蜂蜜，那粽子已经甜到心坎儿里了。

窑洞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窑洞内，暖意浓浓。全家人吃着热腾腾的粽子，幸福极了。

一年又一年，我们过了很多个端午节，吃过了很多的粽子……如今每年的端午节，我依然能吃到妈妈从千里之外给我寄来的粽子。每每这时，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妈妈坐在小板凳上包粽子，爸爸在锅灶旁候着，粽子快要下锅喽……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 康亮亮

记得刚懂事的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我家父辈以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受苦人，没出过一个像样的读书人。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十多年前，我终于吃上了乡邻羡慕的“公家饭”。我一直坚信，人生没有白读的书，越努力总会越幸运。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子冬又冷，收起书箱等来年。”我现在仍然对这首小学就读过的劝学诗倒背如流，并以此反向激励、提醒自己要多读书、读好书。一路走来，学业上的优秀，工作上的出众，除了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外，我想，这与每个阶段能够遇见的“贵人”相助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语文老师教我识字做人，

他的言传身教和表扬鼓励就像春雨般润物无声，师生恩情至今难忘。他不仅是我的导师，还是我的读书引路人，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出阴霾，走向光明，使读书成为我的一种爱好，一种习惯，并一生受益匪浅。

我九岁那年，因为家境的缘故，勉强凑够学费才上了小学。在语文老师眼中，我是一个乖巧听话、学习用功的三好学生，比同龄孩子更懂得吃苦。学校订阅了《学习时报》，老师总会拿过来让爱学习的我先读为快。我拿着报纸爱不释手，反复读、仔细读，然后把新奇的知识、精彩的语句摘抄下来，琢磨着如何写到日记、周记和作文里。久而久之，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会受到老师的夸赞，有时会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老师的“另眼相看”，让我倍感荣耀，这就更加激发

了我读书的兴趣。如果发现身边的同学买了新书，我总会借着各种理由，拿来认真读一番。遇到不认识的汉字，老师就教我们如何查阅《新华字典》，我会把不认识的汉字标注出来，并把汉字的写法、注释、组词、造句以及拼音写在作业本上，多背诵几遍，等下次再翻阅的时候，就能很熟练地翻到汉字的大概页码，还能提高复习和记忆的效率，事半功倍。

印象最深的是，三年级那年夏天，老师鼓励同学们，把自己平时的零花钱攒下来，买一本喜欢的书阅读。我没多想，索性干起了放学到地里刨胡麻根、抓蝎子的营生，然后跑到坑镇集市上换了几个钱，钻进书店买了一本《上下五千年》上册，书店阿姨还给免了一毛钱。那几年的时光，我还读了《上下五千年》下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受益颇丰。后来，我上了中学、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还是那个爱读书的孩子，经常会光顾图书馆、书店、报亭等，与书为伴，其乐无穷……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考试，很顺利地进入小县城工作。尽管平日里奔波忙碌了一些，却依然没有丢下读书的习惯。因为要撰写新闻稿件、创作诗词曲赋，所以查阅书籍、浏览报纸几乎成了每日的“必修课”。如今还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更是感受到读书的重要性。曾听一位教授讲过“育子三弄”：育子一弄到书店，育子二弄齐读书，育子三弄能认错。细细思量，颇有见地。听说，县上的国桢图书馆开馆可以办借书卡了，随即就办了一张。周末时，图书馆、新华书店几乎成了我的“打卡地”，陪孩子一起畅游书海，感受读书氛围。晚上睡前，我总会陪孩子阅读十分钟以上的故事书，还会聆听喜马拉雅 APP 上的有声书，丰富知识，增长见识。

唯有读书，才是沉淀自我、收获成长最好的方式。参加工作以来，我每年都会书写个人总结，其中总会用一段话来介绍自己一年来的读书情况。粗略一算，在全国各种征文比赛中获奖十余次，创作了二百余首诗词和《佳县赋》等二十三篇赋作，还获评了2019年首届佳县文学艺术奖三等奖，2017年和2019年县政协优秀文史员等。我想，这些荣誉是对我读书最大的肯定。今年，我有幸参加了市妇联组织的“书香家庭”评选活动，并把美文《家有书香》发表在了《榆林日报》。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一直坚信，人生没有白读的书，越努力总会越幸运。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刻给你回报。

阅读，从《平凡的世界》开始

◇孙功俊

我的阅读习惯是从《平凡的世界》开始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十七岁的我中考落榜，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正播放着陕西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听了几次后，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部小说。小说的情节很感人，尤其是对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我们人生中缺乏太多的精神滋养，只有从文学作品中寻找自己的精神领路人。我决定要买到《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了县城的新华书店。这事对当年的我来说，够惊天动地了，因为我是撒谎向家里要了二十块钱，说是买一双球鞋。

当我风尘仆仆地推开新华书店的那扇玻璃门，神色慌乱地站在柜台前时，竟一下想不起来要买的书的名字。

磨蹭盘桓了许久，才在书架上发现了那三本垒得厚厚的《平凡的世界》。我欣喜若狂，一把将书抽了出来，看了看定价，一狠心，花了几十元钱，把三本书全部买了下来。

买球鞋的钱没了，我不敢回家，躲到家屋后的草垛旁，窥视父母的动静。好在父母开明，高抬贵手，没有责备我。母亲说：“这孩子爱书如命，不求吃穿，可惜投错了娘胎。一双鞋最多只穿两年，一本书可能受益一辈子。”

当我翻开《平凡的世界》，就被书中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抓住了。小县城、校园、十七八岁的来自农村的孩子，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孙少安、孙少平、郝红梅、田润叶、田晓霞、孙玉厚、田福军……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在脑海里翻腾，我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即使没人催促，也是废寝忘食地读。晚上十一点，村里人家的

灯全都熄了，只有我的小屋里的灯还亮着。

上部很快读完了，赶紧读中、下部。那时候的我，根本没心思看别的书，少安的无奈、润叶的不幸、少平和晓霞的未来等种种故事情节，吸引着那个同样对前途迷茫、对爱情懵懂的人。我记得第一次看的名著是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可是很沮丧，半途而废，根本看不进去。对名著便有了些小小的失望。没想到《平凡的世界》却让我如此痴迷。前后一个多月，我就那样近乎狂热地读完了《平凡的世界》，感受着孙少平的感受，欣喜着孙少安的欣喜，悲凉着郝红梅的悲凉，痛苦着金波的痛苦。这是我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同时也丰富了精神世界，明白了人的一生中要从事某种职业，必须有“宗教般的意志和初恋般的热情”。也是从那之后，我认定真正的好书应该就是这样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几乎是我早年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积极、奋斗、向上的唯一榜样。《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面镜子映射出了我的人生。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想起了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我不满周岁时，双目失明的堂姐不小心把我从摇篮里摔下来。因为这次

意外，导致我右膝盖摔成骨折。堂姐怕我父母责怪，不敢说出真相。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父母发现我膝盖红肿，就用民间土郎中给的草药敷伤口，错失了治疗的机会，造成我终生的残疾。直到初中毕业后，开始懂事的我去省城医院，可大夫说为时已晚，骨头定型无法医治。从此，我瘸着一条腿走路。

中考落榜后，我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我整天把自己投入到阅读小说中，以此来麻痹内心的痛苦。自从看完了《平凡的世界》，自然少不了要把自己和孙少平、孙少安等书中的人物作比较。比较之后是感动，再就是渐渐平静了自己落榜的心态，我也慢慢从阴霾的心情中走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没有考上好的学校，是因为能力有限，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像孙少平那样，热情地活着。

回乡后，恰逢“学习张海迪”的热潮。从小瘫痪的张海迪，身残志坚，坚持自学写作，出版了好几本书。和张海迪相比，我的腿只是略带残疾，和正常人没多大差别，我要向她学习！那一瞬，我把一个梦种在了心田里。从此，我一边留意观察生活，一边仔细琢磨着如何把物写活、把事写真、把话写顺。我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开始阅读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和散文，揣摩着作家们

的写作技巧，慢慢也就有了些领悟。我意识到：把领悟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用文字描摹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人以视觉上的愉悦，引起心灵上的共鸣，这样的文章才会接地气。

数不清的漫漫长夜，我的眼睛经常熬出血丝。一篇篇稚嫩的文字像学步孩子的脚印，我壮着胆子往外投稿，怕被人知道讥笑，就给自己取了个“晨辉”的笔名。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收到《安徽日报》寄来样报时的那份激动，那是我的“处女作”，后来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文学剪影”栏目里播出。渐渐地，我的散文、诗歌相继在《江淮晨报》《安徽人口报》《巢湖日报》《黄山日报》省内几家报纸上刊登，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写作也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了。我常把一些发表的文章给村里人看，不是炫耀，而是想让他们走出庸俗，让心灵沐浴文明的阳光，让他们懂得尊重土地，尊重自己的劳动。

然而梦想总是很难照亮现实，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几年后，为了生计，我和村里同龄人一样出门打工，也慢慢放弃了写作。虽然如此，我也并没有放弃阅读。在打工的那些日子里，不管白天干活多劳累，每晚我都要看一会儿书，这成了我多年来睡觉前一直未变的习惯。捧一本心仪的书，

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情感跟随作者起起落落，一颗烦躁的心，穿越万丈红尘纷扰，渐渐地归于宁静。对我而言，看书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这种抛却负累的阅读，享受的是一种快意，领略的是一份乐趣。通过读书，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阅读本来是一件怡情养性的雅事，倘若功利性太强，弄得比田间劳作还累，就会事与愿违，循着自己的兴趣看书，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我会突然体会到它的作用。它不是一个短期效应，看书是一辈子受用的事，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多读书，读好书。当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阅读占领，我就愈发觉得神清气爽、心地踏实，在喧嚣中也能保持一颗平淡的心，在浮躁中也能时刻保持清醒。很多时候，读书是为了自省。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每天奔波忙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时常有一种莫名的卑微感，使我陷入迷茫和忧虑中。而看书恰恰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的契机，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照亮了我，让我摒弃干扰，洞见自性；使我懂得了敬畏与感恩，有了责任与承担。

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活过去了，我已从青年步入不惑之年。一路走来，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少了些什么，后来

我终于明白，那粒埋在心田里的种子，不能随它发霉烂掉，我要让它重新发芽、返青。当年是生存条件尚不具备，它在等待适合生长的春天。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开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人，于是，二〇一二年我重新拿起笔，像一次回归。此时已进入网络时代，手写纸邮的投稿被电子邮件取代。我是村里第一个买电脑、装宽带的人。在上大学的女儿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用键盘码字。身为农民，白天我依然在田间流汗，只有夜晚才能坐在电脑前，用我的心声书写生活和时代，用文字丰盈自己的人生。但写作并非易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没有文字功底，没有超强的毅力和勇气，你纵然再爱文学，文学也不会爱你。幸好我在远离写作的那些日子，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经典文章，在不经意地做着写作的准备。很快我就进入了状态，加之全身心投入，动起笔来很流畅。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二〇一二年开始，我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陆续在全国多家报刊上发表，并被《小小说月刊》《喜剧世界》《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相继转载。另有多篇小小说、散文诗被收入权威年度选本。小小说《骂村》被选入浙江、江苏两

省2018、2019届高三语文复习备用题……有文友建议我申请加入省作协，我自觉自己只是离文学梦近了一点，离作家的桂冠尚有距离。

都说文学作品是人类灵魂的写照，作品的厚度就是写作者灵魂的高度。如今，每年我都能在文学期刊发表一些作品，收获些稿费，也收获些虚荣。我想，我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乡下农民，能走上写作之路，能有所收获，都是阅读给予我的恩惠。虽然写作之路艰辛，但生活是美好的，写作就是用文字记录美、传播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美。同时，一个人能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更是件高兴的事，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坚持下去，我的人生也会因梦而精彩。

阅读成就了我的梦想，阅读是我今生无法割舍的情缘。总结这几十年来，不得不提到《平凡的世界》，正是小说中孙少平那种自强拼搏的精神，坚定了我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我对文学与阅读的挚爱。从阅读到写作，我受益匪浅。阅读使我明白事理、感受亲情、学会做人、享受快乐、感悟人生；而写作，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让我前行的脚步更加坚定。

栏目责编 辛杰峰

恐慌（组诗）

◇惠建宁

沙尘暴

春天 沙尘驾着风车再次光顾
这座小城 沙粒和草屑
像一朵朵花开满小城的角角落落
以及每个人的肩头 每个人以及
这座小城的泪都是在这一刻
奔涌而出的 只是我不知道
这些泪能否像雨一样洒满大地
能否把每棵树 每棵草浇灌得
郁郁葱葱 而止住这恼人的沙尘暴

其实这样也好

这夜晚是浓重的 伸手
你一定会看见自己的五指
其实这样也好 你看不见的

别人也一定不会看见
比如你就要藏起来的坏心情
以及
渐渐灰暗下来的脸

也是

太阳蹲在楼梯的入口处
因为是冬天 它也没有了
往日的热情 一个人跟着它
蹲下又站起 嘴里还念念有词
这个冬天异常寒冷
为什么太阳就是不肯敲门入户
冷风一吹太阳有些晃动
像是发抖
那个人也是

晃动

街道是空旷的
我模糊的影子
一会儿在前 一会儿在后
走到昏暗的路灯下时
影子又被藏了起来
转过街角
风依旧很冷
但是已经吹得很克制
漏出来的
影子也只有小小的晃动

羞愧

我知道我是错过了一些什么
那些错过的东西 偶尔
还会再次想起 不管是一些
人物 还是一些事
说起来都已经算是过去
可现在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却又有些放不下而时时想起
我为自己未老先衰而暗自羞愧

发抖

风把月亮送上
树干枯的枝头

左右摇晃

月亮一会儿是圆的
一会儿又被拉长
有时候甚至还被彻底地
击打个零碎
像一星半点散碎的
银子被谁扔上半空

干枯的枝条在风中瑟瑟发抖
月亮也像是在发抖
而穿着加厚棉睡衣躲在房子里的我
也是

阴影

一不留神 我就走到
一棵树下 我的影子
踪迹全无
被树冠偌大的阴影吞噬
上下 左右 前后
都已经找不到我的
影子 这是不是说我的
影子成为树冠的阴影
而阴影也成为我的影子

清 涧 河

角色

偌大虚无的剧场

我分饰甲乙丙丁 ABCD

四个角色 我吹拉弹唱

我坐唱念打 我铜锤

我花脸 我是小生字正腔圆

我是青衣 咿咿呀呀

每一个我是他 她 它

每一个他她它是我

是我我自己 我又不知道

我是谁 我饰演我自己

别人也在饰演我

黑夜

当我抓住黑夜的那一瞬间

黑夜是安静的 甚至没有

做出一丝的反抗 甚至

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

这时候 我对自己有所怀疑

到底是我抓住了黑夜

还是黑夜捕获了我 黑夜里

我的眼睛里只有黑 根本

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也许我抓住黑夜的同时

黑夜便藏起了我 又顺便

藏起了更多的东西

恐慌

这水是散漫的 被风一吹

更显得随意了一些 一圈一圈

荡开着的 是河水的愁绪

还是笑脸 你说一起走走吧

河水笑而不语 只顾着自己

向前 向下游 向更远的

远方流去 前面的水已远去

后面的水依然还在来着的路上

我分不清哪是前水 哪是后面的水

正像我看着那些水

说不清究竟这一刻的我是

真实的 还是下一刻的我是

真实的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内心充满莫名的恐慌

人生如彩（外五首）

◇史红霞

远远地，把你收入眼底
款款地，迈着轻盈的步调
在夏日的黄昏里任凭夕阳斜照
在冬季的夜幕前
纵然寒风冷意初起
你依然
用心地装扮生活
用意地欣赏生活
在春去秋来的风景线下
你用生命改变着生活
与季节一同更换人生的颜色
握住了生命脉搏
就有了诠释生活的顿悟和意义
于是
你的生活融入美丽

美丽又融合生活
所以
你是美丽的，如同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如同你的风韵
于是，那不尽的风韵
依然是你……

秋日骄阳

秋，随黄叶翩然而至
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壤
看疯狂的骄阳恣意卖弄
有谁知道，它
在酷暑中也迷惘彷徨
整个城市

清 涧 河

像是装进了巨大的高温烤箱
火星四射，热浪翻卷
试图冲进紧闭的门窗

城区的楼房，以及
单位的外墙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铁箱
轰鸣着，不分昼夜地运转
殷勤地为主人送去缕缕凉爽

燃吧，烧吧
秋天的火焰
把橙子披上金黄
把稻谷送入粮仓
再还给季节秋高气爽

十月的乡村

在欢歌笑语的十月
面对着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我站成一株成熟的向日葵
低头谢恩，默默歌唱

我歌唱十月的乡村
那肩扛铁犁手挥牛鞭的老农
哼唱着劳动号子和地方小曲

令我羡慕，令我陶醉
那缓缓升起的蓝色炊烟
系起安宁祥和与菜美饭香
令我迷恋，令我回味
那落满喜鹊的村头大树上
从花篮般的窝巢里
流淌呢喃，流淌歌声

在十月的乡村里
我静坐在清澈的小河旁
倾听稻海翻动金波的声音
倾听晚风弹拨红叶的声音
倾听苹果山楂落地的声音
倾听庄稼感谢泥土的声音
倾听牛马嚼干草的声音
倾听孩童朗朗读书的声音
倾听电视机里飞出的声音
倾听姑娘小伙谈情说爱的声音……

十月的乡村哟
好美丽，好甜蜜
我把心悄悄地交给十月的乡村
愿那无比纯洁高尚的境界
为我绘出一幅收获金秋的长卷
为我谱出一首歌唱祖国的乐章

我的祖国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五周年之际

七十五年前

您还是一株刚刚破土的幼苗

没有伟岸的躯干

没有惊世骇俗的举动

有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幸福

和永远开拓，不辍进取的信念

走过七十五载风霜雨雪的征程

跨过七十五轮寒暑往复更替

迈过一遭遭艰难崎岖

历经一次次曲折坎坷

七十五载风雨沧桑

终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肩负历史的重任

编织七彩绚丽的蓝图

以睿敏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聆听远远近近的赞颂

举目繁星密布的苍穹

一幅幅新的宏伟规划和设计蓝图

已豁然勾勒于您心间

我喜欢迎着朝阳

把祖国山河细细瞻仰

默默地，仰望国旗国徽

静静地，聆听国歌激荡

每一次都令我强烈地感到

祖国母亲脉搏铿锵有力地跳动

心里便涌起一阵阵波澜

我们曾遭凌辱和肆虐

鲜红的旗帜仍在硝烟中高扬

我们曾被封锁和制约

高昂的头颅从未因此低下

亿万炎黄子孙用血肉之躯

筑起了永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千秋大厦

迎着灿烂辉煌的阳光

用无穷的智慧 and 辛勤的汗水

让美丽中国更加繁荣富强

十月，永恒的经典

在历史这部巨著里

十月的每一个章节

都非同一般

热血的浸泡

丰富了它的内涵

硝烟的熏染

铸造了它的精炼

清 涧 河

它的博大精神
令人感慨万端
它的每一个字
都在脚手架上闪烁
在改革大潮中扬帆
在它的晴空下
多情的土地
长出金花银果
晶莹的汗珠
孕育枝繁叶茂
时代的歌声
传遍五湖四海
人民收获着丰富的喜悦
啊，十月
被历史剪裁得
如此精美
被岁月装帧得
这般璀璨
熔铸为百看不厌的永恒经典

秋

面对满目金黄
我不知从哪处着笔
写你的辉煌与璀璨

落叶省略了憔悴的过程
是谁把汗水酿成醉人的琼浆

在这丰稔的季节
风是我的灵感
而露是诗中唯一的泪花

一串晶莹落在纸上
那苦夏的构思
被霜染成了诗行
从头读来
我仿佛闻到了
梅雪争春的芬芳

岁月之书（组诗）

◇明晓东

岁月之书

轻轻拉开春天的帷幕
鸟儿们在蓝色底片上拓出一个个
灵巧的影子 迎春花在悄悄地开放
像一群羞涩的姑娘 在微醺的风里
议论着远方的消息 山顶的春雪
还未来得及融化 我们走在河堤上
春天的脚步如此迅疾 仿佛这一生
我们一直结伴而行 你看着我
我牵着你 共赴一场命运的盛宴

这是你生命中的第三十六个春天
时光像一位蹩脚的雕刻师
他把淡淡的鱼尾纹 渐渐变多的赘肉
越来越粗糙的皮肤 点滴岁月的痕迹
统统刻进我们的身体 偷偷地
藏掖了我们多少青春的日子
在你吹灭蜡烛切开生日蛋糕的那一刻
躲在头顶阴冷地笑着 看着我们的日子

慢慢地溜走 我还是要说 亲爱的
生日快乐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熬着
我们一天天变老 内心的爱却更加炽热
这是岁月留给我们最后的财富

谁捎来了春天的书信

时光依旧很慢 像极了那些
从前的车马 怎么也驱赶不掉
绊住身体的绳索 这本该是
一年的开篇之诗 翻过去
我们会汇入鲜花的海岸

而风中传来的消息还是如此令人悲伤
在长江边 低空飞行的鸟儿们
用尽全身的力气敲打着 潮湿的云层
所有的路口全部封闭 时间凝固
鱼儿们集体失声 沉入水底的痛
在骨缝里旋转 恶魔的影子
在看不见的空气里游荡 我们隐藏在

清 涧 河

暗影里的恐惧 在一点点变得从容
没有一阵风可以吹走春天 没有
一块石头可以挡住流水 你看
太阳即将升起 柳枝正在轻轻摇摆
麻雀们在窗前跳跃 最先醒来的桃花
像一群羞涩的少女 正偷偷地看着
谁给她们捎来关于春天的书信
她们的爱情 一定像一颗卵石般干净
阴霾总会过去 你看草木正在苏醒
春风的锋尖 正飞一般犁开大地

阳光给山顶镀上了金子

一连串的阴霾 怎样才能打开
天空的门扉 一片阴沉沉的混沌里
温暖像是久违的客人
秋天已经走远 急匆匆的背影
遮住了四野最后一抹绿色
怎样才能留住这世间仅存的温暖
两个面对面交谈的妇人 争抢着
把布满生活疮痍的被褥 挂上
同一根晾衣绳 她们兴奋地议论着
已经很久没有见着的太阳
一直阴沉着脸的天空 突然升高
远处的山顶 渐渐开始发白
我知道那是太阳已经出世
请在寒冬里给我一丝光芒
在寒气逼人的夜晚或者早晨

我也想 拥有一颗明媚的内心
哪怕是一粒萤火也好 我要用它
点燃人间的烟火 看天阳升起
远处的山顶上 铺满耀眼的金子

桃花开

她把小小的心事打开
粉扑扑的脸庞 流淌着小小的幸福
春风循着气息赶来 在无人的山谷
轻轻拨弄她内心的琴弦
云朵笑了 大地如此安详

我一直相信 桃花一定是
从唐朝而来的美人
无关蜜蜂与蝴蝶 无关岁月深处
那些旷世的绝恋 古典的美人
在幽静的山谷中舞蹈
醉了阳光 醉了一季春风
从此 让万物在甜蜜中醒来

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悲伤

低处的乌云 在黑暗里攒集力量
连远处的山峦 垂头丧气地
把阴霾遮挡的面孔低到了最低
他说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烦恼
像狰狞的章鱼一样 纠缠着我们的生活
暴雨贴着地面吼叫着 奋力撕开
大地的面具 河水暴涨

污浊的血液喷溅 悲伤在天空盘旋
 一如命里的劫数 无法动摇
 阳光总会破空而出 久雨的天和久痛的人
 都是宇宙的孩子 他在沉默中抬头
 在内心的潮湿中挣脱阴郁的绳索
 看 雨洗过的天空是多么蔚蓝
 树叶那么绿 花朵依旧倔强地昂起
 小小的脸庞 其实我们根本
 没有那么多的悲伤 上帝关上的窗户
 总有他的理由 我们可以自己打开
 心的门扉 像轻啜一杯茶一样
 小口地咽下所有的悲伤 让生活的苦
 盛开成弥久的香

为一片雪花寻找归宿

一片雪花 当然是开在云朵之上的
 天界之花 她带着前世的温暖
 在寒风中盘旋 久久不肯落地
 她一定是满怀憧憬地奔赴于
 尘世之外 内心的温度在一点点流失
 她原本就是一滴水 不带一粒微尘
 她的洁白 让人不得不忘记
 她的前生经历过怎样的变革

 一朵花开了 一万朵花在天空
 噙住了内心的泪水 一滴水凝结
 变为雪花的过程是多么曲折
 就像遇到的每一个路人 你无法猜测
 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 我宁愿

在这样的夜晚 为一片雪花寻找
 一个完美的归宿 天将雪未雪
 且让一朵雪花慢些降临
 让她飞向千里万里的雪峰
 永远不被尘世的污浊融化 冰封成
 一朵万年的忧伤

阳光刺穿世界的心脏

千年的孤灯 在渺远处熄灭
 春天的万物在酣睡中呓语
 在时间的玻璃里 四处碰撞的是
 那些在黑暗中按捺不住的欲望
 我在黎明前的微光中醒来
 听一粒鸟鸣 从树梢跌落
 春天渐浓 寒冷渐消
 时光的号子 拉着长长的尾音
 等待 人间再次趋于平静

一万支箭簇袭来 清晨的天空更蓝
 云彩渐渐拨开 寒风纷纷倒戈
 世界的轮回在岁月中渐渐清晰
 往事慢慢升高 高出了屋顶的风
 阳光越来越锋利 水边的石头猝不及防
 大地裸露出坚硬的心脏 岁月的潮水
 一遍一遍漫过 山谷里桃花翩翩起舞
 我听见了大地的心跳 被利箭穿过的声音
 春天在阳光下奔跑 内心变得像羽毛般
 轻松
 所有的希望 在痛疼中获得新生

袁家沟的雪（外二首）

◇张 弛

大笔一挥
一场雪便铺天盖地
黄土高原迎来了新生
那是一个伟人的雄才大略
那是一个世界的翻天覆地
从此，一个红彤彤的人间
从苦难中站了起来
从此，一阕词以它的壮丽
在《沁园春》的历史上
独放异彩

那是怎样的风光呀
冰封与雪飘中
家与国风雨飘摇
那是怎样的江山呀
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却仍揣着多娇的情怀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八十多年前的清涧县袁家沟
一幅壮美的画卷
在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慢慢展开

那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
那是一个梦想中的明天
那是长城挺起的不屈脊梁
那是黄河发出的震天呐喊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那是大地汹涌着的澎湃力量

一个人在风雪中信步
一面旗在风雪中高扬
一个晴朗的世界
在风雪中定格
一个太阳照亮一个民族
前仆后继，那是追随的无悔

赴汤蹈火，那是理想的奔放

向光而行的誓言

至今仍在胸中回荡

是谁点燃了文学的火焰

是谁唤醒了民族文化的信念

是谁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光芒

是谁吼出了皇天后土不朽的豪壮

一场气势磅礴的雪

从天而降

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

雄居东方

路遥纪念馆

那支烟还夹在右手的

食指与中指之间

仿佛夹着一支钢笔

那张脸还在看着蓝天

仿佛看着美好的明天

那颗心还在欢快跳跃

仿佛在为奋斗谱写诗篇

那双脚却不再向前

永远止步于一九九二年的冬天

那支笔还在书写

那些书还在等着查阅

那些文字还在纸上排列

那些心愿却已沉默长眠

在路遥纪念馆

悲伤必须以敬仰的方式呈现

这是一座关于人生、关于文学

关于平凡世界的圣殿

只接受朝圣者的思念

不需要同情者的怜悯

路旁不断驶过的车轮

碾压过多少时光的旧梦

平凡世界里的红尘

仍以繁忙的节奏推陈出新

却总有一个声音震耳欲聋

像牛一样劳动

像土地一样奉献

这，就是路遥的人生

这，更应是所有奋斗者的人生

不要吝嗇汗水

这个世界需要耕耘

不要停下脚步

诗与远方值得探寻

那支烟永远不会熄灭

那支笔永远不会干涸

那个人永远年轻

像这个世界一样，年轻

鱼儿崂

作为一条鱼

摇尾乞怜你并不会

但你并不害怕

躺在无定河母亲的怀里

你有的是底气

其实，你更像是母亲腮边的

一颗美人痣

母亲不老，你就不会老

你更应该叫美人鱼

而不是鱼儿崂

你想像母亲一样与大地

形影不离

你不愿意高于母亲

更不愿栖居于自己的灵魂之上

高度和硬度

都不是你的梦想

与世无争才是你的

梦寐以求

你想分担母亲的沧桑

可你哪有那么大的力量

你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为什么要一路跋涉，跌跌撞撞

从几百里外来到这个地方

但你知道母亲认准的方向

就一定能找得上

母亲的远方在哪

你并不知道

你只是想让她歇歇

你用自己的方式

让母亲慢下脚步

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

你拉着母亲的手

转来转去

你借机悄悄问母亲

到底要去哪

母亲一下子警醒，说

这是一个秘密

两团红晕瞬间爬上母亲的脸

你终于明白

那是爱情的魅力

你终于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见证

父亲，就在前方

他的名字叫

黄河

隐约（外二首）

◇姜 华

那些缓慢、隐秘、孤独的生长
如同岁月的年轮，你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叶子、花朵、果实
和皱纹。那些分娩时留下的拉伤
那些偏头疼、焦虑、破伤风
和失眠症。你看不到

在路上。我曾经看见一只
枯叶蝶，一会儿被风扑在地上
一会儿又被风送到空中

冬天树上的枝条变硬，寒风里
又多了几枚楔子。它肯定是一个
中年男人的缄默

隐隐作疼

钉子

我感受到你在嵌入时的疼痛
可是，我还不是一块木头

在世俗生活里，有时我也许是
一根木头，有时是一块海绵

坚硬让我易被折断或裂开
而软弱似乎更容易生存

身体瘦弱却能力拔千斤
碰上它也许不算好事

清 涧 河

我把它奉若神明
有时攥在手上
有时藏在心里

石榴

八月石榴，在欲望的枝头燃烧
这些自然物象，难道是一种
暗示。有时枝上也会挂一枚青果
那只是生活中的个案

一部分咧开嘴巴，不知想表达

什么。成为这个秋天的另类
比如我。而在我的家乡农历七月
大部分石榴，尚未成熟

一个普通的外壳，却装着满腹
珍珠。石榴把真正的智慧
隐藏起来，仅以粗糙的外表示人
而真相，需要从内部剥开

我发现，但凡珠玑满腹的智者
一生都把口封得很紧

麦田畅想（外一首）

◇白卫民



杜鹃鸟阵阵啼叫
唤醒了沉睡的村庄
和黎明中的麦田
“蹭蹭蹭”的磨刀声
惊醒儿时的梦境
清晨，微风拂面而来
金色波浪在麦田里卷起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
麦田迎来了一行踏浪人

父亲将身体弯成弓形
镰刀在麦田上空闪烁着银光

汗水湿透了衣背
又被体温蒸干
烈日当空
抹一把汗水
银光在头顶继续闪耀
整齐排列的麦捆堆在身后
仿佛得胜的士兵等待检阅

几年前，到了割麦的季节
联合收割机驶入田头
机头大口吞噬着麦秆
机尾吐出金黄的颗粒

清 涧 河

犹如流动的瀑布悬挂在田间
父亲叼着烟锅悠闲地站在地前
脸上惬意留在眉间

今年，村庄少了杜鹃鸟的鸣叫
金色的麦田被树林逼到了角落
失去了昔日的喧闹和机器的轰鸣
站在田头的父亲
眉头紧锁，脸上布满凝重和愁容
叹息声打破了麦田的寂静
田还在，却已无麦

生锈的镰刀

布谷鸟打破了村庄的黎明
沉睡的村庄瞬间活跃起来
一望无际的麦田荡起金色的波浪
宛如欢唱着丰收的歌谣

父亲在烈日下将身体弯成一张弓
锋利的镰刀在他手中跃动
挥舞的镰刀

只为收割全家人的希望

割倒的麦子整齐地排列在身后
母亲小心翼翼地抱起麦捆
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麦捆在车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父亲架好车辕，母亲在后推车
两人铆足劲儿
要把夏季的丰收拉回家

今年的布谷鸟如期在村庄鸣叫
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驰骋
不过一根烟的工夫
小麦便收割完毕
父母的脸庞洋溢着甜蜜的微笑

此时，生锈的镰刀
静静地挂在老宅的墙上
孤独地陪伴着父母
一起守护着
割麦的记忆

盘卧高原（外一首）

◇贺增文

一座座山
一尊尊佛
护佑苍生的父亲
千年的山风
万年的流水
淹没过去也吞噬将来
万物在时光里轮回

一条条河
一缕缕烟
养育生命的母亲
历史的雨雪
岁月的雾霜
沉淀血肉也洗涤灵魂
思想在高原上打结

一棵棵古树
一个个村落
饱经沧桑的脸
镌刻着土地故事

日升月落流星飞
在天空划着印痕
不知起点也未知终点
追问生活

一粒粒尘土
一盏盏青灯
摇曳尘世的佛塔
叩问天地
皈依自然
埋葬逝者也埋葬故事
从哪来到哪去

古老的风
吹散了今天的云
昨日的雨
淋湿了残破经卷
守护香火
敲打着孤寂木鱼
聆听梵语

清 涧 河

高原的四季风
把山川河流
雕刻成自己的模样
静心听禅化风行雨
黄土的脉搏
在沟谷山顶
跳动在心里的音符
风弦雨拍落子无声

轮回

早春
一棵老槐
挣脱包裹厚茧
在微雨沙风中
呼唤着呱呱落地之声
在河流边倾听
在山坳里等待
在院落里期盼
等着风的口信
孕育万物的大地
蓄势待发

盛夏
一群野雀
筑巢孵蛋觅食
追逐在绿荫山林
飞掠在碧水蓝天

歌唱着欢愉时光
在这如画的季节
划下一抹夏日记忆
在这欢聚的舞台
舞出一道飞天袖影

深秋
一丛山花
独自舒展绽放
在芳香的原野
在丰收的大地
在忙活的田间
在石山土崩上
在黄河石岸边
摇曳装扮着高原
花姿留影
暗香留泥
风过留痕

寒冬
一棵枯草
依然保持着
秋风摆弄的姿势
把老槐的黄叶
把野雀的鸣叫
把山花的幽香
揽揣怀里拢收脚下
回归本真的生命

在冬雪里发酵
在寒风里裂变
期待着春风来唤醒
期待着夏雨来喂养
期待着秋霜来收割
时光车轮踩出
一串串生命的足迹
爬满额头的皱纹
烙刻着岁月的模样

山，依然挺立
河，依旧流淌
风，停歇骤起
雨，浸润三季
雪，如约而至
树，待春又绿
鸟，归巢何枝
草，冬眠酣睡
苍穹下
交替轮回的万物
厚土上
演绎生命的色彩

远古的土里
夹着陈酿的酒香
走丢的风里
留下窑洞的鼾声
流浪的河流
带走儿时的纸船
又生的草地
谱写着经文梵语
雨塑风捏高原的容颜
风刻雨雕生命的纹理
时光打磨岁月的年轮

木鱼声声
漫过岁月的长河
风铃悠悠
蹚过长河的浪花
伴着日月星辰
听着大地呼吸
一棵小草
皈依在石崖边
生命的轮回
与岁月同长
与天地同岁

请不要虚度光阴（外二首）

◇刘斯威

我在寻找不同的世界
生活也如此
一道光照亮脚下的路
我摘下天上的星星
用它们装扮黑夜
即使生命短暂
我拿起斧头
及时斩断时光的经络和毛细血管
情爱在光阴里一文不值
每天都是崭新的
雪地上有我深深的脚印
我讨厌繁华的城市
在小山村，适合独居
把剩下的时光圈放在这座山上
种植梨树、桃树、杏树和樱花树

来一阵风就会吹动所有的花瓣
我会把它们芳香
收集起来，保存在玻璃瓶里
不要让它们浪费青春

破旧的木台阶

在我家院里杏花不止一次告诉我
它来到人间都是一种享受
我相信它的来历
小时候常坐在门前的石凳上
拾起一片片黄叶
捡起了童年的伤痛
我再也没力气将屋前的木台阶踩踏
直到我遇见了小花，她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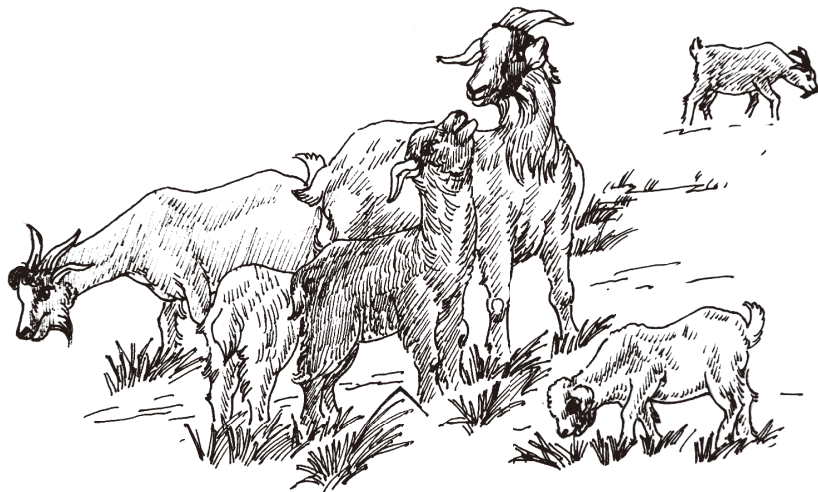
人生不如意也要去坚强面对
我望着村子里的孩童
很想和他们一起在月光中奔跑
每天吃饭，独自玩耍
和门前土塬上的
小松鼠自言自语
这些都是我的生活
木台阶越来越旧
星星越来越亮

慢慢遇见

遇见一座青山
遇见蜿蜒流淌的河流

遇见一群羊
上山吃草、下山喝水，傍晚回家
我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坐在河边
怀揣河流的情愫
我的故乡没有河流
没有大山，没有砖混式窑洞

遇见成群结队的喜鹊向我告白
听说它们来到这里
就不再有前往大城市的念头
花草树木，山涧的泉水
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归宿



时光之韵（外一首）

◇张 婷

早晨，从豆浆油条的清香中
我缓缓睁开了眼，世界
在昨夜的树木呼吸后
露出清新的面容

阳光尚未刺眼，微风轻拂
我似乎听见
时光的脚步
在青石板上
轻轻叩响
闭上眼，仿佛能触摸到
岁月静好的轮廓

午后，阳光自信地炙烤大地
与生活里的人们

不愿睡去，因为风温柔
换了半袖，轻轻吹过
带走了疲惫，带走了烦恼

树影婆娑，斑驳了时光
我在这片光影中徘徊
寻找那些遗失的梦境
和青春里未完的歌

斜阳露出小半边脸
晚霞来做伴，人间烟火
在这一刻，变得如此唯美
我仿佛看见，时光在微笑

夜晚来临

你听蝉鸣蛙声，交织成曲
那是大自然的和鸣
也是时光深处的低语

我闭上眼，深深呼吸
感受这世界的美好
在心中，为这一刻定格
因为，这是时光之韵

童年回忆

起笔画童年
回忆藏画里
第一笔你要画
五彩的气球
漫天飞舞
那是儿时的梦魇
第二笔你要画

躺在地上打滚的你
妈妈不买零食
哭闹是你
拿着小汽车
转而微笑又是你
孩子的脸如天气
时而晴时而阴
说变就变
或许这就是天真无邪吧
最后一笔还得画
熟睡的妈妈的脸
那时的你安睡在她的臂弯
在梦里
月亮也轻轻低头
吻了一下你
或许这就是童年
满是爱的填充
亦是妈妈安详的情愫

途中，那种感觉（外二首）

◇袁延峰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静幽的山岚
来自幽深的密林
掩藏在林木后面的秘密
时刻在，探头探脑地窥探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没有尽头的高速
来自身下驰骋的底盘
那呼啸而过的震动
重复着渐行渐远的离愁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静谧的车厢
来自一个个经停的站点
那些远离或返乡的旅人
一言不发或昏昏欲睡
诉说着远离乡土与亲人的无奈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绿树掩映的人家
来自白墙青瓦里的幸福
那些小桥流水里美丽的村落
讲述着一段幸福的时光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隧道里的一闪而过霓虹
来自一个个抛在身后的隧洞
穿越山腹的奇妙
给我一种盛夏荫凉的享受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大片大片的麦田
来自汗滴禾下土的农人
他们使我相信只要付出
就会有收获的喜悦

途中，那种感觉

来自风，来自
一种无由的伤感与期待

城市里的星星

抬头
一弯圆月悬挂头顶
周围漆黑深邃
城市里的夜晚
无论怎样搜寻
也找不到儿时那群
曾经带给我清凉的星星

星星回家了吗
此刻还不是凌晨
充其量就是深夜
那些男的女的年轻人
也许和我一样今夜无眠来到户外
不同的是，我在搜寻儿时的星星
而他们围坐在烤肉摊点，街巷路边
他们光着膀子，吆三喝五高谈阔论
旁若无人，令我吃惊
他们的星星，就是
他们眼前的酒盏

闪烁的霓虹，忽明忽暗
飞驰的车辆卷起一道凌厉的风
为酷热的夏夜

带来一丝清凉
如同，我儿时的星星送给我的清凉

此刻，我的眼里
霓虹与飘动的尾灯，以及
那些摩天大楼窗户透出的微光
就成了城市里的星星
却，无法带给我清凉

盼

你独自坐在深夜的道沿
感受，一种来自心底的彷徨
感受，无边的伤感包裹全身

车辆飞驰擦身而过
溅起的污水覆盖一身一脸
闪烁的霓虹射出很远
即便是夜晚，依旧高温
滚烫的温度
也无法，温暖你冰凉的内心
温暖你，抑郁的双眸
直到，你透过高度近视镜片
远远地看到儿子模糊的身影
渐行渐近
一瞬间，温情从内向外
洇湿你的周身

清 涧 河

七月（外一首）

◇雷端侠

踩着七月的
鼓点
玉米、大豆、水稻的
青苗
列队入场

燕子从天空
掠过
瞥见了
激动得一上一下
翻飞

“大白雨”偶尔
光临
哗哗哗送一场雨
助兴

远处
风指挥着树木
晃着脑袋，拍着手
欢迎

收割小麦

小麦收割完了
土地
那长满金发的脑袋
让庄稼人
理成了平头

麦茬地里
星星点点的绿苗苗
风一吹
出落成亭亭玉立的
青秧

庄稼人
早出晚归
挥着锄头
灭
青秧附近的麦茬
汗滴秧下土

鸢尾花（外一首）

◇惠娟



下班之后
沿环城公园散步
晚风吹来
此刻是夏日的晚风
所有的霓虹灯
都被我一一拒绝

城墙根底下
各色的鸢尾花
正在盛开怒放
是来自古老的盛开
是来自久远的心声

慢慢地凑近
深埋于清香之中
像另一朵鸢尾花
从尘埃里归来
自然的味道

夜

夜深了
星星和月亮高悬
人和事都已淡远
一个空心的影子
回归自然

柔软的光阴里
响起一首歌
一支来自大地的歌
一曲来自心海的童谣

穿过门前的小路
飘进老屋的斜窗
春衫里有一片海洋
正在轻拍着沙滩

小巷（外一首）

◇白东芹

我并不想踩碎这片月光
它铺满了整个小巷
像薄冰，似流银

我并不想撑起这把小花伞
细雨悄悄落下来
像小溪，似泪丝

我从巷北走到巷南
从巷南走到巷北

一个人走着，走着……
青砖依旧，巷子枯瘦
回头你且不在身后

小镇

小镇分散于河岸
一座拱桥横卧两山间
一代人落下帷幕
收敛霞光
又一代人
如草长后，莺飞

当春天从山岭上滚下来
雨滴，是它的存在
风儿，故事的知情者
从一片杏林头顶，滑过
改写着每一代人的文案

清涧红梅杏

◇曹延斌



每一枚红了的杏子
就是一小片丹霞
映红了她周边的杏叶

是天上的信天游
栖息在杏树上
看一眼
就想到了兰花花
让人流连忘返

熟透的杏子
像诱人的软黄金

静卧在手上
轻轻一捏
一开两半
一半唇齿留香
一半垂涎欲滴

与潘桃比
她小巧玲珑
圆润饱满 香甜浓郁
富含各种维生素
品着品着
自己就成了神仙

期待一场雨

◇刘秀芳

儿时

每当下起雨

心就按捺不住

撑了一把小雨伞

在雨天里散步

侧听雨打伞的声音

在院子里踩水坑

溅了一裤腿的泥水

雨帘织网着天地

雨点亲吻着大地

雨水也拥抱了自己

不管衣服是否淋湿

急切地跑到硷畔上

张望小河是否涨水

雨点在河面上画着水花

雨点在小河里荡起水泡

童年的快乐如此简单

也稍纵即逝

如今

站在阳台上

用心聆听雨声

静穆的街道

安静的世界

不论轻柔的小雨

还是如注的暴雨

或加点狂风横扫

雨打出的嘀嗒声

风发出的呐喊声

一切如约而至

一切处之泰然

现实生活不惊不喜

心灵深处平静如水

心 终归起点

起点亦终点

在行走的路上

期待一场雨

踩实生活的厚度

在岁月的途中

等待一场雨

浇灌生命的韧度

不失童真

不负现在

无悔将来

期待在那场雨后

春山不空

释怀在一场雨后

艳阳蓝天

栏目责编 贺增文

陕北道情

◇张 平

道情，我国曲艺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以歌唱为主，涵盖坐唱、站唱、单口、对口等多种表演形式。它以渔鼓和筒板为伴，仿佛在诉说着道家深邃的哲理和世间的百态。

追溯其源，道情曾是道士们传道讲经的独特方式，他们以渔鼓之声唤醒世人的觉悟，用歌声揭示社会的冷暖。随着岁月的流转，道情不再局限于道教故事，而是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深入人心。

张果老，这位传说中的唐代道士，不仅是道教神仙“八仙”之一，更是道情的传播者。他背负情筒，倒骑白驴，游历四方。那驴儿非同凡响，日行万里，

夜间可化作纸片，白昼再还原。他以歌声劝化世人，道情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道情，如古人的诗篇中所述，不仅是渔鼓的前身，更是文化的载体。在南朝谢灵运和前蜀韦庄的诗中，道情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它象征着道家的情感和哲理，是神游广漠、寄情太虚的体现。

进入南宋，道情与渔鼓、筒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道情渔鼓。而到了清代，各地的民间音乐与道情相融合，形成了陕北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渔鼓、四川竹琴等多种形式。这些道情的变体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成为各地人民的文化瑰宝。

陕北道情，又称为清涧道情，2004年清涧县被省文化厅正式命名为“道情之乡”。2008年“陕北道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提到，陕北道情的音乐曲调大约在清咸丰以前，由陕北民歌和陕北说书演变而成。也有观点认为其在明甚至更早的时间已经形成。无论其具体起源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陕北道情在中唐时期随着道教的广泛流传而得以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陕北道情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唐代的《承天》《九真》等道曲。这些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深受当时玄宗皇帝的喜爱。随着太清宫的建成，包括《九真》在内的多首道曲得以制定。明代戏曲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中定义了“道情”的概念，道家所具有的飞升天界、游览太虚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道曲（经韵）表达出来。

道情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吸收了词调、曲牌，逐渐发展成为民间演唱的新经韵，即道歌。道歌分为诗赞体说唱道情和曲牌体说唱道情两种形式，其中清

涧道情是基于曲牌体发展而成的。

据考证，陕北道情最早起源于清涧县的白草寺，该寺始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历经金元、明清时期的重修和增补，成为陕蒙地区最大的道教基地。白草寺的道情艺术对后来的陕北道情产生了深远影响。

陕北道情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升仙道化戏、修贤劝善戏、民间生活小戏、历史故事和传奇公案戏等类型。例如，《十万经》等作品就是其代表。

在音乐伴奏方面，陕北道情分为丝弦曲牌、唢呐曲牌和击乐曲牌三大类，通常使用渔鼓和筒板。这种音乐形式在南方主要流行的是诗赞体说唱道情，而在北方则以曲牌体为主，发展为戏曲道情。陕北地区的道情戏以“耍孩儿”“皂罗袍”“清江引”为主要唱腔，并融合了秦腔及梆子的锣鼓、唱腔，逐渐形成了各地的道情戏特色。

早期的陕北道情主要以说唱形式出现，其音乐曲调和演唱方法与山西道情非常接近。陕北道情以其独特的演唱形式和风格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除了独唱外，还有合唱、伴唱等多种形式。而且，

道情演唱用的是陕北方言，以民族唱法为主，这种唱法自由控制延长时间，使得节拍强弱不断变换，从而让音乐充满山野气息，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

在乐器伴奏方面，道情音乐主要依靠三弦、四胡、笛子、管子、小唢呐等乐器。而打击乐器如渔鼓、筒板、水擦、梆子、木鱼、碰铃等则为音乐增添了鲜明的节奏感。

道情唱腔体系丰富多彩，老道情、东路调、五花调三大类唱腔既可单独构成道情剧目唱段，又可相互配合运用于道情剧目唱段中。特别是老道情与五花调的结合，形成了“九腔十八调”，其中主腔为“九腔”，杂腔则为“十八调”五花调。将诸宫调的曲子巧妙地连缀起来，构建出层次分明的大型唱段。唱腔每一种套曲都拥有“正、反、平、苦、抢、紧”六种不同的曲子，这六种曲子根据情感和情境的需要，能够被灵活地组合起来。例如，“耍孩儿”这一结构就包括了六种变化多端的曲调，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情绪和场景。

在清朝以前，陕北道情并没有职业班社，艺人们主要在节日庆典时为神灵

献艺，平时则从事农业或其他职业。在清涧区域，有多个道情班的个体传承记录，如东区的主唱东路调（新调），包括寨沟道情班、学武村道情班等；西区则以西调（老调）为主，有乐堂堡道情班等。

自“五四运动”以来，陕北道情历经了两大历史阶段。在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这一时期，道情舞台主要由旧戏所主导，而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道情艺人之间的交流甚少，这段时期可称之为旧道情时期。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新道情开创阶段，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开始深入生活，为群众服务。在这一时期，鲁艺秧歌队在米脂以道情曲调编演了秧歌剧《减租会》，生动地反映了减租斗争，其中的独唱段《翻身道情》广受群众喜爱，至今仍被传唱。此外，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也运用了道情调，在延安演出后广为传唱。

随着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农村群众性秧歌和道情活动也日益活跃。一九四四年春节，清涧县的十八班秧歌

清 涧 河

在县城会演中乐堂秧歌队演出的道情戏获得嘉奖。同年十月，安波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子洲驼耳巷区的道情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道情艺术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代表团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和《兄妹开荒》获奖。

进入新中国后，白秉权在“全国音乐周”上的演唱《陕北道情联唱》也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播。清涧文化馆和文工团编导了大型道情剧《赛畜会》，并在陕西省第二届戏剧创作观摩大会上获得赞誉。在音乐设计上，《赛畜会》既保持了传统特色又进行了改革尝试。在秋天的某个时候，县委书记郝延寿亲自修改了道情剧本《供应粮》。在一九八一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大会上，《王秀兰送烟》获得了二等奖。

陕北道情，如一曲悠扬的旋律，在黄土高原上回荡。它以四支流派分布，每一支都深深烙印在陕北的每一寸土地上。神木道情，如黄河边的轻风，轻拂人心；三边道情，似安边、定边的豪情壮志，流传于广袤的边疆；清涧道情，

则在清涧等地的绿水青山间，流淌出生活的韵味；而东路道情，则在榆林、横山等地，唱出了晋西的韵律。

西路道情，古老而质朴，犹如从古代的道观中传出的清音；东路道情则是一股新的活力，从山西流入，为陕北道情注入了新的血液。调式多变的陕北道情，被誉为“九腔十八调”，其唱腔丰富多彩，如耍孩调、平调大起板等，每一腔调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陕北道情是陕北地区的民间曲艺瑰宝。它的演绎形式多样，情绪饱满丰富，在民间流传甚广，是陕北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保留了许多原始的、传统的文化，是活化石般的存在。它的剧本结构、语言风格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如此美妙的陕北道情，值得我们用行动去守护与传承。这悠扬的旋律中，蕴藏着的不只是历史的印记与文化的瑰宝，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与希望。

栏目责编 贺志勤

书记卖杏（小戏）

◇刘金泉

时 间：现代。

地 点：花村镇花果山一杏园旁。

人 物：杏花嫂，女，40岁左右，杏园
老板娘。

郝 茂，男，37岁，花村镇书记。

张 果，男，42岁，杏花嫂的
丈夫，杏花园园主。

青年男女若干。

【幕启。杏花家杏园，黄澄澄的杏子挂满枝头，一条水泥路直通杏园内，杏园旁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摘杏一个，罚五十元。

【杏花一边吆喝着驱赶雀鸟，一边点燃一个鞭炮扔向半空。

杏花嫂（唱）阳雀声声催杏黄，
鞭炮叭叭不断响。
惊得雀鸟飞四方，
免得杏子遭啄没卖相。
又防路人见了黄杏涎水滴，
进杏园顺手牵羊把杏尝。
张果他清早拉杏去批发，
到正午不见回还人心慌。
怕的是熟透杏遭挑拣，
稀巴烂贱一年汗水白白淌。

哎，你们那对小年轻，进杏园干啥？啥？摘杏？哎！你们给我站住，你给老娘站住！（急下）。

【郝茂穿草鞋，戴草帽，精神抖擞地上。

郝 茂（唱）头戴草帽没官相，

清 涧 河

农家本色未变样。

初夏杏园遍地黄，

鲜杏成熟没市场。

早上集市做走访，

卖杏摊子百米长。

五角一斤没人要，

果贱伤农脸惆怅。

深入杏园做调研，

帮助果农卖杏财源广。

哟，这个怕就是张果家的那片杏园吧，不错，不错，摘几个做样品，拍个照片发到微信群去，保证用不了几天就游客满园，主家就要发大财了。哈哈……（下又上，摘五个杏子拍照，抬头看见招牌上的字），摘杏一个罚五十元，这个提法怕是不妥，得把它拿下来放倒。

【郝茂放招牌，杏花嫂上。

杏花嫂 哎哎哎，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好端端放我牌子干啥？

郝 茂 大嫂，我不是狗，你也不是老鼠，我们是人。

杏花嫂 （尴尬）我不过是打个比方，哎，你是个干啥的？

郝 茂 你看我是干啥的？

杏花嫂 你呀！

（唱）脚穿布鞋戴草帽，

西装革履土洋搅，

一看你就没学好，

土鳖老二瞎冒泡。

郝 茂 呸，大嫂。

（唱）你说话冲人带火炮，

横眉瞪眼脾气躁，

门缝看人太小瞧，

出言不逊少礼貌。

杏花嫂 （唱）你来杏园把事找，

拔我标牌当贼盗，

进院偷杏整五个，

快交罚款走正道。

郝 茂 哎，大嫂，话莫那么说嘛，我这不叫偷，叫摘。

杏花嫂 那就是偷，叫贼。

郝 茂 大嫂，我说的是摘，你……

杏花嫂 我说的这个贼啊，就跟那个偷是一回事！

郝 茂 哎，你咋“摘”“贼”二字不分呢！

杏花嫂 哎，你怎么也不分呀！我告诉你，贼就是偷，偷就是贼，还是一回事。

郝 茂 大嫂，我说的是这个摘杏的摘
（伸手从树上摘下一个）。

杏花嫂 好嘛，当着我的面你又偷一个，前面你偷了五个，五五二百五十元。这回再加一个五十，你就不是二百五了，变成三百元整数了。

郝 茂 你才二百五哩！这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嫂，莫发那么大的火！有啥我俩好商量。

杏花嫂 没得商量，交钱，六个杏子三百元，分文不少，你若不交，我就把你当贼送到派出所去。

郝 茂 送派出所？太不近人情，大嫂，要不你给我通融通融，六个杏子还不到一斤，你在集市才卖五毛钱一斤。

杏花嫂 莫说你一个小小过路的，就是镇上书记镇长来了……

郝 茂 他们来了怎么样？

杏花嫂 他们来了么，也是偷一个杏子五十元，分文不少。

郝 茂 好，这罚款我交。（手挨衣袋）坏了，坏了，我早上出门走得急，忘带钱了。

杏花嫂 啥子，忘带钱？

郝 茂 真的忘带了！你看，分文没有。莫说三百元，就是三元钱也没有啊！

杏花嫂 一看你就不是一个正经人。

（唱）拜罢天地去要饭，
好日子没过一天半。
本想抓个现成的，
弥补果园损失钱。
谁知遇个穷光蛋，
这才是狗咬尿泡空喜欢。

郝 茂 （唱）大嫂千万莫着急，
没钱我能弥补你，
从现在你听我建议。

杏花嫂 啥建议？

郝 茂 （唱）我帮你卖杏保盈利。

杏花嫂 你帮我卖杏？就是说，我的杏园你做主？

郝 茂 （点头）对，我做主。

杏花嫂 啊吓——

（唱）叫花子梦见天仙女，
贼娃子丢石探实虚，
杏树本是我栽的，
凭啥让你拿主意。

郝 茂 （唱）杏子卖得太便宜。

杏花嫂 你做主一斤能卖多少钱？

郝 茂 （唱）两元一斤没问题。

清 涧 河

杏花嫂 哎哟哟，今年的杏子到处都是大丰收，稀屎烂贱的，五毛一斤都难卖，你莫是骗嘴子大夫没好药吧！

郝 茂 大嫂，我问你，农村改革开放多少年了？

杏花嫂 快四十多年了吧。

郝 茂 看来在农产品经营上，你只学会了改革，还没有学会振兴呀。

（唱）我若没有金刚钻，
绝不揽你这破瓷器，
你好杏贱卖太便宜，
换卖法包你赚足人民币。

杏花嫂 （唱）半斤人说千金话，
好大口气没人理。

郝 茂 大嫂，不说了，我俩打个赌，今天我在你杏园帮你卖杏，卖不了两元一斤，盈不了利，我个人掏腰包，赔你一千元钱。

杏花嫂 你若真能卖到两元一斤，你偷我六个杏子的罚款我全免。

郝 茂 好！

（唱）打开手机拍照片，
再调角度把键按，
快发微信朋友圈，
买杏请到花果山。

【一对女青年上

女青年 请问大嫂，你这杏园真的可以自己进去采摘吗？

杏花嫂 对。

女青年 请问，我们能不能先尝一个，看看这味道到底是酸还是甜。

郝 茂 进了杏园，甭说尝一个，你若不怕杏伤人，吃上十个八个不算啥，管饱都行。欢迎品尝，欢迎采摘。

女青年 真的，那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进园子摘杏子去吧。（二人下）

杏花嫂 哎，你这人真是，抱养的娃儿不心疼吔，你这么大大方方就让人白吃，我能赚几个钱。

郝 茂 大嫂呀！

（唱）如今是互联网+新时代，
乡村振兴发展快，
你不让人尝香甜，
谁能知你这杏是绿色食品原生态。

杏花嫂 我——

（唱）看这人冬水田麦子是怪栽，
大风地吃炒面我口难开，
我这里只好张口袋。

郝 茂 这就对了！
(接唱)保管你开园兴旺发大财。
甬急，你先把这标牌上的字换成“甜杏开园，自选自采，两元一斤，公平买卖。”

杏花嫂 你这是叫我开畅锅呀！

郝 茂 对头。

杏花嫂 (唱)你看他,又是拍照打电话,
霎时间,杏园买主像走马。
【幕后喊声:老板娘快拿袋子来。

杏花嫂 (唱)这边叫来,那边拉,
忙得我走路都在打扑爬。
(下)

【青年男女提杏上。

郝 茂 老板娘,你来收钱,我帮你过秤。

女青年 先给我们称一下。

郝 茂 好,刚好三十斤,六十元。

女青年 给你一百元。

杏花嫂 (上)找你四十元。

郝 茂 欢迎下次再来!

女青年 这花果山上有看的、有玩的,
还有两元一斤的杏子,真便宜,
等会儿我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
说不定能给你们找个大主顾。(与女青年下)

郝 茂 大嫂,听到没有,不用你上集

叫卖,买主自己就来!哈哈,
快走,我们快到那边去称,人家都等了半天了。

【二人下,张果提两捆纸箱上

张 果 (唱)清早发杏遇高人,
叫我开车随他行。
我半信半疑慢磨蹭,
来到花村镇进大门。
他称了几斤杏,
叫出干部齐品评。
都说我杏子甜又鲜,
一车杏子全卖空。
他让我买些纸箱送杏园,
临走时还记下住址和姓名。

杏花,杏花,我回来了!

杏花嫂 (上)哎哟,我把你个檀木根
根,母胡叶棒,你咋才回来呀?
都快把人忙死了。

张 果 你这不是挺清闲吗?

杏花嫂 你快来看。

(唱)园子里买主如穿梭,
称秤收钱忙如火。

张 果 (唱)叫声老婆,这为何?
难道是天降财神来助我。

杏花嫂 今天来了个怪人,叫我把杏园
开畅锅,他让顾客自己进去采

清 涧 河

摘，这不，才一会儿，园子里就红火开了。

张 果 吔，这园子内真是人声鼎沸，早上我在集市上遇到了个高人提点我，把一车杏子早早批发走了。这阵你又在园子里遇上了一个怪人……哎，你说的这怪人有啥特征没有？

杏花嫂 特征嘛——

（唱）黑色步鞋脚上穿，
草帽戴头黑红脸，
进园不说两句话，
拍照又把手机按。

张 果 哎呀，这高人怪人原来是一个
人哪。

（唱）今早我也遇上他，
和你说得一点也不差，
几个电话打下来，
一车杏子全部卖。

郝 茂 （上）大嫂，大嫂，快去收钱。

女青年 （上）老板娘，甬忙走，刚才我到干渠边给我们超市的钱经理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每天早上预订两千斤鲜杏，送到咱超市水果部，我先交两千元订金，你数数看。

杏花嫂 啊，每天要送两千斤。那我这杏园里再有几天就卖光了哟！

郝 茂 年轻人，代我向钱经理问好，感谢他对我工作的支持。

女青年 好，我一定把话带到。我走了。
（下）

张 果 （拉杏花嫂一边）杏花，你知道他是谁吗？

杏花嫂 他是谁？是偷摘我杏了，没钱交罚款，才出了这主意的怪人。

张 果 你呀，你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可知前两天镇上风传，咱们花村镇调来了个“草帽书记”吗？

杏花嫂 听说了，这与他有关吗？

张 果 关系可大了，他就是人称“草帽书记”的郝茂。

杏花嫂 啥？他就是郝茂？

张 果 不错。

杏花嫂 不假？

张 果 不假。

杏花嫂 那我叫他一声，郝茂——

郝 茂 哎，大嫂，你叫我有事？

杏花嫂 哎哟，大兄弟——你还真是书记，郝书记！

郝 茂 停停停！大嫂，你好好说话，

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杏花嫂 哎呀，大兄弟，我这杏园今天可真是遇上贵人哪！

郝 茂 啥贵人？帮群众解难是咱这些人民公务员应该做的本分事，大嫂，咱继续卖杏？

杏花嫂 不，不，郝书记，你还是一旁歇着，这怎能还让你帮忙了，我们自己来卖。

张 果 对对对，郝书记，你为咱果农跑市场、找销路，还为咱今后如何经营好果园指明了方向哟！

（唱）百年松树当柴烧，
大材小用别在意。
怪只怪以前头脑太封闭，
只改不革少学习。
你始终把人民利益放第一，
这好干部扎根中华大地里。
我要学你做个灵活新农人，
多动脑用互联网做好生意。

杏花嫂 （唱）半天里敲锣名声远，
草帽书记是好官，

三农利益记心间，
带领咱同甘共苦勇向前。

郝 茂 大哥、大嫂。
（唱）戴草帽是农民祖辈代传，
永接地气才能做好官，
草帽遮雨避暑寒，
常把那人民的疾苦记顶端。
花果山桔柑杂果一连片，
生态旅游大发展，
满山撒下电商网，
开放采摘是关键
产业做强利翻番，
利国利民合家欢。

大嫂，咱这赌还没决出输赢呢？

杏花嫂 好兄弟，我不光认输，还要请你吃饭哩！哈哈……

三 人 （唱）书记卖杏佳话传，
颂歌传遍花果山。
听党话来跟党走，
乡村振兴果香甜。

【三人造型

——落幕——

你笑起来真好看（小品）

◇吴 迪

人物：钱包，男，30岁，桃源市场某店
店主，为人谨小慎微。

灰灰，男，20岁，小偷。

三叔，男，50岁，老农民，以收
废品为生，憨厚老实。

李所长，男，40岁，派出所所长，
廉洁正直。

【幕启。小区门前，背景可见
高层住宅建筑物。三叔蹬三轮
车上，车前把手上挂有收废品
的广告牌，车上装着一些收来
的电器废品。

【三叔拿手提喇叭，拿腔拿调
吆喝着。

三 叔 收废品嘞！回收旧手机、坏空
调、彻底不能用的电冰箱、微

波炉、洗衣机，上门服务噢
亲……（跑调唱）你笑起来真
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灰灰上，经过三叔前时，钱
包从裤兜里掉下。

三 叔 哎……等等！

【灰灰头也不回，加速离去。

三 叔 哎……掉了……掉了！（不解
地自言自语）怎么越叫跑得越
快啊？这人……

【三叔捡起钱包，打开钱包查看。

三 叔 （大吃一惊，环顾左右）这至
少有好几千啊！等等，这是不
是假的啊？（抽出一张一百元，
在手里使劲揉搓，发出清脆的
响声，点点头，急忙推车欲走，
又急停、回身、偷笑）天下还

- 有这等好事？（顿了顿、自嘲。）也是，天下还有这等好事？（又推车欲走，再次急停，纠结。）咱不能，不能干这个事，万一人家可能指着这钱过年呢。这……咋办呢？（思考一下）对！（边说边将车靠边，从车上取出一张报纸，坐在马路边，把报纸铺地上，钱包放在报纸上，等候失主。）
- 钱 包 （边打手机边上）……哎……哎……谁知道啊，我就是准备到商场买个大信封，一会儿的工夫，钱包就没了……哎，请放心，我现在就是回家拿私房钱来啦，碰巧我老婆在家，等她不在……哎……等会儿……（发现了三叔地上的钱包惊讶不已）
- 三 叔 （拿起手提喇叭，反复走调地唱着）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 【钱包收起手机靠近三叔，紧盯钱包。三叔继续唱着。
- 钱 包 大哥……大哥，能不能停一下？（大喊）大哥……
- 三 叔 （吓了一跳）眼熟？
- 钱 包 眼熟。我能问问这钱包是……？
- 三 叔 偷的，你信吗？
- 钱 包 信，（不解）不信。
- 【三叔对钱包嗤之以鼻。
- 钱 包 那要是我说我是这钱包的主人，您信吗？
- 三 叔 信……信你个鬼哟。我就是在这儿捡的钱包，等失主半天了，非常肯定且遗憾地告诉你，失主不是你。
- 钱 包 失主？哼！这就怪了，不是失主的“失主”远在天边，真正丢失钱包的钱包近在眼前，您却把钱包用手按着不给钱包。真不知道您是拿着钱包的钱包等钱包，还是不管钱包是谁都给钱包？我的名字叫钱包您听明白了吗？
- 三 叔 （晕头转向，摇头。）你掉钱眼儿里了？还有叫这么没品的名字。哎呀，真是！（带着讥讽，又开始跑调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 【钱包急忙捂住自己的双耳。
- 钱 包 （讥讽的）大哥，你唱得太有品了！
- 【灰灰上，看见三叔面前的钱

清 涧 河

包，喜形于色。

【三叔看见灰灰，停住唱歌。

钱 包 这名字怎么了？多有引领作用啊，姓钱名包……

灰 灰 钱名包。

钱 包 （一脸不悦）你是哪来的？

灰 灰 （伤感的，视线却不离钱包）
虽然我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相信这世上好人还是很多……

钱 包 你也是来找钱包的？这好人是多，坏人也不少啊，比如说小偷。

灰 灰 小偷？我可不是！

三 叔 （仔细打量灰灰，向钱包。）

兄弟，你看，这才是失主。

钱 包 （着急）他是失主？才怪了，我才是。

三 叔 （努力争辩）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叫钱包，钱包就是你的？我明明看见钱包从他裤兜里掉出来的，哪个裤兜我都说的出来，那还能有错？

灰 灰 （接过钱包，激动地。）对
对，大哥，你人太好了，钱包送到你手上，你都这么大义凛然……

钱 包 （鄙视的）好一个大义凛然！

三 叔 这有啥，好不容易挣俩钱，又丢了，谁不得急死啊。再说了，老弟啊，你能看见别人的钱就想着往自己口袋里装吗？换你也会等着失主啊。

钱 包 （冲观众）哼！他倒是不会想着往里装，他会想办法把别人的钱往外拿。

灰 灰 （感动的）以后我再也不偷了，（急忙改口）不，再也不丢了。

【钱包、三叔一惊，钱包暗自拿出手机发信息。

三 叔 但是刚才怎么我越叫你，你越跑得快啊？

灰 灰 哎，我还以为你是便衣呢。

【钱包又一惊，赶快又发信息。

三 叔 （自嘲）我说呢，我要是便衣……嘿嘿……唉，不是，你怕便衣干啥？你的钱又不是偷来的。

灰 灰 （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钱 包 （对观众）看看，这就是不打自招。

三 叔 知道什么？你赶快数数，看看有没有少？

灰 灰 我还没顾上数呢。

三 叔 什么？

钱包 什么？

灰灰 （假装看了看钱包，取出200元。）没少，没少……嗯对，对着呢。大哥，来！这点心意您收下。

钱包 （大声地）别动！这钱你们不能动！（严肃的）这钱包真是我的，这里边一共是3000块钱，是我们市场内各个店主一起凑的钱，准备买些土特产来感谢派出所李所长的。

三叔 派出所？

灰灰 派出所？

钱包 是啊！李所长前天带民警把张小三一伙的“黑社会”团伙抓起来了。

三叔、灰灰 张小三抓起来了？

钱包 你们也知道张小三？

三叔 （义愤填膺）哼！这一带做大小生意的谁不知道张小三。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冬寒暑夏收废品，挣的钱还不够给他保护费的呢。

灰灰 （咬牙切齿）我父亲需要换肝手术，被耐无逼……

钱包 （更正）被逼无奈。

灰灰 被逼无奈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昧着良心偷东摸西……

钱包、三叔 小偷？

灰灰 要是不小心被张小三打手看见了，不给钱就往死里打。

钱包、三叔 小偷也要交保护费？

【灰灰默默点点头把钱装回钱包递给钱包。

灰灰 钱包大哥，物归原主。（从兜里取出一百元再递给钱包）这一百块钱是干净的，本来是我妈给我让我找工作用的，请你一定替我感谢李所长为我们扫黑除恶，我今后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钱包 （更正）重新做人！

灰灰 对，我要靠自己的劳动赚正规钱，给爸爸看病。

【三叔激动地在身上摸索，终于找出一百元，递给钱包。

三叔 我也是怕碰见张小三他们，把钱藏衣服里头了。钱是少了点，但你一定为我转交李所长……

钱包 大哥，你这情况，还是自己留着过年吧。

三叔 （大笑）我就是没钱过年，今年这年过得肯定也会比以往哪一年都舒坦。

清 涧 河

灰 灰 对对对，我就是找不着工作，从今以后也比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强。

【警车响起。

钱 包 （恍然大悟）坏了，我刚刚悄悄报了警，竟然忘了。

【灰灰听到报警声，赶忙躲在三叔身后害怕得不知所措。

【李所长上。

李所长 （敬礼）我是城关镇派出所的民警，请问刚刚是谁报的警？

灰 灰 （慌张的）没有……没人报警。

【李所长打量每人，眼神落到灰灰身上。

钱 包 是我，是我报的警……（嬉皮笑脸）我报错了，钱包已经找到了。

李所长 你报的可是失窃啊？这样吧，你跟我走一趟。

【三人惊慌失措，灰灰和三叔架着钱包的胳膊。钱包稳定住二人情绪，挣开胳膊，坦然面对李所长。

钱 包 去就去，我正想见李所长呢。

李所长 （警觉的）我就是李所长。

【灰灰和三叔听闻欣喜若狂，忙握住李所长的手。钱包手捧

钱包，面对李所长深深鞠躬。

钱 包 这是我们桃源市场三十个店主们的一点心意，本来说想换成各自家里的特产给队里的兄弟们尝尝，今天这样来不及了，还请李所长务必收下，让弟兄们办案时买点方便面，多抓几个“张小三”，为民除害。

【李所长恍然大悟，拉起钱包。

李所长 您这是干什么？扫黑除恶是我们派出所分内的事，是党和政府体察民情，督办我们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利益所部署的专项斗争行动，不管什么张小三、杨小三，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打击这些社会毒瘤，绝不手软。（接过钱包的钱包）大家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三 叔 这里边还有我们废品回收行业的一点心意。

灰 灰 还有我们……“物管”行业的……

李所长 （含笑）可是，（把钱包还回钱包）我要是收下你们的钱，我不成了李小三了？

【三叔和钱包笑。灰灰突然低

头抹泪。

李所长 （上前拍拍肩膀）灰灰，昨天通过审问张小三，我已经了解你的情况了。

灰 灰 （沮丧地伸出双手给李所长）来吧，李所长，我甘愿受罚。

三 叔 李所长，他爸需要做换肝手术，他是不得已才走上邪路的。

钱 包 就是就是。

李所长 我明白了，但那也不能偷啊，再说你这偷几个钱还不够张小三敲诈的。

灰 灰 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一定好好做人。

李所长 （握住灰灰的手）知道错了就好，把自己的过去老实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有什么难处要相信政府、相信大家，我回去和居委会说说，发动大家捐款，你爸爸的手术费肯定会筹到的。

灰 灰 （激动地连连点头）李所长……

钱 包 （动情地把钱包递给灰灰）既然李所长不收，我做主，就当

作捐给你爸爸的第一笔钱。

【李所长、三叔赞许地连连点头。

灰 灰 （感激涕零）这……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三 叔 所长同志，钱不收，临走跟您合张影总可以吧，有了您的照片，谁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李所长 有了全国上下的齐努力，执法部门的震慑力，就算不用照照片，你们啊，也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你们的生意。

【几人一起高兴地围住李所长，李所长高高举起手机，准备自拍。

三 叔 等等，（回头望望每人的表情，继续走调高唱。）你笑起来真好看……（众齐唱）像春天的花一样……

【歌声中，快门声声。

——落幕——

栏目责编 许 艳

生命的号子

——关于路遥作品的思考

◇ 王晓燕

路遥的作品，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还有中篇小说《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等等。除了读路遥的作品，大家一般还会读一些关于路遥生平的书，比如厚夫老师的《路遥传》。总之，路遥在陕北人的文化生活中，肯定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路遥和他的作品，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沉重而奋争，就像一队弓着身子呼着号子拉船的纤夫，坚实而深刻，生命之舟铿锵前行。

路遥的作品，让我想到“生命的本来面目”这一观点。我觉得，生命的本质就是两个字——普通，就像自然界中的山石水草一样，生命大面积地存在，也大概率地普通着。这个认识，我觉得很真实，也很踏实，对于活好人的一生，好处多于坏处。路遥的作品，一个最鲜

明的特点，就是对生活的描摹，充满了天然和平淡，是一种典型的“非经典”。这就是路遥通过作品给生命、生活的定义——平常、普通、众生芸芸、水天一色。据说，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自己取的书名叫《走向大世界》，出版社出版时才被改为“平凡的世界”。

这个世界真的很坦然。该刮风刮风，该天黑天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切杂乱无章，所有井然有序；步步跌跌撞撞，始终踉跄前行。印象深刻的是，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就是时代和生活的录像带。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真实，第二个就是加深一个认识——生活是个编剧高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而生命则平凡而普通，一应平等。这个话题有点哲学的味道。举个例子，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说的是一个叫马建强的农村青年进城求学的故事。他很穷，经常饿得快要晕过去了，他异常刻苦，品学兼优；但他也很倔强，心理敏感，极其自尊，也极其自卑。城里的干部子弟，也有人和他在一个班上学，他们生活条件更好，有学习倒数第一的，也有优雅大方、聪颖优学、善良仁爱的，甚至连老师也有与学生一样的感情共鸣。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学校，我们大家都一样，平凡而普通，生活的进度条随意而又严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觉认知生活的普通、生命的平凡，应该也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在里面。这正如劳动中的号子，简单，甚至重复，但这就是号子本身。

接下来的话题，想聊一下生命价值的承载。有一种说法，说路遥是用生命创作的。他的英年早逝，给这句话作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注脚。我非常赞同、支持路遥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路径的认识，这就是劳动。无劳动，不人生；缺少有意义的劳动，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对于路遥来说，越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劳动，越是使他感到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充实。劳动是个广义的概念。刻苦学习、追求学业的马建强，辛苦种地、开砖窑、跑运输的孙少安是劳动；田福军的为官一方、履职理政是劳动；甚至王满银的走东串西、卖耗子药也是劳动。

中国人爱劳动，作家、作品把这一民族基因刻画得更加清晰生动。

劳动的本质，是人对愉悦的需求，它有解放精神的作用在里面。我们都乐意添置装备、购买会员去健身锻炼，却不怎么愿意去干同样可以发汗舒筋的体力活。里面的原因，大部分是社会世俗的因素战胜了最基础的、本质的特征，并没有其他更加高明的原因。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或者历史背景下，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劳动仍然是人的天然需要，因为劳动的指向是创造，是由无到有；不断地由无到有，不仅积累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会催生精神文明。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作一种假设，把孙玉厚、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想象成一个人，把他们的生命轨迹拉成一条线——老农民、新农民、新青年、美好梦想——是不是就清楚多了？支撑这条轨线发展、抬高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劳动。

回到路遥自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巨山一样的成果——《平凡的世界》和茅盾文学奖得主等等。但要知道，他是从很早就开始从事创作，先后发表了许多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随笔等多种文体，也有一个踩着自己爬梯登高的过程。正是二十多年的坚持与坚守、不懈劳动，才最终实现了他的人生蝶变、惊世一跃。所以说，“劳动创

造了人类本身”这句话是极为准确的。人会在不断的劳动中发展、进化。有意义的劳动，是对人生价值的有效承载。呼着号子，和着号子，成就我们沉稳而坚定的人生。

第三个话题，多彩的生命。前面说过，生命是普通的，现在说，生命应该是多彩的。这个其实并不会矛盾。前面讲的“普通”，是从上帝视角、哲学意义上做的阐释和思考，为的是使我们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活，接受人生，享受成长。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一下多彩生命的现实意义，其实也是一种殊途同归。总的意思是说，生命生来就不一样，各自普通，各自不同，各自芬芳，多彩世界。这是一种差异的和谐、矛盾的统一。先从作品说起吧。就拿大家熟知的小说《人生》来说，我们更多地会从世俗和道德的维度去看这部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但从纯理性的角度看，作品则很好地展现了生命的多彩性：倚权弄势的高明楼，拍马钻营的高占胜，情真意切的刘巧珍，风华正茂的黄亚平，矛盾痛苦的高加林……这是从单个的人物形象来看生命的多彩性。从故事的角度，或者说从人物的关系角度看，他们的进退互有牵涉，得失互有瓜葛，荣辱互有联系，很典型地演绎了人生的多彩多变。这种多彩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这样观察的话，好像这种多彩是天

然的，自然存在的。但我们向来强调一种思想，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人的积极主动的一面。再说一下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孙少安不甘心混吃大锅饭，苦苦寻找发家致富的路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孙少平一心想凭自己的力量去闯世界，去黄原打工，到铜城挖煤，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山西姑娘贺秀莲、高干子女田晓霞，不为世俗所困，热情主动，积极争取，努力把握自己想要的幸福；就连“逛鬼”王满银也是不缺乏追求的，卖老鼠药、贩木耳，给兰花儿唱歌送礼物，最终也收获了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好结局。这里面有个状态的问题，比如三个男人，少安、少平、满银，他们的追求状态，你更欣赏谁？三个女人，贺秀莲、田晓霞，再加上田润叶，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你对谁的支持更多一些？肯定没有标准答案，但肯定不会只有一种答案。这就是，多彩多样的普通的价值所在。这就如劳动的号子，会有不同，也不会一样，更没必要一样，彼此呼应，共成一歌。

从研究路遥作品的初衷出发，我们还可以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即好好呵护自己的爱心。爱这个东西，不好言状，但真实存在，而且魔力无边。爱有很多种，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势下，对爱的创造、追求、感受、表达是不一样的。但毫无

疑问，一般我们都认为爱是种美好的东西，都想尽可能地拥有它。因为我们能从中体验到幸福，哪怕有时候是短暂的，甚至有时候还有些痛。

文学作品中的那种典型的爱的故事很多，路遥的作品中也有，特别是那种热烈的爱情，生活中不断上演，作品中热浪翻滚。我现在想说的，是那种非典型的爱，甚至模糊的、平淡的爱，我觉得更弥足珍贵，更对我们具有启示的意义。首先是对故土的热爱。路遥是一个具有十分深厚的故乡情结的人，他童年、青少年时就生活在陕北这片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但即使这样，他依然非常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挂念着生他养他的家乡和亲人。他曾说：“我一踏上陕北这块土地，心情就会非常激动，看到陕北的山，陕北的水，常常会泪流满面。”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回到清涧，与清涧的群众一起挤在电影院观看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人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路遥在他的作品中对陕北风物的描绘，天然地透着一种深沉的凝望和眷恋。比如《平凡的世界》开篇的那段：“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又如《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一段：“傍晚的山野格外宁静，田野里一片碧绿，一片斑黄。乌黑的鸦群在收获过的豆田里来回觅食。公路边的崖畔上，淡蓝的野菊花正在蓬勃地开放着，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气息和雨后的腐霉味。风从大川道里吹过来，已经叫人感到凉丝丝的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熟悉、亲切、温暖、平静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去与大自然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发掘自己与故乡的感情，可能会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丰满、更鲜活、更有力量。再就是珍惜那份美丽的让人小心翼翼的爱。前面说到的一部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敏感的马建强与纯洁可爱的吴亚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样的情节有些理想主义，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它，想要呵护它，说明我们内心是需要这样纯洁的友爱的。人之一生，若能遇到，则为大幸，那一定会使你的心灵变得清澈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亲人之爱。这关乎作者，也关乎作品。从作品的角度分析，比如孙玉厚想尽办法送弟弟玉亭去山西读书；贺秀莲深爱孙少安，与人冲突时执棍护夫；兰花儿不管别人怎么看不起满银，她都可劲儿维护他……再说作者

其人，他的经历让人非常感动。在路遥将要和妻子林达离婚时，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他觉得亏欠女儿太多，想要给女儿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于是他把爱和希望全部倾注在房子的装修上，不顾一切地亲自上阵，几乎倾其所有，像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一样。这对于平时几乎生活不能自理的路遥来说，简直是要命。但所谓父爱如山，大抵如此。由书及人，由人及己。人与人之间的爱意，大抵都是如此。这正如劳动的号子，谁也不看谁，只要你呼，就知道你在。

成功没有捷径，但有明路。如果大家仔细体悟的话，会发现以上的观点，其实都是人生旅途中最基本的基石，具有人生打底的意思。如果更为具体一点，我们务必要树立人生理想，坚持脚踏实地，坚决持之以恒向前行进，全力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其中的路径之一，就是坚持学习，好好读书。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位坚持五十多年研究中医的老人家写的一本书。他就提到，要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一定要博览群书，深入钻

研。他总结了读书的七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增长知识，不过这只占很小的比例；二是可以增强我们在某一领域内的信念，这一点占很大的比例；三是可以让我们向自己崇拜的思想和人物看齐；四是可以使我们在无形中在境界和气度上接近于那些伟人；五是可以歪打正着地激发出某些灵感，从而获得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不限于仅仅阅读本专业的书，而是可以更广泛地阅读；六是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名人甚至是伟人们的“不是”之处，而往往是在这个批评的过程中，我们总结了思想、获得了新的认识；七是可以温故而知新，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更是如此。不得不说，这些正是读书的意义和价值。

从读书、学习做起，呼起、和好自己的生命，呼起、和好我们一起前进的号子。让我们从路遥作品及他的经历中汲取生命的营养和成长的力量。

栏目责编 贺志勤

我的乐园

◇康馨语



我的乐园是爷爷奶奶的家。爷爷家里的电视机是我的专属，二楼卧室里的床是我的跳跳床，还有客厅的秋千和爷爷家的院子，都是我小时候乃至现在的乐园。

我最喜欢夏天，爷爷经常给我买冰激凌吃呢！爷爷不想下楼，就用他的大嗓门大声喊道：“喂，给我拿根雪糕！”楼底商店的人听到后，拿了雪糕就往过来走，这时，爷爷把一个篮子从楼上吊下去，呀！雪糕一会儿就上来了！如果楼下商店的人没有听到，爷爷就拿出他的“神器”，在冰箱里冻冰棍给我吃。

秋天也很棒！丰收的季节里，奶奶会给我做许许多多的美食，比如雪盖富士山，也就是白糖拌西红柿。奶奶把院子里种的熟透新鲜的西红柿，切成薄片，整齐地放入盘中，最后撒上白糖。奶奶

的手艺天下第一。

我也喜欢春天和冬天。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楼下秀延河的冰悄悄融化，广场的柳树慢慢发了芽，楼道里也来了不速之客——小燕子，它又回来搭窝了。不久，我们就会看见燕子宝宝张着小嘴吱吱地抢食呢。

冬天的院子特别有意思。一到下雪天，我就会把几个小伙伴喊在一起打雪仗、堆雪人，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看！这就是我的乐园，充满了笑声和自由的气息。羡慕吧？那就欢迎你们来我的乐园玩哦！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五年级（6）班学生

我的家乡

◇张一鸣

我的家乡在陕北，一年四季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春天，河水缓缓苏醒了，仿佛是春天的使者，给春姑娘演奏着一首轻柔的旋律，迎着春天的到来。柳树也不甘示弱，纷纷换上了新装，热情地欢迎着春姑娘的到来，同时它把孩子们召唤出来，和春天打招呼，和春天一起跳舞。百花竞相开放，争妍斗艳，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各自展示着独特的魅力。

火辣辣的夏天来了，柳树更加热情，再次换上了一套翠绿新装，为大地带来了一片清凉的绿荫。草儿们也开始了它们的生长狂欢，旺盛的生命力使得整个大地处处洋溢着热烈和活力，热烈地迎着夏天的到来。

秋天像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它轻轻挥一挥左手，果园中便硕果累累，各类水果成熟了，如苹果、桃子、梨子、葡萄等缀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农民伯伯高兴坏了，他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忙碌着把各类水果一一收入囊中。它再次挥动右手，农田间也迎来了大丰收，五谷丰登，沉甸甸的稻谷垂下了头，仿佛是在向勤劳的农民伯伯致敬，它们欢快地跳跃着，最后跳进了农民伯伯的手里，成为它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冬天，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给大地铺上了厚实的雪被，树木也被装扮成银色的世界，仿佛穿上了白色的羽绒服。此刻，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成为这个季节最美的旋律，它们有的尽情地在冰面上滑行；有的则在欢快地滚雪球，为堆雪人做准备；还有的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打着雪仗，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欢乐，我爱我的家乡！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五年级（6）班学生

与健康同行

◇梁菲菲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健康需要良好的饮食习惯，早、中、晚三餐必不可少。而我们的学校食堂中则都有供应，且类型多样，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可以使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但是，有些学生经常去吃路边摊，垃圾食品有害健康，不利于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要做到营养均衡，经常吃新鲜蔬菜水果，减少糖分、油脂、盐分的摄取，合理分配三餐时间，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

健康还需要运动。运动习惯对于维护身体健康也是十分重要的，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改善人体代谢

功能等。在我看来，不可低估身体锻炼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健康，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步骤之一。生命在于运动，有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总是缺乏运动的人，其寿命可能会缩短。

健康需要良好的睡眠质量，充足且良好的睡眠对于身体健康十分重要，每天在学校认真学习，可以避免熬夜与过度的学习压力，有助于恢复身体机能与提高免疫力。

践行绿色环保，我们应做到低碳生活，做低碳生活的践行者就要从身边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如节约用电、节约

用水、少用“白色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袋。低碳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环保理念。我们都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地球的关心和爱护实质上就是对人类自己的关心与爱护，师生应该携手共进，为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做忠实的低碳环保的践行者吧！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然而，人类缺乏尊重生命的意识。近现代以来，人们轻视自然，导致气候变暖、空气和水资源污染、土地退化、森林资源缺失、物种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灾害频发，自然生态受损，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还威胁到一些动物的生存。这是人类不尊重生命、不尊重自然的恶果。生命个体

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十九大报告给了明确答案，那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百年大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党和国家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十分重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从个人做起，严于律己，尽己所能为生态文明出一份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践行健康理念，从自我做起。我们要摒弃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树立环保意识，构建健康的生存环境。与健康同行，共享美好生活。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3）班学生

新时代少年说

◇惠永昌

日出东方，早逢其光。国正富强，民正安康。江山万里，如诗如行，草木繁茂，花果芳香。辰时新早，青春模样。少年有志，脚步铿锵。

回望山河，历经动荡，百姓黎明，一度惶惶。一九二一，星火亮于南湖，七月一日，红船悠悠远航，镰刀铁锤碰撞，华夏之地萌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生出崭新希望。

如今百年已逾，流光绵延，数代先驱披星戴月，晨钟暮鼓，东方大国境遇可期，蓝图有望。我辈少年生于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自当竞舟千帆，立马昆仑，满腹家国之志，不负韶华荣光。

新时代少年，自当心怀鸿鹄之志，以身许国，志存高远。正所谓有志者事

竟成。而《论语》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遥想革命先驱，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抛头颅，洒热血，以行献国，全然不顾自身的生死。何其壮哉！何其伟哉！其志，为大志，为上志，为国志！和平年代，祖国并不需要我们上战场，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国之昌盛，国之经济，国之科技，国之教育……在未来皆需吾辈少年交接传承，发扬光大。是故，少年之志，当立国之所需，国之所望，皆为鸿鹄之志也。

新时代少年，自当身有洪荒之力，奋进有为行稳致远。祖国的巨轮，使命的发动机，万民之力则为国之力，少年

之力则为未来之力。而力之所成，得之于脚踏实地，行而有所为，失之于萎靡不振，空谈乱想。看古今，见当下，娱乐至死、躺平心态如芒刺芥蒂，一次次刺痛我们的身心，随波逐流和灯红酒绿让我们迷失自己，犹如水中捞月令人阵痛。然而，杨么的使者王佐高官厚禄，且不能动摇岳飞的拳拳之心，他少年壮志精忠报国，苦练武艺，研习兵法。其诗曰：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诗可为吾辈少年之座右铭！因岁月不居光阴不复，我辈少年岂敢不脚踏实地，做好当下？岂敢不积聚力量，练就本领，以备国之所需？

新时代青年，自当胸怀未来之梦，不负韶华，梦同华夏。苏格拉底有言：“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诚如其言，戴叔伦的“愿得此身長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陆游

的“男儿自以身许国”皆为流传世代之佳句。以己梦，许国梦，是祖国幸，亦是少年之幸。吾辈少年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我们的梦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梦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祖国就将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抱负，祖国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抱负，我们眼中有光，言出必行，中国梦必得圆实。我们选择诗和远方，并以心寄华夏，华夏便境遇可期，蓝图可寄！

无须多日，我们便能奋力一冲，振臂而挥，为时代疾呼，冲锋陷阵，立风口浪尖。将这个时代揣进胸膛。鲜衣怒马风流时，吾辈必将竭力狂奔。少年，狂傲不羁是你，豪情满志也是你，铁骨铮铮是你，山河纵横怒汉决战也是你。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三（4）班学生

栏目责编 刘 婷